

鍾瑜小說集

序

本集所收的小說，是七四年以來的作品，七四年以前的都暫不錄了。

這幾年讀的和寫的都不外小說，總覺得這項藝術形式之駕禦不易。寫小說除了想像力之外，最難求的是作者的投入；寫得好的時候，往往是融滙其中，不能自己；反之，越趨不前，難有興味。

所以，小說要寫得好，一半是素養，一半是機緣，兩者都難以求全，故之一時我也沒有滿意的作品。

對自己所遇的難以添說什麼，

要說的，作品本身說夠了；我只願在此感謝「蕉風」，是她刊載了集內的作品；「蕉風」給我的幫助是很大的。

七六年九月八日

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集說小瑜鍾



CHEONG KOK SENG CO.



序 婚 杜鵑紅 晚 風 週 末 親 母 濺 淚 花 塵 劫 風 塵 劫 麗 人 行 胭 脂 賦 白 頭 吟 焚 琴 錄 沉 香 記 探 情 記 西 樓 驚 夢 迷 情 記

目 錄

(封面)



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
 一 十 十 十 十 卅 廿 廿 十 十
 一 三 二 二 六 四 四 六 九 三 八 三 九 五 一



婚姻

因爲車途擁塞，她到了市區，停車場已然擠的飽和了。平時的感覺尚不怎樣，今天又燠熱，又車擠，放眼車廂外，紅綠燈一閃一跳，指揮警舞弄一雙白手套，馬路上的一千一萬腳踝，飛趕似的越過路心。剛好太陽正午，構成每個人的臉龐，眼凹和項槽下，都垂着一重黑影，像塑像般的憂鬱，倏忽的消失在車叢裏。

從她家驅車出門，到此擁擠的車道，比往時虛耗一半的時光。今天，因昨夜作客於人家，歸來遲焉，天明時睡意猶濃，她比丈夫尤戀床，翻了幾次身，方被他洗盥聲催起。從及身的垂地鏡裏，她翻揚輕鬆的長髮，順手紮起一條紅帶，上面印有雙心，伴以四週的星星，象徵新婚的悅樂。還是他送予她的。她清楚記得，那天逛公司，他還手指指的，戟向一個半腰高的膠像，一個突聳肚皮的非洲人，鼻環吊在下脣邊，那滑稽的恐怖，使她歪白的雙齒，一直笑不合攏。現在，當她的車子在停車場兜圈時，樹蔭底下，幾名無賴漢，張着嘴吧向她訕笑。好不容易才覓到空擋，車子退整之後，出得路來，回頭顧望，來處一片人潮，車聲人聲轟然襲來，陪着太陽正照，她湧起暈眩的感覺。方才車塞時，她開響收音機，如夢的往事，像公式化的流行歌曲，泛瀾在周遭。那感覺，若她那樣的新婚女人，總比別的女人尖銳。他

的丈夫，今早洗盥完畢，兩手撐起早報，半個腦袋埋在報紙後，喃喃地說：

「每一個人的最後歸宿，總不是初戀的那個！」

她把視線挪開，自蒸爐上的水蛋，移放在他的頭上。窗外輕暫的洩進一綫陽光，亮溜溜的反映他黑濃的頭髮。她瞭解，又是他在閱讀新聞後的按語。過往，他總是趁着餐點，發揮他對社會事態的評駁，罕有今早一般的，僅作扼要概括。當她把茶皿送到他桌上時，才自他的肩背，見到那新聞的要旨，不外是一宗婚姻糾紛，兩造對簿公堂等。她端正了餐巾，把頭垂低啜茶時，自杯緣才見他放下報紙，一雙厚實的手，平攤好餐巾，兩眼靈活的向她看來。

「妳一直沒有說話！」

她調勺杯裏的茶水，半晌，才「噢」的應了聲。之後，旋即注意到窗外的花樹；一根紫檀花蔓延到窗畔，那姿態使她想到，像她這種婚姻，是不是像植物一樣，攀附在另一物體之上，如此一般的苟活下去？

自必是她的眼光告訴他，他才把背脊靠在椅壁上，「想心事？」他不只一次這樣問，昨宵，車子沿着黑路，一直在坡坳上跳盪時，她凝着神，注視着窗外的夜景，過一道橋梁時，隆隆的木軋聲，幾乎衝潰她的神經。天外昏沉，月亮半掩的匿在樹後，每根樹樞都誇張的外延，像童話裏的妖魅，向每一個張望的人猙獰。她在這種景況下的勇敢，是別人不可估量的。偏生她咬着牙，撐着眼瞓，向黑夜的恐惧反擊。

「想心事？」

車過了一程，才讓他省及她的沉默。方剛在作客時，在珠光寶氣中，幾乎使她難耐到要退席，却在另一桌上，一雙熟稔的眼光，不時向她搜索。每一次，眼光向此巡遶時，她若觸電一般，渾身燃燒，使到丈夫的偃身過來，向她呵護細問。但她總不能逃避那眼光。此夕歡宴，到半道有一舞會，像平昔一樣，多是她休息一旁，看着她的丈夫，和刻意粉飾的女伴，輕身妙舞。那追踪她的眼光，當她在小間裏補粉，第一腳蹬在石階時，已兀然聳立在她面前。

「還認識麼？」

當然，她還記得他那語態。幾多年了，舊情侶總還有印象的。剛才他投過來的眼光，不

是像往日一樣，比他說話時還要告訴她更多！

舞池上的燈火轉暗下來，每個人的臉驟然褪色了。似乎人人頃刻都掛上另一面具。——他倆自也一樣，神色平添了一些華彩。走在園階上，慣常他都喜愛把手埋在衣袋裏，只在說話時，爲加重語氣，才抽出手幹，以闊大的手掌作勢，把說話的意思闡明了才作罷。今夜亦然，只是比昔時莊重了，也許環境真可以塑造一個人的！

「我沒有變，」他自然的揮揚手勢，樣貌比她丈夫軒昂，眉目更然清靈。「妳相信環境真可改變人麼？」

她把目光置在屋內，層重的人影，和迷漫的音樂，如序的向屋外擴散。「女人不說話的時候，比說話的時候講得更多！」

看來，不說話也屬一種悞解！她擰過頭去，月色沉淪，只見灰兮的青光，排空而來。「希望能再見妳，妳知道，我沒有變！」

在這種事上，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紳士淑女的。她只好再扳過臉來，用一雙淚眼向他展望。今夜她著乳青旗袍，當胸處一朵暗綉的黃菊，在即便再黯淡的星光下，也燦然若生的炫耀。

「妳還記得，市區廣場那食店？」

當夜，他零碎的夢見從前種種。歡好的時候，她會感激她的丈夫。惟是中夜起來，和衣凭窗，她的感覺，像靜闃的廳屋，每一點滴都記憶清了。也許，半年的婚姻，她使她麻痺了，有時連感覺都沒有，莫非婚姻都是愛情的了結？

隨着丈夫的鼾鳴，她面向落地窗，洩漏進來的夜風，一搖一曳舞弄着垂帘。幾番情緒油然而生。窗外的幽光，反射她的驅影，着實的投在壁上，自鳴鐘在震動，丈夫橫在被褥裏，整個人都浸在她的身影下。

撩人之夜終將過去。日晏起來，坐在餐桌旁，二人着意的進點。這時候，他才打聽起，昨夜，蒙着月色下，他自舞池上望開屋外，自那不時揮舞手勢的男人，情款殷殷的對她訴說什麼。「是新認識的罷！」從起問至了結，他的眼光都注在茶具上。剛把炒蛋往嘴裏送，人已站立起來，套起鮮淨的領帶，對鏡掙了掙牙，把垂散的髮尾擺正，提着公事包，匆匆的跨

出門檻。她啜了最後一口茶，抬眼向空晃的門洞望去，那像一個永恒的去處，永無盡止。她微弱的應說：

「是新認識，——」

那聲音迴旋在心際。她的雙手緊抓在一起，站立而靠在軟椅上。昨夜一宵無眠，兩隻眼瞋上的殘脂，一斑一駁的，像淚痕般的閃亮。整個廳堂上，此際除了迎風叮鏜的風鈴，一記逐漸蝕入地階的陽光，似乎一切都歸於靜止了。她由上午至中午，一直是一種意念主宰着，至着她上了車，開動機器，上了車擋，吃力的爬上山崗，車勢順着斜坡，向市集的所在駛去。一路上，紅葉飄飄，熱帶雖言燠燥，倒是新春時屈，風息緩和的。只得到下市區，公路上途塞，才見酷熱難當。好容易橫過廣場，那紅琉璃，綠色小扉的食店，暴露陽光下，縮成青翠的椰林，像仙境的小廬，若真若幻的浮在空氣裏。她碩長的身軀，在晌午陽光下，縮成一塊黑影。只見那窗扉推開，徐徐露出一個人影，他慣常地把手埋在衣袋裏，嘴角掀動的一絲笑意。對她來說，他笑的實神秘。可是，地上的黑影不動，她着實的站在陽光下，動也不動，沒有人看清她的表情，只感到她兩肩抽搐，似乎流淚。

自高處俯望，路叉上站着的女人，和小屋內的男人遙遙相看，誰也不靠近一步。剎時間，雲色大變，傾盆大雨驟然而來，在雨幕掩映之下，男人和女人尚在對峙而觀。

（七四年春）

杜鵑紅

卸粧的時候，杜鵑紅自鏡面上，見到她圓臉龐的女兒巧儀，笑晏晏的背立在她的肩膊後。那水靈般的眼睛，一滑溜的橫過鏡表，撩人地把尖額，枕在她的厚肩上，很調皮的把黝黑的髮絲，浪擺在母親肩項間。沿着下來，是一襲翠青的裙褲，上頭是一對金彩的鳳凰，展着屏翅，燦然的透着火花。

「媽，太好了，——演的太好了。」

她亢聲的說着，把頭髮往後一扳，才坐正粧櫃前的橫椅上，對陸續在搽抹臉上脂粉的母親，投注極大的興趣。——母親好一陣子，才自照身鏡前，把眼光移在她的身上。今早臨出門時，站在大門畔，她一手替她女兒整理上襟的皺褶，然後輕聲的對她說：「他也來麼？」

女兒輕快地點頭，然後挪前一步，把嘴唇貼近母親的耳跟，「一定的，他要媽媽演黛玉葬花。」女兒現在也對她說：「他喜歡極了，說媽演活了，唱活了。」女兒說着，眉梢昂揚的跳動，雙頰上的深渦，一下子陷多了，活像一對生動的水珠。剛才這對水珠，隔着戲棚的光芒，在衆多臉龐中，和着另一清俊的臉孔，一起發着晶亮的光花，使她對台緣那個專注着她的男人，濃眉下蘊藏着一番情愫的眼睛，不能像往常一般的多瞞幾眼。也許，他真說的對

，一個女人離婚再嫁，需要莫大的勇氣！

「媽都對妳說吧，妳父親沒有死，他是離開我們的，那已經好久了，有十八年了吧，噢，妳已經十八歲了！」

不久以前，她按着女兒的手，把她整個人放在沙發上，然後平視着她。自己的魚紋都在腿邊浮現了，細心的看，逆着外頭的陽光，幾根細白的髮絲，一抖抖的顫動着，聲音說的幾乎嘶啞。女兒呢，掙着起身，靠在壁面上，那上頭掛着一幅巨型的劇照，母親杜鵑紅披著戲粧，頭上高聳的套着金冠，身著翠青的裙褲，上面是一對金彩的鳳凰，展翅嘶鳴，聲音幾乎衝出畫面來。

「他在的，就在本城，如果妳要看他，可以；回到他身邊，也可以，看妳吧。」

她說着，佝僂着身體，把臉埋在雙掌內，從她的背肩上看，一抽一搐的，不是她沒有哭，是她哭不出聲來。女兒一把的背抱着她，淚水滲得她的髮絲都濡了，險臨臨的幾滴淚花沾在髮根上，將墜未墜的吊在半空。

杜鵑紅扭回頭，扶着女兒的臉盤，用她特有的眼神，慈藹地專注她臉上的每一細節。對她說，十八年來，沒有比今天看她女兒看的更清澈的。「巧儀，」她說，聲音平靜多了，也只有有在波瀾之後，她才感到聲音在清靈的空間，更顯的鏗鏘。「原諒媽媽！」她說，並且把身體放在搖椅上。因使力之故，搖椅震動起來，嘎嘎地發響。

「媽媽，」女兒倒在她的懷裏。兩人一同在搖椅上扳動，四周的景緻，像旋轉的地球儀，一切山川河物都驟然生動起來，都好像一切都賦予生命，一切都是希望！「媽媽，——」她再說，並把頭偎在她的腋下，埋得很深，使母親昂起領角，抬高眼綫，才把她看的清楚，「妳要說什麼？」她問，同時發現她把眼瞼閉住了，密密的，垂着眼簾，像是開始一場夢，神遊在無止的太虛。「睡着了？或者有話對媽說！」

「有的。」她突的睜眼，對視着母親，之後爬將起來，站直在她面前。杜鵑紅有異樣的感覺。她在舞台上幾十年，從來是她站在高處，距着一個舞台，讓別人看她在色彩紛華中，來而復去地旋轉的。但現在，隨着搖椅的扳動，一浮一沉的，一個年輕俏美的女兒，在她的眼膜裏閃動。她側身把垂長的百葉窗放下，室內光綫柔和多了，兩人間似乎很快的接近起來

。她身體趨近女兒，輕柔地說：「巧儀。」一瞬間，淚水溢滿眶內，像快決崩的江堤，每一個激刺，甚至扔下一塊小石，亦足使之崩潰。

「媽，答應他，答應他。——」

巧儀幾快瘋狂地說，並把手指戟向小兀上的花瓶，上插一束鮮紅的杜鵑花。那天早上，門鈴頻響，應門的是巧儀，一個高壯的男人站立門前，他濃眉下一雙很有趣的眼睛，一直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之後，留下一束杜鵑花，致送母親就走了。「那是個有趣的男人！」事後母親說，「他常來戲園看我。妳知道，這種事是很多的，將來妳就懂！」以後，他送來的杜鵑花，母親都很細意的安插在花瓶內。每朝起來，她準備早點上學時，橫送進來的陽光，浴滿半個廳堂，那杜鵑花迎着陽光，紅油油地透着生命力。她把百葉窗扣上，花色隨之暗淡下來，她忽爾想起那濃厚眉毛的男人，五十開外有了，莊重得很，眼神中蘊藏着一片虔誠。

「這男人直看我的戲，我已經不年輕了，還能有這種事，——」母親在餐桌上說，且對她直視，「母親是真老了？」說時咀嚼着一塊肉餅，把纖細的手指伸張，在流滑的鼻尖前擦動，那上頭沾了一滴茶汁。「媽不算老，」女兒邊說，埋頭吮湯。屋外傳來一陣鐘聲，悠揚長遠，直透天邊。「快天黑了。」母親起立，把窗扉向外推展，一重夜色驟然襲來。遠處的教堂尖頂，在黃昏靄霧中，頻傳鐘聲，配上微弱的星光，窗畔的杜鵑花巍巍抖動，撩人愁緒。「媽在戲上家裏，都年輕，」巧儀在洗槽上，清理碗碟邊說：「林黛玉不是好年輕麼，妳都演。」

「可是她早死！」她說完，扭亮身邊的座燈，燈色黃淡，隨之見到鏡中的自己，除了那一點脂膏，在脣緣上尚有一絲活氣外，她真的老了。她輕啣一聲，輕靠在軟椅上，頭殼後垂，仰望天花板，逆光作用，一瓶杜鵑花輕描在頂上，巨大而嶙峋，幻化成一座高峰，待得她蹣跚爬上頂點時，突然驚醒。女兒喚她休憩了，她放眼屋內，杜鵑花已移到窗緣處承露去了。

「爲了妳，我不答應。」她做母親的截鐵地說。說完，把杜鵑花整束抽起，放在紙屑箱裏。「我已告訴過他了，我不能再嫁！」她這時候是很激動的，把頭顱搖了搖，髮絲粉碎地翻在她臉前，誰也看不清她的表情。唯是她的聲音很淒厲。「那天我已對她說了，——」

那天是一個晴和的日子，杜鵑紅著了一套輕紫的便裝，踏着淺底的快鞋，在綠蔭如濃的

茶亭上，和那濃眉的男仕相座而飲。他一若平時的莊重，紮實的吊着一條領帶，下頰是鬚青一團，兩眼不改他的溫色。「女人離婚再嫁，需要莫大的勇氣！」他吸一口水管，杯裏的果汁，和着冰塊，悠然地昇起水泡。半晌，把手掌反覆在桌面，細碎的陽光自枝葉間播下，點綴着桌面的圖案。「妳不再考慮麼？」

她默然地搖頭。陽光片片的擊在她身上，背面的水池，橫空噴射水珠，剎時間現出一條彩虹，自樹梢至山巔，約半判鐘後消散，涼風依舊。「就憑我的真誠，希望妳再考慮！」男的說着，略把身體傾前，桌面上的手掌逐漸挪前，輕輕的覆蓋在她的掌背上，聲音微弱地叫：「杜鵑紅」。

她驀地一驚，像這樣直呼她的不只一人，她前夫也這樣呼喚過她，自此她跌入愛情的陷阱。她猛的站起來，身後又是另一彩虹出現，比前更要鮮麗。「我不能，不能答應你！」旋即奔下山坡，走入水霧裏，逐漸消失在彩虹中。

「我們就這樣了結的！」她頹然的低下頭，兩手撐在膝蓋上。一時間，四周寂靜的可怕，時鐘擺動聲，一聲聲使人震憾。

「可憐的媽媽，妳應該答應的。」女兒偎着她，爲她抹拭眼淚。「不要騙我，媽真老了，」她仰觀自己的劇照，那對金彩鳳凰，若生靈一般的向她眨眼，使她有目眩的感覺。她眼望戶外，天邊星華密佈，月光和星光齊亮，「人老了，好多事情都不屬於她了。女兒，總有一天妳要明白的。」她回頭，始見女兒熟睡了。

——落幕前，她最後一瞥那濃眉的男人。杜鵑紅的黛玉葬花，至此完場。台前幕後鬧哄哄一片，她與女兒擠出戲園，遠見一座七彩戲像，她杜鵑紅的扮像，被一團彩燈圍繞着，旋即黯滅，周遭陷入黑暗中，一切都歸返靜止。生命也如此吧，一刻絢爛旋之毀滅，誰說人生有定數？她想着，倒抽一口氣，狀甚低迴。女兒緊捏着她的手，眼前一亮，直立着一位翩翩的少年，眉眼上一派清光，予人爽利的感覺。女兒驕羞地藏在她背後，露出一雙慧黠的眼，流波款送，當他二人走向街心時，杜鵑紅獨步走在海灘上。潮聲如湧，自彼至遠，深陷着她的足印。此時夜深，風涼如水，披着一頭鬆髮，迎着月，邁而行，忽有燈塔送來的燈火，只覺得她頰上掛着淚，一直到天明而未休。

（七四年八月廿九日）

晚風

新雨之後，她立在窗畔，微掀起窗帷，迎着晚風，放眼在樹牆外的晚來黃昏；每一根樹樑，膠貼在魚黃的暮景上，隨着暮色的老去，割裂成一塊塊的晶片，彷彿七巧板似的，佈滿在天際。此時，晚來風急，她微一震慄，放下帷帘，一個人頓坐在橫廳的軟椅上，眼睛放在收拾停當的行篋。逆着窗外的夕光，室內頓時暗淡起來，雨色瀰漫四遭，樹梢的一記殘葉，當風飄逸，順勢流入廳室，在她的頂際略一迴旋，眼前一黑，垂落在脚底。她拾檢起來，橫在掌板上的軟葉，滑油油的，反映出一點夕光，投落在她的眉目上。此時較諸平日，清靈的眼睛呆鈍得多了，要不是有一點朱紅的脣色，這張臉在黝暗的廳堂，真不是一下子自外處走入的人，一時辨認出那軟椅上，呆直的坐落一個女人。

也許，這日來的勞累，使做男人的都感到渾鈍了。他自外室走入，一時脚滑，幾碰在橫放在廳中的茶几上，幸好收住勢，把身體穩住，眼前驟亮，她早已扳亮牆几上的罩燈，一室通明。她站在牆面上的身形，仿似一幅罩身的畫像，鮮明的掛在半空；他認真的看着她，浮凸的一身夜服，湛藍的，全襲環綴著花案，一個聯一個，像水珠似的浮沉。腰肢上扣一個活結蝴蝶狀的攤開，見得出這女人，即使最黯淡的時候，依然是一見即攫住你的類型。

他把眼光移在一箱籠的行篋上，輕挪脚步，把身驅倚在較高的箱篋，回頭看着那回復坐在軟椅上的女人，頓有難抑的痛楚，把手指在行篋上摩挲，無意義的動作，來來去去，良久才開腔說：「想不到妳真的要走。」說着，把衣領上的花結解鬆，順手梳理頭上的頭髮，額際吊着一道髮梢，隨着眉目的聳動，一跳又一跳的擺蕩。「我們不能再談談麼！」邊說，邊走向她。這時候，夜色四攏了，叢林之外，已傳來蛙聲，響徹徹的傳到裏間來。

「好幾年了吧，噢！」他微一愕，把頭垂低，髮梢在眼角上攢動，「我們結婚都五年了！」他才像驚醒似的，彷彿這才記起。「我給妳一切，這是我的責任，我還欠妳什麼？」說完，頓了頓，把領上的花結握在手裏，抬眼看着她。見到燈影之下，女人埋在軟椅上，那湛藍的衣服，一下子像把她縛住了，整個人呆定的坐着，眼光放在空處。不久，才扳過頭，向男人淒厲的一笑，又把眼光回復空處。——男人擰住花結，愈擰愈使力，手根上的血絲都漲紅了，「妳還要離開我！」他舒了口氣，把臉轉向窗外。風來急了，垂帷浪似的漾動，直吹得人麻木。他站立在窗緣，回頭對她審視，然後平靜地說：「在庭園走走吧，也許這樣的風，能使我們清醒。」她喟然的嘆口氣，抬眼戶外。門牆那邊，送來亂蛙的叫聲，聲聲敲在心头，誰也不知道她心裏想得是什麼！

沿台階走，好一段路就是庭園的盡角。那是一泓池水，冰寒的月色，漾蕩的浮在水面上，照到她把腳躊躇在池水邊，外披一件風衣，把湛藍的衣服藏在胸懷內；斜送來的燈火，像把她脣角上的朱紅點亮了，在黑夜中光燦燦的亮起火花。「這地方真好！」他隨在背後，忽然這樣說，然後無謂的笑笑，他想不到居然她這樣答：「這還算你的家，快兩年你沒走過這池上了。」他兀的把脚步收住，兩手插在衣袋裏。風來的緊，一時也收不住思緒，不知應說些什麼，只好乾巴巴的向她看，然後望着遠處，越過叢林，無言的樹木在黑暗下，寒風中，微微的左右款擺，「妳聽，哪是什麼？」原來送來的是樹木相軋聲，很脆朗的橫過夜空，傳到此來，震得池水上的漣漪都繁頻了，「這樣的夜，這樣的風，好久不會了。」好像很感慨的模樣。事實上，他好久無此逸趣了。一個人到了中年，好像除了工作，什麼都不注意了。他想着，偷眼望着她，只見她側臉的鼻脊上，閃閃光的吊着淚珠。那一頭的垂髮，深深的埋住了她半個臉，若要看清她的表情，非緊走幾步不可，但他竟放慢脚步，把視線放在她的背

脊上。迎風而來，她的髮絲往後扳，像對他招手似的，一漾漾的撩撥他的臉龐。

「這是了。」他戟指着一棵樹，然後比她先走一步，趨身向樹身上察看，「我們的名字就刻在這裏。」但月色灰暗，使力也找不出所在，「打火看看。」他自懷裏掏出打火機，一擦再擦，才把手掌撐着火光，赫然在樹幹上，朱烏地顯出倆人的名字和年份。「妳看看。」他若喜地擰過頭，正面看才看清她的眉睫上，沾着一排淚花，沿頰到脣角，一道已風乾的淚痕，清晰的貼在臉上。「妳和我的名字！」她靠近火光，趨前細看，才綻出一絲笑意。這給她的回憶不少，如湧的往事，潮般的衝上心頭。——那年春夏之交，陽光明媚的使人忘憂，他倆騎着自行車在近郊處遊樂，年輕人應做的他們都做了；越過那山頂，就是火車落隧道的入口，他們每趁着火車入隧的時刻，側身貼在磚牆上，享受那故意的緊張和恐怖；列車轟然的擦身而過，近在咫尺，那況味是誰也不能形容的！過後她的臉色變成鐵青，旋之又回復緋紅，那刺激足夠她一生回味了。那日子唯一的表記，是鑄在樹身上的一雙名字，歲月能催走一切，但有些事竟也催不走的，這些就是。

這是今夜來，在寒涼的風光下，她認真的笑了一次。女人就是如此，只有最感情的時候，才笑得美的！他輕捷地抓緊她雙手，空氣很涼，夜色更厚，樹林裏軋軋聲響，撩起他們的逸興，順着路勢，乘着星光，往山後的火車道奔去。只見夜濃風勁的郊野，唧唧虫聲，倆人的身影，一長一短的在山路上起伏。走得倦時，才倚在木樹上歇息，展眼望去，不遠處兩道晶光的鐵軌，自此及彼，向盡處的天際延伸。

「這就是了，妳喜歡的！」他指着那路軌，很認真的對她說，「火車都都！記得麼？」他拉直着臉，作一個憨呆的表情。這使她笑得很開朗。夜風送來，他毫不畏怯的把風衣甩下，並且很自然撩動手指，把他上領的紋鈕扣正，才拖着他，一直往隧路口奔跑。「火車幾時到？」她走得快，氣喘咻咻，兩際的鬢髮，在風湧下飄來送去。「半刻鐘會到！」他好辛苦才看清時錶，走着說着，二人不覺立在隧道處，對着黑墨墨的洞門，說不出的感覺，油然昇起一種情緒，是婚後五年來，第一次感覺得到的。「我們沒有損失什麼。」他說，並拖着她的手，坐在一塊枯石上。月影乍明又暗，雲氣流得極快，像萬象多變的世事，瞬息間多種面貌。

「五年還不夠瞭解一個人？」他說罷，走向山陡處的一叢樹下，倆人隔着一道空間，彼此都看得很清楚。「還不夠麼？」他昂聲地問，並把雙手揮動，聲音透過山巔，到彼處折回，連環似的引起迴響。她看着月色下的丈夫，也許她誤解他比瞭解他更多！旋即低下頭，讓一頭長髮把她的臉盤藏匿起來。半刻，才抬頭向外看，一直矗立着的丈夫，背後冉冉地升起一重霧氣，形象凸顯在眼前，盡處林葉莽莽，落木蕭蕭，此番景象又真又幻，她一時掩抑不住，埋臉在掌，啜泣起來。「讓我們重新來吧！」她繼續把話說完，才感到一雙溫熱的手，很燙貼的伏在她的手背上。——這時候，遠風送來了一陣嘯聲，二人對視片刻，即時向隧道口馳去，剛併立在磚牆上，風雷緊急，天撼地震，一輪列車在他們跟前滑過。往後，他們睜起眼睛的時候，見到留下的一尾烟氣，在晚風中迴旋，良久方才散去。四野旋又寂然，先前的一切聲響又回復伴奏，只有他倆人走在山坡，腳步嗒嗒的擊碎寂寞。

（七四年末）



週末

大熱天時，她冒着汗，逕自橫側貼着一幅雪糕廣告的玻璃門，輕逸的走進冷飲店裏來。往時她來，這裏的座客多是就近辦事處，尋求午餐果腹的上下職員。今天因了週末，職員等都遛回家了，熟悉的臉孔一張也碰不到。倒是附近走百貨商場的男人仕女，都擁到這裏來歇腳。小店內一時溫暖了起來，來的人多，吵聲也隆。她揀了一個稍爲冷僻的角落，坐了下來，眼光向四周一瞥，沒有熟悉的人也好，免得什麼不經意的搭訕，使得今天的約會讓什麼熟悉的人知道；一個女人獨自坐在公衆場合，看起來總有一些異樣，而且，不期然會有許多覬覦的眼光，像投槍般地射向她身上。女人的魅力，就看她一霎時流露在公衆場合，能接受多少異性的眼光而定；但女人也因之煩惱。她們在這種場合簡直沒有自己，逼着自己要整肅儀容，強制自己輕顰淺笑，要有一定路數，也要自己的走路起坐，有一定的節奏；講究風韻的女人，還曉得應在什麼時候，回敬投來的眼光，一種似真還幻的媚笑。放浪的女人，如果適當的時候，隨眼光送去的片刻，把濃重的睫毛輕剔，嘴角稍爲勾起，泛起一種調侃的笑意，那對方準會渾身冷戰，點燃了情感的火花。

但是，這一切對她都沒有。不是說她不能輕攬男人，實是自少女以來，她的情感就像冬日裏的太陽，溫貼貼的，一點也引不起沸騰。眼看身旁的姐妹淘，一個個都相繼成家了，那種拖着男人，喜孜孜的臉相，任是情感如何冰冷的人，也從心底裏漾起春意。——有一天，一個比她年輕的姐妹，偷偷的把她拖在一旁，當着熱烘烘的太陽，樹影厚實的舖在地上，她

臉色紅漲的指引着那寂寞搖晃着的鞦韆，輕輕地爬在她的耳門，吃吃地笑說，他在鞦韆架上吻了她一次！說完，頭也不回的鑽進樹叢中。好久，她才知道她乾脆走了。此時，四周落寂，踏步在厚鬆的枯葉上，一步一沉重，把身軀僵在鞦韆旁，一手抓實垂直的鐵鏈，一重冷涼的感覺，由手根透入心肺。沒有什麼時候，比此刻更要淒愴了；她望着地上，她的身影連着鞦韆架，橫陳地貼在腐葉上，那葉堆上一浮一搖的，見到自己的影子和鞦韆一般，緩緩的飄動起來，幾乎使她有暈厥的傷感。——一個男人的吻，可使一個少女痴迷起來，這感覺對她來說，是不可理喻的。也無怪有一天，辦事處的女同事，神秘地把一封情書給她看，並情感洋溢的說，是他的！所謂「他」據說在辦事處大樓的近靠處，有一小月糕餅店的少東，每次在她購食的時候，總是情欸殷殷的對她搭訕遊說，並且收賬的時候，多少給她一些零扣；這一天，他忍不住趁她步出門檻時，敏捷的把一封信塞向她的包篋裏。她一時怔忡，待明白這是什麼回事時，他已遁入裏間去，只剩下那扇受推搪的門葉，吱啞啞的動盪。空氣一時閉塞起來。她站在門外，一手拎起那信，水藍色的封皮，襯着鮮白的陽光，和着路心的車喧聲，她的兩頰紅了又赤，別人是看不見的，但玻璃櫃上反照出她一時的迷惘，竟然和一個迎面來的老翁碰了滿懷。待到在盥洗間把信看清了，才平復了心境，並且幽幽升起一種溫馨，把信藏在手袋裏，那一天少說也看了十遍！

「就是他！」她虛空的把手指劃了劃，然後平直的看着她；看來她較她年輕五年，初來的時候，還是頭髮束成一個窩，很老實的盤在腦脖，並且裙裾過膝的，少有半年不見她上眼膏塗指甲。但是現在，她才認真發現她裙子早截短了，髮絲總出了，而且一天一色的換着口紅，那次，順着她讀那封求愛信，她忽然說：

「茵姐，妳也不年輕了，該找個實在的了！」

她看着那封信，讀到上頭的怪句，忍不住撲赤笑出時，耳畔傳來這句頓勸的說話，不知是感觸或是什麼的，一時，整個人呆住了。說真的，「該找個實在的了！」她豈是不想，就是愛情的經歷人人迴殊。好幾次，她假日休憩時，從前的姨姐找她訴苦，說什麼嫁夫不良，嫖賭喝吹都來，把家用錢都輸光，並要用烟蒂燒她。說着哭着，把瘦小的臂肢伸出來，上頭一塊黑一塊紅的好怕人。她看了心裏起了狐疑：為什麼一場婚姻之後，有些女人幸福一生，

些女人却苦海沉淪呢？難道生命真的如此難解？

她空泛的慰撫了姨姐幾句，並且塞了五十塊錢在她手裏，然後撫摸着她的手臂：

「能忍就忍吧，誰教我們是女人！」

她知道對着這樣的一齣悲劇，她所能說的僅此而已。臨走的時候，姨姐忽的抓住她的雙手，眼睛裏漫着淚，聲調出乎尋常的說：

「茵妹，妳也該有個人了，就是要用眼看人，別搭上了狼心狗肺的東西！」

看着姨姐遠去，漸漸在天角盡頭，一抹斜陽倏然升起，姨姐的背影已沒入暮色中了。只見遠山的樹梢，崢嶸的展開枝葉，像一幅生命的圖案，很神祕的掛在天空。當夕陽殘照，最後留在樹梢的一刻，她上了燈，把頭偎在靠椅上，燈光把她的臉照得通亮，好容易看出她的眼緣上，露出清淺的魚紋，畢竟不年輕了！她輕歎一口氣，側耳聽到母親說：

「別耽誤了，都快三十五的人了！」

她驀的一驚，此夜難眠，起床靠着粧鏡，把自己臉相仔細審視，真的不能相信她都三十五了！此後，她多少也在上班前，敷抹一些水粉，並且塗了淺亮的口紅，笑的時候肌肉鬆馳，儘量不露眼梢的魚紋。——頭一天她這樣做的時候，踏進辦事處一步，好幾對詫異的目光投向她。她當時是窘了一陣，匆匆走入盥洗間，對鏡重新審視自己的粧扮，並補了一點粉，大方的再回返辦事處來。那批眼光尚未收斂的時候，她已坐落在桌旁，連那新近和糕餅店少東沾上的同事，也頻頻向她回顧。午飯時二人同坐一枱，那同事讚了她一回，繼而幽怨的說：「和他吵了一架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她不特別出奇，只是低着頭，把食料向嘴裏送。不時還向側邊的玻璃櫥，一瞥一瞥的觀覽自己的身姿。

「他很霸道，只要我穿他喜歡的！」

她聽着，抬眼看她今天著的，淺黃色的衫裙，腰胸處繫結的，一顆顆花蕊般的小泡，配着她清白的臂膊，實在看來是美麗的：

「犯得着麼？」

只隨便一句，使她覺得說下去，也不能得到什麼同情，只好繃緊臉，垂首向嘴裏送飯。

偶爾，抬頭看她，只覺得她比往日美麗和沉靜，是什麼力量使她改變？她猶不及細想，遠處傳來一片歌樂聲，把一時的岑寂都砸碎了。二人有震耳欲聾的感覺。看過去，原來是此地歌廳的午餐節目，那歌女展喉高唱，偶爾向台下送笑，有一搭沒一搭的，豈只不覺得她美，反而顯出她賤。——在喧鬧中，她倆匆匆而出。

她真的變了！原來有一天，午憩的時刻，辦事處只有她一人，她謹慎的擬了一則廣告，徵件啓事，偷偷的一人在樓下信箱處投了。信飄落信箱後，瞬時她的臉色奇紅，久久才回復平靜，自己一人對着信箱，一種古怪的感覺油然而生，彷彿一個俊美高大的男仕，在遠處向她招手。周遭像鋪滿了玫瑰花，影照的一天通紅；不知那裏來的歌聲，幸福悠揚的響遍四周，天地間一切都美麗祥和，連不幸的姨姐也伴着丈夫，在天之一角婆娑起舞……。

夜飯時，母親也覺察她的異樣，正想說話，她已抬眼示意，阻止母親說下去。頓時，二人間只有碗筷聲。待到夜色瀰漫，她立在窗檻，仰望平靜的天空，月華光照，一切象徵安逸平和。——幾天後，家裏信箱上來了一網紮實的信件。她花了半夜的時光，方把所有的來信讀完了，然後，幾經躊躇，才揀了一個當看的回覆了。信寫得很虛婉，希望自友誼踏上婚姻的坦途，並且自言是付出真誠的，祈望收到相應的回報。

信寫罷，她頓有疲累的感覺。這件事對她是一種負擔。誰想到旬日來，她企盼信件的焦躁不安呢！她立在燈下，看着淺藍的信皮，心底裏的思潮湧動。這也許是新的開始，也許不是，也許根本是厄運的開端……。想着，打心裏一個寒噤，伸手欲撕去信皮，忽又見到一個俊美的男仕，自牆角上昂立者，雙手很溫靜的插在衣袋裏，情態怡然的向始微笑……她一怔，忙披上外衣，向街外走去。此時夜靜，除了她清朗的脚步聲，幾乎世界都進入安眠了。她抖動的手，把信投入信箱內，一刻間她像癱瘓似的，兩手撐着信箱，眼內感到景物浮動，月光照入她的眼瞳，使她有暈眩的感覺。

三天後信來了，她乍驚還喜，一早上即到美容院燙了個髮，又到時裝店置了一襲新裝，水綠色的旗袍款式很時興的，背脊低低的開個叉，胸前淺淺地綉着迴紋，像泡泡般的溢滿空間。她揀了一個上午，就喜歡這襲。——信上說，我很喜歡與妳定交，並且祈望我們的友誼最終為我們的幸福鋪路，如妳不嫌，請在本週末下午三時，於本市十字路的冷飲店相見，敝

以紅領帶爲號，祈斯時赴約。

這封信擾亂了她的心境，週末那天她乾脆請假了。早上洗了個熱水澡，泡在溫水裏，她想了許多。午飯後小睡一刻，精神抖擻起來。——截住一輛街車，往十字路去了。

這種天氣特別惱人，熱騰騰的，蒸出她一身汗來。坐在冷飲店一角，簡單的要了一杯奶茶，店裏人聲吵雜，幾個男人都對她投送曖昧的眼光，她忙不迭的把頭垂下，又担心脂粉駁落，時不掏出鏡來審照。反身看看自己投在玻璃板上的影子，一切都好，遂使她放心許多。好不容易捱到三時正，裏外的人都看過了，就是沒有紅領帶的人，甚至掛領帶的人都沒有。這種大熱天還有人掛領帶？

她苦候幾小時，鼻尖上都冒出汗珠了。店裏的侍者向她望了再望，她只好再叫一杯冷飲，根本她連奶茶都未碰過，此刻她唯一的信念是見到紅領帶的男仕，但是至到四時了，她頽唐地自座位上立起時，紅領帶的影子都沒有。她付賬時，沉重的臉色，使侍者都感到驚愕。走到門畔時，望到街心的陽光，像火一般的燃燒，她興起一陣暈眩，旅即平靜。湊巧門上擺了一座哈哈鏡，讓過路的人，看看自己被扭曲折的怪像；她瞥見自己上半截胖，下半截瘦的怪像，自己掩抑不住，淚水潸潸的滾下，熱烈的，燙得她兩頰發痛。猛的回首，見到一家服裝店裏，直櫥上有一模像，上掛紅領帶的，嘴角掀起，像對她訕笑，她驚恐的掉頭就跑，連街上的路人都詫異的回頭望她。

當夜，她把那一細信，一舉投入火爐中燒了。對着明月，眼眶中浮着一重淚水，只要她稍爲放縱，她真會嚎啕大哭的。但她沒有。也許她已忍抑慣了，何苦去爲虛幻的愛情傷感呢？嫁一個好男人和娶一個好女子，都不是輕易的事，何苦去折磨自己？

這一天她不會記日記，她苟不願像如此的往事，成她往後追憶的一部份。她立意好好的活下去。——想着，推開門扉，只見母親在綴補她的襪子，燈光把她偻偻的影子，投在園庭的石階上，並且透過夜風，低微的聽到她說：

「別耽誤了，都快三十五的人了！」

(七五年初)

母親

晨光矇矓的時候，周影蓮早已起了。昨天曹家國，她的男朋友掛電話來說，他母親從東城來，順着去延醫；她的風濕病隨着季候風的到來，骨骼愈來愈麻痺了，簡直最近瀕臨癱瘓狀態。國家鑒於大學假期已屆，就一人回東城，把母親接來此地受醫。臨走的一夜，約了影蓮到慣常見的美麗茶座把晤，並且一反往常的嬉笑，在電話中認真的對她說，要守時，有當真的話跟她說。影蓮當時一怔，隨即了悟到是什麼一回事；原來却是她母親眼見國家也廿來歲了，怎麼連一個固定的女朋友都沒有？每次寫回去的家信，草草報過近況之後就收筆了，從來就不提到戀愛艷事。老人家發了急，專誠寫了幾封信來追問，家國都不會回，最後在一封家書的末梢，輕描淡寫的回了一句，請她老人家放心，女朋友的事遲早會碰上的。並且，不知道出於什麼心思，當時竟糊里糊塗按上一句，他覺得男女的事要講緣份的！

「我就不相信什麼緣份！」老人家按不住，撥長途電話來說：「我當初嫁你爹的時候，統共才見過一面，若講緣份，恐怕你娘現在還嫁不掉咧！」最後悻悻道：「若是不找，娘替你找！」說完，也不理家國的反應，憤憤地把電話掛斷了。家國當時呆了一陣，把思緒集中母親的一番話上；上次他回東城，伴着他母親和幼妹見蘭，一同掃父親的墓。在風高野

闊的丘地上，雲氣壓的很低。遠地的翠林，一瞥的橫在他的視界內，陽光明徹得使人眼花；遠處的母親在陽光沐浴裏，照得她又起來的鬢角，一抖抖的閃着銀星。母親真也老了！幼妹見蘭把冥紙燒起，隨風火勢驟猛，一下子盡是一天的灰燼，點點飄飄的散在四野。二兄妹攜着母親下山時，透過一道小橋，橋下小水潺潺。當時他住了腳，很感慨的望着流水，真不知時日悠悠，什麼時候再跟幼妹涉水遊嬉去了；童穉時這裏灌滿了他們的笑聲。可是，此刻瞞了幼妹一眼，她盤在腦勺後的膩髻，很清楚告訴他時光不在了。他略一頓挫，把目光注在母親的臉上，只覺得她比前孺老了。心下淒愴，眶內溢滿了淚潮，母親只道他是憶念老爹，也不多問他什麼，只瞭望坑塹上那一丘小墳，很寂寞的安置那裏。風來時，灰燼四起，久久未散；見蘭把頭偎在母親的頸項，影在陽光中，二人抽噎的影子倒在流水上，幽悠的把創痛輸往遠方。——這一夜在家裏，家國一直未眠到天亮。

翌日，家國即搭車返南市。車站上擠集着人；有送去迎來的。他伴着母親和幼妹，三人依依惜別。母親靠在站角的麻柱上，用支杖不時指劃自己的腳踝，微弱的說：「別惦記着我這毛病，大熱天時，不會碍事的！」說着，審視着他的臉盤，除了顴骨稍為高聳之外，從眼窩至鼻翼直到顎跟，都俏似他年輕時的老爹。只是一件大憾事，當老爹年前噓氣的時候，家國正趕上年終校考，母親不欲影響他的功課，抵死也不讓誰通知他。當時她的一位遠房親戚就說：「父親都快去世了，總該讓孩子見一次。」但是，她顫抖着身體，把支杖向說話的指了指：「我才不老糊塗，人去了就算了，這是命，我決不害孩子！」當時說閒話的也噤住了，空氣一時冷寞起來，老爹橫在床上，紗帳垂掩住他蒼白的臉，戶外鑽進來的光，柔柔地照見他深陷的眼眶，熒熒的閃着晶光：「老伴妳做的對，不用通知家國，別耽誤他讀書……」說完，頭殼向裏一側，就幽靜的辭世了。——登時，不用說，大家都震住了，猛的老母親爆出了一聲哭豪，整個人往老爹身上撲。見蘭一面攙扶母親，一邊淚水如泉的湧出。一群站在四周的鄉里也黯然垂目，幾個女的也淚落紛紛。

家國趕回來已是老爹落土之後了。那天，他自己一人往山上走，路上盡是金黃的禾穗，沉甸甸的往下垂，看來已到秋割時候了，好幾處莊稼已架起打穀機，嘎嘎地還聽到機器聲，他家的長工們也趕着清穀倉，準備眼下的秋收了；雖言眼下風光，他也不意瀏覽了，自己立

在火傘般的陽光下，默默的向老爹墳墓鞠躬。當他抬起頭來，往墓碑上的磁像觀瞻時，背後已有幽幽的哭聲，他回頭，原來母親支着杖，靠在見蘭的身旁，早立在他背後了。他一時難仰，俯靠在墓石上，嚶嚶的哭泣起來。好一陣，才覺得淚汁已把衣襟都浸透了，抬頭見母親和幼妹早已立在坡下的小橋上。由高處望下，她兩人全身著黑，黑得透徹的貼在河水上。那水悠慢的向東流，偶然泛起重刺目的光影，使他眼裏花花的，好像什麼都視而不見。

那次他回南市和今天一樣，母親的風濕病愈加沉重了，一次較一次她都老了。他拖着見蘭的手，輕柔的說，好好照顧娘，我書唸完就要回來！但是，今天母親的神情很嚴謹。再三的囑咐他說，好好注意你的同學和朋友，遇到合適的，就不要大意，好好伺候人家，討人家歡心！說着，把眼光專注在見蘭身上：「你妹妹都有了人了，就等你成了親，好讓他們找日子。」說得見蘭二頰飛紅，嗔說：「娘真是的！」獨個兒扭轉身。車站外爬牆的一排蔓蘿花，紅裏泛白的，襯出她整個臉團，一個勁兒的清麗。家國只舒意的笑，也不特別說什麼，只是抓住母親溫溫的手，勾起溫煦的笑容：「娘多珍重！」那時，掌車的已吹起號笛，車廂微顫動。家國一脚踏上車板，往外伸首向母親示意。他揚動手臂，見到母親和幼妹在亮白的太陽下，也向他頻頻招手；去的遠了，只見遠盡處的車站，一團模糊的影子漸而消淡了。但是母親的面容和她的話語，清晰的盤縈在腦際。以後那些日子，母親寫信來都提及他的婚姻，久之他已習慣了。他的女朋友周影蓮是他同班的學友，一次偶然的野餐會，影蓮被編排做他的舞伴，影蓮跳的土風舞和民歌，使他着迷了一陣。於是如他說的，他相信緣份；她說她也是的，兩人遂就同行起來。好幾次，影蓮到他寄宿的處所來時，家國就遞過他母親的家書，並且笑着說：「我母親就逼我找女朋友！」並且他把母親及家裏景況告訴她，最末才說：「我母親見着妳，一定喜歡的！」說着，把一手枕在她的肩脊上，眼光放在她的眉眼上。她彎曲的一道眉綫，像月兒般的掛在臉央中，鼻子曲綫玲瓏的起伏，很有韻緻的配合一雙眼睛，水清的眼瞳使她一望而知是善解人意。可是，她竟擺動腦筋，一雙瑪瑙翠綠的耳墜搖搖蕩蕩：「假若她不喜歡呢？」這一問，使家國若觸雷一般的痙攣。他的臉色因肌肉收縮，而顯得有些歪扭，很快他又歸復平靜。他怎能想象他母親會拒絕一個他傾心愛戀的女性呢？不是她鎮日催着他完婚麼，半晌他才說：「怎麼會呢！」但他抬眼看影蓮之際，她已退出了他的寢室

，門猶開着，只見房外有群候鳥，吱喳的擠在牆肩上。天空除了涼風，一時間四處寂然。他頹唐的坐在床褥上，一手抓緊母親的書信，昏沉沉的睡到午夜方醒。

母親最後寄來了一位女子的相片。個中人清清秀秀的，全身穿一件連衫裙，腰胸處連環皺結的，裙擺下是一排摺襞；頭際流下一綹髮絲，有一雙透明的眼珠。——信上附說她是城裏唸書的，今在東城的文化機關裏做事。——信到之日，家國着實懊惱了一陣。他不想母親竟決斷的爲他找伴侶，也意識到若不回東城把事情弄個明白，下去真不知如何對影蓮了！他匆忙給影蓮電話後，自己一人對着空房子，心事如潮。良久，才緩緩推窗，見到戶門外春光無限。遠見城上的屋宇，一紅一黑的起伏不定，一直到渺茫處雲靄下，掙昇起一重白氣，像海角蜃樓般，世事一樣的幽幻無常。

好不容易才盼到影蓮來。今天的美麗茶座很是清閒，只有三幾對情侶匿在陰暗角細語。影蓮只是著着平裝，髮際垂落額簷，眉絲也淡的多，不若往時的濃粧，只是耳墜子尙是一板一眼的顫抖。「找我這麼急，什麼事？」她故意問。做女人不能表現得太聰明的！她何嘗不懂。「就是這個！」他把照片往桌上擱，使力故，震得茶杯內的茶汁都溢了出來。影蓮臉色陡然黯淡下去，腦袋垂下，一雙耳墜擺動的厲害。「我明天趕回東城，把我們的事說清楚，我母親會諒解我的！」說得有些激動，兩頰上的肌肉绷得緊，眉毛攏結一起。倒是影蓮冷靜的多，半晌她才吐詞說：「家國，你可記得你相信緣份的？」他震駭的望着她，嘴脣嚟嚟，猶未答話她就說：「我也相信的。」說完就把頭垂下，兩肩因抽噎而跳動，耳墜子震得幾乎作響。家國難過的說：「我把老人家帶來看妳，她一定喜歡妳的；順道在此醫她老人家的病！」他很有信心的模樣，伸手摸影蓮的手，但覺得她的手掌冷冷的，沁出的汗像冰水一樣。母親來到之日，在旅邸的起坐間，影蓮坐在靠兀的一張軟椅上，兀上插着一叢荔枝紅的胡姬。母親靠在高背的絨椅上，後面的墊幕綉上一個暗色的壽字，家國坐在一旁的短椅上，不時把兩手搓在一起，也不知如何打破悶局。

「周小姐是家國的同學？」最終還是母親先說了。她望着影蓮，陪着窗外的光綫，見到她穿的一襲紗翼旗袍，魚黃的淨色，只在橫襟處扣上一記水晶玻璃的別針，針端處有一曹字，顯然是家國送予她的。「周小姐今年貴庚？」她連繼的問，使影蓮也不禁發窘了。家國在

旁也不懂該如何，只好鎖實眉頭。「我們是同學，我比家國少一歲！」她鎮靜的把話說完，隨之把身姿稍爲換一下，頭臚昂起，正眼的看着老母親。也許女人看女人都有一種異情的感覺；她感到如時光倒退三十年，老母親也該是一個美人兒；她的眉梢間露出她年輕時的嫵媚。——母親也正視着她，見到她眼眶裏藏着一副靈溜的眼珠，睫毛濃濃的貼在上頭，每一眨眼都有迷人的魅力，但——脣肉太薄了，連朱紅的膏色也掩不了她的瘦薄。老母親眼中閃爍着銳光，看着人，使人有灼痛的感覺。影蓮被她一陣逼視，身子不意的向後退，全身起疙瘡，腦袋裏一陣暈涼，耳上的墜子猛的飄動。「母親……」家國正欲說什麼，母親已剪斷他的話，冷冷的說：「家國，我只有你這一個兒子，你就是曹家的寄托，母親不是不准你交女朋友，就是嘛……」影蓮如受針刺般的站起來，她全身觸電般的顫抖，眼光愈來愈迷糊，淚水溢上來，看到一切都膨脹不清了。但她耳覺尚好，聽見老母親最後的話：「還是母親替你找的福相，這全托你爹在天之靈……」

母親說着，拖着家國的手，逕往外院走去了。只見她用手杖指着院外的繁花說：「母親都爲你好。像摘花一樣，也要摘朵好的！」家國微低着首，迎着一片花影，只見他臉上紅一陣綠一陣，整個臉退成了灰色。母親也不在意，繼續在說她的：室內中，影蓮伏在几桌上，嘴裏吐着白沫，幾瓣胡姬花被震而落。

（七五年三月）

花濺淚

柳家姊妹棠棠和嬌嬌，這兩天也不知誰氣誰，在盥洗室裏，往早倆人都言笑欣欣的，昨天起，嬌嬌一個人就佔了洗臉盤，足有半刻鐘時間，累的棠棠守候了好一陣，待得漱洗完畢，嬌嬌又霸佔了廁間，出來的時候，還故意的吊起眉毛，嘴角掀起，把眼睛向壁鏡上翻了翻，示威似地甩一甩頭髮，把髮絲往後一蓬一蓬的揚起，才昂起臉往外走。臨到掩門的時候，還故意的砰擊一聲，一遞一傳的還聽見她向樓下吩咐：「阿銀姐呀，快準備我的早餐呀。……」最後才聽到她拉坐椅的聲音，重重的傳上樓來，還配着敲擊磁碟聲。阿銀也不知說了什麼，聲音蓬鬆的，多半是輕責她輕挑胡鬧。因為這兩天，不論早餐晚餐，她都在飯桌上使性。明明是湯水夠鹹的，她還故意的抓胡椒粉往上灑，使到空氣裏厲辣起來。桌上的爸媽和棠棠都眉頭緊皺，正待說話，阿銀已噙的流下淚水。父親忙說：「阿銀妳到廚房裏去吧。」說完，眼睛向嬌嬌一掠：「妳這是幹什麼的？」嬌嬌一筷子夾起一塊燒鵝肉，正待往嘴裏送，聽見父親的問話，才動作頓了頓，把視線放在父親的臉上。見他填起的顴骨，脹滿了青筋，眼鏡下的一對眼珠，骨碌碌的向她瞪視；看看母親，只見她垂着臉，凝睇着桌上的湯碗，上面一浮一浮的冒着蒸氣；溜向姐姐棠棠，只見她濃厚的睫毛，一掩重重的遮住她的眼瞳，

兩頰頰上清紅的，像是忍抑她的忿怒。——父親的眼光還是凌厲的向她望，嘴脣輕忽的喘動，像話還沒有說完，她已經把筵上的燒鵝肉往碗上慣，一哄的站起，使力的扳開椅子，雙手掩臉，嚶嚶抽泣，往樓上奔跑；當梯口處碰着走來的銀姐，彼時手上還捧着一碟煮炒，一不留神整盤往地上翻，濺的四處油汁，熱氣漫在四周，把屋內幾人的視線都模糊了；母親輕歎了一聲，眼睛向父親瞄，父親低首蹙眉，低聲哦吟：「這女兒怎麼得了！……」棠棠更難過的往嘴裏扒飯。她挾起一塊燒鵝肉，往父親的碗裏放。父親抬頭看着她，昏花的鏡片後，一閃閃的泛着淚光。嘴上沒有說話，但是顫骨上筋肉輕輕騷動，要說的都像說了。母親黯然的立起來，她素常都著深灰軟綢的便衣，領項高高的，襯着勺後的一記油髻，看來有些古典式的深沉。——她往哭聲的所在走去，脚步一搭搭的直蹬上樓；飯廳裏只剩三人，阿銀蹲在地上，使力抹刷地上的菜汁，用力故，原來縛住後腦一綹原辮的紅色絨繩，一晃晃的跳動。屋外光旺的太陽，把光綫篩過樹梢，播映到屋子裏來，投在父親的眉額上，抬頭紋深刻的鏤在際間，他才緩緩地說：「原諒嬌嬌吧，棠棠——」

她不會說話，只把頭際垂了垂，父親回復凡常語調說：「妳再見到建坡，應當好好對他說，你們的事，我替妳作主，嬌嬌可以不必理她。」

提起嬌嬌就令她心疼。那天，是一個清明氣候的假日。家裏一早就哄起來，收音機嘩嘩的播放音樂，廳上到平台，直延到花園的涼棚上，都光亮亮的掛滿紙花和彩燈。播音筒還特地掛在樹樑上，一園子都灌滿了樂音。棠棠還着急的，令阿銀把後園的幾盆紅鷄冠搬到前院來。霎時間，一園子都是紅遍遍的，亮得讓人有灼目的感覺；原來柳家今天有喜事，大小姐棠棠要和姻親的馬家少爺建坡訂婚了。原先兩家是準備擺設筵宴的，後來棠棠和建坡都老實，不願鋪張，故最後決議下來，還是定期在家裏擺茶會算了。那天爲了此事，建坡一早就遣登柳家，坐下了，用過茶，就對柳家的兩老說：訂婚一舉不宜鋪張，蓋不欲兩家親友勞煩也。柳家兩老聽言亦是，計定日期週知親友，就定期柳家舉行訂婚儀式。——這是兩星期前的事了。

這天，氣候晴和。柳家上下都早着起來，父親一早驅車下城，特地載了一箱名貴的色酒回家，母親也一換平時的素實，穿了一襲橙黃的禮袍，邊紐處還綴著一扣扣的光片，像是一

個披着星光的婦人，兀的浮顯在空中；父親也掛上一條領帶，披上厚重的大衣，毛色湛藍的，看上去特別莊重；阿銀也光潔的換上水紅的衫褲。她替棠棠梳理頭髮之際，迎着光，見到她的臉也輕淺地敷上粉，樂孜孜的對鏡內的棠棠說：這日子總算給她盼到了，她是什麼時候來柳家的？……她略一思量，然後自語地說：「我來柳家都廿二年了，那時妳還小，才兩歲，還經常夜尿呢……」說的棠棠滿頰飛紅，自鏡面瞟她一眼，嘴裏嘟囔：「妳真是……」阿銀說的興起，順勢把棠棠的頭擰過來。窗台外柳影重重，帷幕的綉花折映在她的臉上，一道清秀的眉綫，順着嫩額，一撇的展入髮鬢。額下掛着一排流海，很薄的，風來時微微漾動；阿銀替她上了眼膏，像水銀瀉地般，一下子使人覺得她清豔異常。尤其是一記紅脣，溶溶的沾着口涎，真是可愛透頂！——阿銀粗厚的手，輕摸着她的下頰，那裏溫溫的吊着汗汁：「我看着妳長大，又看着妳許人……」說着，聲音哽咽了，有點顫抖，像是抑不住的模樣。棠棠抓緊她的手，眼眶裏忽的浮起淚花，眼前的阿銀，好像老了許多；每天處在一起，很不容易感到一個人老的，因何今天突的感到她憔悴好多了，也許是她自己成熟了的原故。

「要是妳生母在世，見到妳這日子，也不知該怎樣高興了！」阿銀續說，並醒鼻子。

焉知棠棠聽罷慄然心驚。她現在才知曉，為什麼這兩日來，父親飯前飯後，總是收鎖着眉頭，像是一重心事甩不掉的，整個人沉入無邊的憂鬱中。果真是眼看見自己許人，女兒大了，懷念起故世的結伴來麼？也可恨自己太輕心了，連父親這重心事也不瞭然，真不知如何對他老人家！想着，感懷身世，禁不住幽幽痛哭，頭枕在阿銀的脅上，哭得兩肩一抽一搭的。

阿銀撫着她的柔髮，順手替她插上一枝紅玫瑰，那花瓣上盛放着紅光，掩映起她整個臉膛特別光鮮。「小姐也不必悲傷了。可幸妳後娘待妳猶好，老爺也疼妳，好多時嬌嬌仗着她娘的寵愛，對妳千般爲難，她愈鬧的兇，鬧的蠻，後娘不說話，妳爹可是疼在心頭的！」

經阿銀一番言語，棠棠憶起同父異母的妹妹嬌嬌，時不對她使性刁難，真是千種心情難以抑制，一發不可收拾的痛哭流涕。好在阿銀撫慰得緊，才把她的淚水止住，移時已正午，阿銀才着意替她上了妝，披上一件絲翼綢衫，紅裏泛黃，繡着一重萬字格，很別緻的配上一襲皺摺裙，垂條地很見風韻。兩人待到完事，方走出房檻，正面碰着自盥洗間逸出的嬌嬌。只見她著曳地的長袍，大紫藍的，當胸處很時款的扣一花結，背後半露脊肉，膚色柔嫩，二

條輕飄飄的垂帶，在她輕跑下樓時，飄然的散起；驚鴻一瞥的消失在樓底下，棠棠什麼也看不清，只感到她的一雙大眼圈，塗上晶亮的眼膏，回頭向室內瞻望，只見梳妝台上，狼藉的撒滿物品，她又盜用姐姐的化妝品了！棠棠無奈的搖了頭，小心的踩着高跟鞋往下走，倒是阿銀捺不住：「搗蛋鬼，就不知她媽是怎樣管教的！」一語未了，棠棠突的回復身來，眼睛瞪着阿銀，那神情彷彿要噬人的模樣，她正欲說什麼，棠棠已截住她說：「阿銀姐，方才那話對我說可以，若是旁人聽了，止不住事情會鬧大的，以後說話留些神兒。」阿銀臉色沉暗，臉上囁嘴，欲說什麼又止住了，只聽棠棠說：「我雖無娘，後娘待我如親生，我絕不可輕怪妹妹。」復後又說：「見外的話不可說，都是一屋簷裏的人，分什麼彼此……」

阿銀被搶白之後，也不敢言語了。其時，廳上傳來震耳的樂聲，嬌嬌拖着她的幾個膩友，蓬嗒嗒的跳起舞來。聲音尖噪，波浪似的傳來，震的棠棠臉上的飢肉都搖動了。她移步下樓，阿銀一把抓着她的手臂，讓棠棠扭轉身來：「小姐，妳還怪我麼？」見到她的老臉，因惶愧而色澤黯淡了。一時，棠棠也自悔言重，復捏着阿銀的手：「阿銀姐，原諒我說得太過。」阿銀復又回到先前的和平：「我說話留着神是了，小姐。」棠棠咧嘴淺笑，一雙眼光逡巡在她臉上，復次用手紮緊她辮上的紅絨繩，親切地說：「倘若日後妳願意，可隨我到夫家來。」阿銀喜極，執着棠棠雙手：「太好了，小姐，若是妳生母在，她真慶幸有此善良的女兒！」語言未了，頓覺自己失言，回又續說：「我願伺候小姐一輩子！」棠棠見她言語誠摯，只好淡然地說：「阿銀姐太客氣了！」

到了樓底，鬧哄哄的竟是人影，嬌嬌的友群就據了一個廳。隨着棠棠出現，大家的目光都注在她身上。棠棠的父母正在和親朋交談，就隨便介紹過後，她的目光很自然流向園外。太陽普照，涼棚下影子綽綽，先是見到馬家的雙親，背着臉和另一群人說話。只見馬老先生的禿頭，在花映下端夠明亮；馬老太太披着一件彩褂，也背着身向園外望。馬建坡呢，自己站一角，頭髮梳得貼直，一身禮衣，襟上一記花絮綴上綠葉，領上另一金針，很耀眼的貼在灰濃的絨料上。他面前站一修長的麗影，背肉袒露，膚色柔美，有二條紫藍的垂帶款款擺動；當棠棠屹立在涼棚下，建坡才注意到她來了，放下了那麗影，趨前挽着她雙手。待得那麗影回顧頭來，棠棠才認清那是嬌嬌；頓時間覺得她長大了。高跟鞋固是把她托得高聳，那

胸脯凸起的象徵，在在都說明她的成熟；特別是那一明朗的眼圈，當着衆人面前，頻頻向建坡使情，棠棠氣的臉色發青，掌上沁汗，神情十分難看。阿銀一時不察，遂問小姐是否欠舒服，棠棠把臉一沉，眼梢向嬌嬌射去，阿銀看的仔細，才知道出了亂子，也只好狠狠的向嬌嬌瞪。無奈那種場合又不好發作，只好暗暗晦氣。——嬌嬌呢，自然也不把姐姐放在心上，拖着建坡就往廳裏走。音樂這時轉向熱烈，賓客們一窩兒擁在一起，場面混沓，時不見嬌嬌和建坡在人簇中閃顯，遂又淹沒在人叢中。這時，柳家二老和未來親家，也覺得情景尷尬，遂令音樂停止，大夥兒才東歪西倒的靠在椅上桌上。客廳裏一片混雜，老人家站在高處，向來賓宣佈柳家和馬家定親的消息，並稱將由馬家少爺親把定情戒指套上柳家小姐的手上。說完，大家一陣哄笑；棠棠垂着頭，感到建坡把戒指掛在自己手上，那手掌是冰冷的，眼神是呆拙的，她似乎有異樣的感覺，抬眼向他審視。只見他臉目無光，眼皮下的一雙瞳仁，時不溜向外面。順着他的視線，只見外面園地上，嬌嬌著着一身紫藍的長袍，兀立在花圃叢中，偶有一知鳥環樹嘶鳴，像幽靈召喚一般，把建坡的心神收攝住了。待大家掌聲湧起，他才驚地驚醒，那呆態棠棠和柳馬二家長老都看在眼裏，涼在心上。好不容易有局面安靖下來，音樂又響動了，年輕人不亦樂乎的跳着。嬌嬌身手敏捷，一手把建坡拖入人叢，並肆意的扭動身姿。棠棠臉上一陣紅一陣白，咬牙不語，柳馬二家長者頻頻皺眉。阿銀一邊頓足一邊對棠棠說：「小姐真忍的住麼？」棠棠搖頭，頸上的肉顫抖，眉綫收成八字形，強忍悲愴，阿銀又道：「小姐再忍，恐怕未來姑爺都讓去了！……」語猶未了，只覺眼前一黑，一記清亮的掌聲響起，因來的突兀，阿銀已挨了棠棠一掌，屋內的人都楞住了。柳馬二家長老嬌嬌建坡，都一時傻住了。音樂戛然而止，大家都緘口不言，彷彿地球中止了活動，萬物都歸於矜寂。倒是建坡知覺，傾身向前，攙扶着棠棠。棠棠有暈眩的感覺，舉目四望，見人人的表情都呆滯，彷彿一幅幅臉具；園外紅日當天，紅鷄蔻開的一地，像血漿似的浸滿庭間。她什麼都沒有知覺的暈迷過去，耳畔聽到父母的哭鬧，但很快又聽不到了；她好像看見生母在對她唱催眠歌。

當日夜裏，家裏靜的可怕，父母在屋角拭淚，只是不言語。棠棠靠在窗畔，舉頭觀瞻，明月悠悠，心底裏的悲涼難抑，一掌抓住垂簾，低低飲泣。阿銀顫動的手枕在她肩上，棠棠

回頭來，伸手摩挲她的臉頰，細聲地說：「阿銀姐，妳不怪我？」阿銀搖動頭顱，兩鬢的白髮徐徐飄動，眼眶內盡是淚；棠棠哇的一聲，伏在她肩上哭了。父母也走過來，把她扶在沙發上。吊燈自天花板垂下，照的大家的臉色都黯淡。父親緩步走出園外，見嬌嬌一人獨依在涼棚下。月光流照，紅鷄蔻都黯然失色了；只是嬌嬌那幅臉在月光下，還油油的透亮。

「妳不後悔麼？」父親問，邊坐在石凳上。「妳這是對得起姐姐？妳貪玩我不怪妳，但妳可知今天是什麼日子，妳要使姐姐難堪！」

「她不是我姐姐，我媽也不是她媽！」

像雷轟一般，老父親猛的站起來。他的眼睛透過鏡片，星火冒動，正舉手要攔她一掌，陰暗裏浮出一個女人，——她母親佇立在涼棚下，臉色一片白兮，兩眼晶光，使他高舉的手不期緩緩放下，口中喃喃地說：「都晚了，快回樓上休息吧！」誰也聽得出他話裏的淒傷。

屋子裏過了午夜，初更響起，棠棠推窗向外展望。她著了絲繡的睡衣，憑欄低迴。園外虫聲唧唧，對她來說，沒有一個夜晚像今夜這般難眠的了。她此刻想得很清楚：如果一個男人能隨便愛另一個女人，這男人還值得廝守麼？想着，心境也豁然了；遂款步下園來，用利剪修飾紅鷄蔻的枝葉，直到天邊透出日光為止。

——這兩天下來，姊妹在盥洗間都不說話；兩下不歡。今早她佔用洗手間特別長，原來一早打扮起來，也不知道到那裏玩去了。俟到棠棠下樓來，見嬌嬌早已人影杳然，桌上有食殘了的麵包茶點，阿銀只默默的打點桌上的早餐，嘴上咪咪的泛露笑意，偶爾用眼光向棠棠瞭望。棠棠好生詫異，亦不多問，只坐下桌上，舉手拾茶具，只見桌面擺一清紅的禮卡，上頭有一漫畫夾文字：祝姐姐生日快樂，下款是嬌嬌斜橫的字體。——她臉上一陣喜亮，向阿銀說道：「真想不透今日是我生日！」

「我也忘了，是嬌嬌記起的。」

說完，兩人都笑了。窗外霎時間特別光芒，原來太陽已逐漸洩入，游入廳堂了。

（七五年三月）

風塵劫

誰也不知道余煙翠這幾天爲甚總是遲到的！美都酒吧的胡經理，起先碍着她是紅牌，兼且自己一直對她存有幾分意思，也不好衝口衝臉說什麼。可是，越發不說，余煙翠對他也毫不領情。像上幾個晚上，打烊以後，煙翠那晚上客疎，臨了也抓不到一個客人，這樣的事在過往是罕有的。那時她甫出道，那一股子熱辣辣的氣息，罩在水花琉璃燈下，卓然的宛似一個仙女，那份嬌，油膩膩的，誰碰上都傻渾渾，一下子失掉魂魄。——胡經理早就饞在心裏，詎料他的手猶未觸及煙翠身上，早讓一個胖臉闊耳，一頸子厚肉的生意人羅先生搜去了。

像一陣風似地，余煙翠在美都又紅又捧的當兒，霎時間消失無踪了。場面登時落寂起來。連樂隊裏的吹打手，每晚上高奏起「春歸何處」，幾副憔悴的臉，更顯深沉了；煙翠在的時候，他們的好處是不少的。每當興起，煙翠總是窩着幾個大闊佬，爲她點奏一曲「春歸何處」，奏罷賞銀也不少。大家捧煙翠作財神似的。這種哄鬧的場面，胡經理儘管臉上堆着笑，可是心裏滿不是味道；他萬想不到那個爲她點曲，頻頻送禮的生意人羅先生，三幾月工夫就把她羅致了。並且，據說付出代價不貲，簡直明媒正娶似的，花了足十萬元購置一幢洋房，爲她僱了園丁車伕女傭。雖則是姨太太，但那場面恐怕正房的猶恐不及；無他，說是命

裏有的！

某次，胡經理也在場的。一個喝的幾分酒意的客人，托着煙翠的手掌，說是懂得紋理學的；趁着燈光，仔細端詳後說，她是富貴命的，遲早遇貴人，轉逢好運。說的煙翠正樂，乾脆自願替他付了酒錢。胡經理反倒不樂起來，疾色說酒女焉有替客人付賬之理！言下厲辣的瞪了她一眼，彷彿妒嫉她的命運似的。他倒是相信起來了！心裏蹙蹙，足有幾晚上不理煙翠。

傷心的事畢竟來了！羅先生正式向煙翠求婚。煙翠起先還作了狀，推搪了一陣，然後悄悄的拖着另一姐妹曲寶，二人在盥洗間商議起來。曲寶是這裏次紅的酒女，來美都已一年出了。姿色論上來不若煙翠。滿月臉，柳條眉臥入鬢髮，兩頰脹呼呼的，把一雙眼睛往上擠。看起來眼泡特別厚，所以她特地在眼緣上塗上濃厚的晶藍眼膏，像一框眼鏡，在暗沉的酒吧間，倒能掩飾幾分；煙翠和她是無所不談的。有次，曲寶受了客人氣，回宿處的路上，被一個酒客埋伏，拖着頭髮往牆上碰，弄得她頭顱碰滿血，一路上喊哭，湊巧來了煙翠，把她扶着抱着，回到自己的住處來。當下言起身世，曲寶包紮着頭殼，半邊臉攤在髮網下，才道及自己在鄉下受不住婆婆的氣，才走到城裏來謀生。像她這樣的女人能做什麼？她歎了口氣才說：「圖個簡便，做吧女算了！」煙翠倒問起了她的身世：「妳男人來看過妳？」曲寶抬眼望了望她，點點頭，重又垂下；那重髮網把她整副臉遮住。煙翠輕撫着她的手，幫她把臉抬起，說：「他允許妳做吧女？」這一說，曲寶臉上的肌肉抽搐，像是雷擊一般的痛楚，兩掌緊捏住煙翠的手，聲音都顫抖的說：

「他不允許！他罵我是爛貨，丟他的臉……還說他母親說得對，我是臭婊子，破野雞……」說着，發瘋似的把兩手揮舞，續又抓住自己的頭髮，臉埋向脅下，傷心的豪哭起來。

煙翠早已忍不住淚，簌簌的掉向頸跟：「做人媳婦真難，婆婆的氣，丈夫的氣，都夠我們受了！」曲寶突的抬起眼，內裏映起一重血絲，瞳仁裏反映出煙翠高高地盤起一髮髻；高領紋花的淺黃旗袍，兩邊耳翼上垂吊一串金鋼銀玉的翠環，鼻翅如綫，襯在上頭的一雙眼睛，流露出憐憫和同情。曲寶稍爲平息了慟痛，才說：「我不怪他母親，只怪我丈夫，連他也

不瞭解我，用那種話罵我……」煙翠說：「像我們這樣的生活，也難得誰來瞭解了！」說到這裏，曲寶氣憤了：「可是我給他的錢，他全要，他母子都要！」煙翠聽着，臉色一沉，恨恨的說：「也竟有這種婆婆和丈夫！」說完斜看了曲寶一眼。只見她灰青的臉，像癱瘓似的縐在一起，鼻孔下洩出一條涕汁，一直延向微微搖動的頸項。那模樣端是痛苦難狀。煙翠自歎了口氣說：「我的處境也好不了許多。別看我是穿金戴銀的，這都是我用愛情換回來的！」說着，她調侃的一笑：「我們這種人也講愛情！」曲寶直着眼看她，一手搭在她肩上，神情淒然。煙翠站起來，順手把窗扉推開；天外明月玲瓏，投入的月光被燈火沖淡了，像溶溶然的水迹。一如生命過隙，了無痕跡。

「妳道我是生來出賣愛情麼？在當初我出來的時候，滿以為做三幾年掙個錢圖個別業的，不想這份事妳不賣妳就活不下去！」

說着，自己靠在窗緣的雕欄上，燈火輝煌，照的她一身灼亮。曲寶把眉心皺成八字形，不覺下意識地把身子往後挪。聽到煙翠直說：「妳知道胡經理麼？第一個買客是他爲我召來的，倒反他自己對我有真情！」

現在，故事說回前端去。——就因爲煙翠對胡經理反感，所以，即使她偶爾疎客抓不着人，也不賣胡經理的賬，讓他撿便宜的！煙翠自有了大戶羅先生，說也奇怪，先前抬哄的厲害的一群，也相應的冷落了下來了。有次，煙翠又嗔又怒的戟指着羅先生道：「都是你，煞氣大，把相好的都嚇跑了……」一語未完，羅先生橫手攬着她的腰，湊近她耳邊，色吟吟地說：「妳相好的比我更使得……」煙翠先是不懂，瞪着杏圓的水眼，想了想才明白，不禁啞道：「你死人吶，我稀罕你！」說完，自家也好笑起來。二人擁在一團相笑。偏就胡經理經過，看到那親膩狀，不覺臉上一震，苦難發作。正好羅先生看着他，招呼坐下，晃動着他那雙油亮的眼睛，向胡經理笑着說：「胡經理，我也不是生客了，你對着余小姐說，自從我踏上美都，我有沒有迷過別的女人？……」

胡經理把頭仰起，對着壁上的燈球看了看，作吟思狀，才把眼光放回羅先生及煙翠處：「老實說，羅先生只迷余小姐一人！」說時聲口很特別，每一個字都拖長音階，好像背台詞一般的生硬；羅先生是聽不出，倒反樂了。却是煙翠是明白的，她虛睨胡經理一眼，嘴角輕

輕剔起，像是報復似的，冷笑道：「迷我煙翠的男人，却多着呢！」羅先生聞言更樂了，彷彿一種虛榮心：獨佔花魁，使他不斷的喜悅起來；兩掌交搓在一起，一雙眼掃射在她身上，那幅醜相，胡經理看了就火，却又臉上出奇的冷靜。「本來嘛，誰不知道余小姐是我們這裏的紅牌……」說時，眼光掠過羅先生，又語中有刺的說：「余小姐有要我幫忙的地方，我還願效犬馬之勞。」煙翠知他指的買賣事，登時臉色一變，怒道：「好事也找不到胡經理！」對方也還她一刀：「好壞由妳！」說時臉有慍色。羅先生不懂就裏，搖着他的闊臉，皺眉道：「好好的，嘔什麼氣嘛！來，來，來，跟我乾了這一杯！」說完，也不等他倆答應，就逕自抬頭灌飲了；只是煙翠痛恨胡經理，板着臉，點了根香煙，兀自吐氣。胡經理自覺無趣，就招呼了羅先生一聲，消失在黑暗中了。——此時，樂隊奏出狂樂，池心有人在起舞了，每個人每張臉，都沉浸在灰藍的燈光下。每次轉顏色的時候，彷彿每個人都再改變臉孔。當燈色轉落微紅的時候，樂曲也剛好轉奏「春歸何處」，羅先生的臉色也變了，變得很溫和，好像要把一百種溫柔體貼，一下子都傾吐出來。「煙翠——」「噢。」她只漫應一聲，隨即把眼光投落舞池上。那邊曲實今夜著一件奶白大裙，上身披一襲輕紗透剔的小衫，裏面隱約見到她緊身夾腰的底衣，看去真有點浪漫。「妳答應說，嫁給我了？」羅先生一骨碌，把酒往喉嚨灌了，說的話不免有點模糊。

「你真會揀時候！」煙翠把眼睛放回來，順手彈去煙上的灰燼，笑着說。並且，慣常的露出前排的貝齒，光炯炯的，瞬息間抓住人的眼神。——羅先生擺了擺腦殼，眉毛聳起，眼睛瞪大，向上斜禿的額角，迎着光，顯出一種中年人的頹態了。——顯然，他是不懂她的話，傾着身，把耳朵接近她。今夜煙翠很特別的穿了一件寬闊鬆腰的大花袍，直垂的縐着褶紋，深綠色透着小方格，配了修長的軟袖，看上去自有一番雍容；尤其是耳墜下的水鑽，亮得人刺眼，與脣上的嬌紅，簡直是互相輝映。

「我說你真懂揀時候，這個時候求婚！」

「妳是答應了！」羅先生一時喜極，握着她的手，把嘴湊近去，像要一親芳澤的樣子。

「誰答應來着！」煙翠說，並把煙蒂揷熄了。羅先生一急，加上酒氣湧動，禁不住額尖沁出汗珠。「妳已經考慮整一個月了！」

說到此，煙翠忽然扳正腰肢，直脰脰對着他說：「羅先生，我也不怕你笑，我們這等的女人，也犯得着你認真麼？」話說得很平淡，可是誰也聽得出話裏的沉重。尤其是她的表情。當「春歸何處」奏入高潮時，轟然的音響馳過全場，每個人的肌肉都像被刺戮一下，不期然毛管裏聳起疙瘩。——煙翠的臉上，肌肉突然绷紧，連羅先生也皺了眼皮，越發見出老狀了。

這個時候，兩個人除了沉默，真的也不知該說些什麼。真難相信，一個在風月場中的女人，有時需要真情，竟如此的殷切。這是羅先生心裏想的；也更難相信，一個上了年歲的男人，背着家裏的髮妻，到風月場中來，找尋真正的精神寄托！這是余煙翠想的。世事竟如此的奧妙！二人不覺同時歎了口氣，遂又相互對望，強作苦笑，然後又各想各的。

有一刻間的時光，煙翠遂又抽出第二支香烟。羅先生替她打了火，手勢有點顫抖。說到愛情，連上了年級的人也覺得激動的，唯一的遺憾是：他如何使她相信他真的愛她呢？一個人幾十歲，閱歷不可謂少了，但是，這關口幾句簡單的話，要說的燙貼，也不是輕易的事！

良久，煙翠吐了一口煙氣，圈圈在空中迴旋，逐漸擴大而消淡。「我們這等女人，把生命把歲月，都看作雲煙，縹緲無常，像永不能抓住的東西，轉眼即逝——」看她說的玄虛，羅先生也逐漸神往起來。煙翠遂指向黑暗一角的曲寶，說：「你可見那個著白裙的小姐？」羅先生下了眼神，才看清楚，說：「我知道她，她叫曲寶，紅過一陣的。」

「她的身世很可憐，出賣愛情，把錢寄給婆婆丈夫花，有誰比她更可憐呢？」煙翠說着，眼眶上泛紅，掌不住拋出淚珠。羅先生自然很尷尬，囁嚅不知應對。才聽到煙翠說下去：「就算我跟你，你太太呢，你兒女呢，他們都原諒你？」「煙翠，教我怎麼說，是不是一個男人有了妻子兒子，就不能愛別人，連想也不能？」

這樣的問題誰能回答！誰一生中不曾愛過兩個人以上呢？若說生命玄妙，有時竟到了使人不知所措的地步；也許，他們兩人都對了，或都錯了，但人生中對的或錯的何止千萬，只此兩件，那又算得了什麼呢？

兩人想着看着，燈色已然轉入橙黃；煙翠吐露煙氣，逐漸把她包圍起來，只剩一雙水靈的眼珠，一骨碌的流動；羅先生像是很疲倦的，把兩手交抱在胸前，好像在回味剛才的說話

「讓我跟姐妹商量一下！」說時，眼角轉向曲寶，「是她！」羅先生有點訝然。煙翠點一下頭，起身往黑暗中走去。她去時的身影，彷彿一尾彩麗的金魚，倏然中已失去踪影。

——當下煙翠和曲寶在盥洗間商議起來。曲寶說：「看妳吶，若是實在的，跟了人也好。」煙翠不免猶豫，看着牆上的壁鏡，裏面自己的影子像在跟自己駁詰。真不知下什麼主意才好！曲寶挨上前，抓實她的手，語調很關切：「妹妹，我也實說了，我們這等生涯，也不知捱到如何年月。趁着有人要，靠得住的，跟了倒罷了。若青春一去，恐怕要晚了。」

這席話，煙翠聽在心裏，遂下了決心，當夜答允羅先生的求婚。羅先生把這消息爆出以後，全場都哄動起來。樂隊裏的「春歸何處」奏得更響了，一時間全場燈色轉亮，照的煙翠臉龐脹紅的，低下頭，誰也沒曾看；當大家一致歡呼時，羅先生的老臉皺成一團，但是笑意極明顯的，那兩顆金牙在發着奇光。獨有胡經理走向酒櫃，酒保爲他調了一杯極辣的上酒，自己一人走出廊外；那時月色娟娟，像一切都很和平。遠地的街燈和車燈，看得人撩亂。他頹然坐在石階上，一陣風來，他感到一重寒意，遂把酒向嘴裏倒，一時舒暢得多了。

可是，煙翠走後，忽忽半載，美都竟又添來不少嬌嬈的美女，每一個都帶着爛漫的笑容，胡經理自是更忙了。曲寶呢，據說已離開了，不是跟人，竟是她婆婆使人把她携回去了。說是有天晚上，曲寶自己一人回宿舍，走在一段碎石路上，突然閃出一幹人馬，爲首的竟是她的丈夫，數人七手八腳的把她携上車去了。當時夜深，誰也不會驚動。只是隔天早上有人拾着她遺下的一只高跟鞋。並且，一排鮮血點滴在碎石上，陽光普照下，那血色紅旺旺的反着光，使人見了都引起寒慄。

某一天，天口陰的很，涼風吹來，美都門前的彈簧門，啞啞地作響。時在下午，酒吧內闐無聲息，只有一個看守的漢子，在舞池中攤了一張布床，伸直了腿，袒露着胸的，躺在那裏午睡。待到門外有了聲息，他才猛的跳起來，矇矓的眼，才看清是一個女人，畢直的站在他面前。因了逆光，只見她瘦長的身型，沿邊鑲着光絲，像仙靈一般的耀眼。待至她走入舞池，角度改變了，才認清她是煙翠！

這一天的煙翠，粉黛不施，一臉青白。紫紅的血絲佈滿臉頰，脣色慘淡，鼻尖上吊着淚

涕，兩眼斜陷，見人時神情呆滯。她只著了一件素色的白衣裙，平底鞋，指尖上瘦稜稜，使人見了頓上憐惜；此際，她手裏提了一個便箱，語氣很微弱的說：「我要見胡經理！」

煙翠回來了！消息不徑而走。許多人都紛紛揣測：她的羅先生怎麼啦，幹麼又回美都賣愛情呢！儘管大家揣測紛紛，人前人後，煙翠絕口不提羅先生的事。只有一次，她酒喝多了，聽人提起曲寶被擄的事，一時傷感，竟嚎啕大哭。旁人勸也勸不住，還是胡經理差人把她携回宿處算了。

後來事情才明白出來。原來羅先生是一投機商人，在煙翠過門後，冒險愈大，不料竟全盤塌了，煙翠也被支使出門，從此跟羅先生也斷了。既斷了，煙翠只好再墮風塵。

按煙翠的年齡和姿色，在美都今時仍不愧爲紅牌。只是，不幸她染上了毒癮。據說，是跟羅先生時染上的。一時不能擺脫，經常弄到神魂顛倒，相好的也不敢找她了。她的生意一落千丈，三天兩夜就請假，並且經常遲到，到了又常跟酒客吵鬧，胡經理也起了厭惡之心。有一天，來了兩個水兵，硬要找煙翠的。胡經理遍尋不見人，最後有人說她匿在盥洗間裏。胡經理起了疑竇，也不管許多，闖進裏間，才發現她蹲在廁缸上，全神在點火吸毒。她見到胡經理，驚惶萬分，一臉都是蒼白，兩眼瞳絕無生氣，頤上的肉都陷了，胭脂也不能掩飾她的瘦弱，眼上鼻上和嘴上，直朗朗地吊着涕水，兩手發抖，狀甚淒涼。胡經理搶過她手上的毒品，她竟屈膝跪下，雙臂抱着胡經理的腿幹，嘴脣跳動，依稀只聽她說：「可憐，可憐吧……」

以後幾天，再也見不到煙翠的影子。美都沒有了她，除了把她貼在門外的照片除下來，一切都恢復如常；酒女們如舊笑，酒客們如舊點奏「春歸何處」。只是樂隊奏來，興味不濃了。胡經理始終沒曾被煙翠青睞過。有時，想到此，真是恨恨的灌幾口烈酒。不久之後，本市污濁的河渠，有天早上被人發現一具浮屍，是女的，竟然是煙翠。隔日報紙有簡短的報導，警方籲請死者家屬認屍，但毫無反應。又因余煙翠被譯成許茵醉，所以更無人知道了。

美都酒吧的女子們照舊歡笑，樂隊習慣地，經常演奏「春歸何處」。

（七五年四月）

麗人行

畢了業，高立鳳在西城盤桓了一段時日，看看事業沒有着落，就私下盤計，買棹南下，到東城來覓謀生計。她是唸商科的，當初也不是她的意願。聯考開榜之日，她一家圍桌夜飯，父親就張着沙啞的喉嚨說：「還唸什麼呢，橫豎也是嫁人，沒聽說過女孩子讀飽學問才嫁人的！」說完，仰首灌下一口熱茶，漱了漱喉嚨，逕自把碗裏的飯往嘴裏送。旁首坐着母親和胞弟，她自己坐了另一首，很仔細的聽完父親的話，邊扒飯邊抬起眼睛，向母親望了望，像是哀懇的意思。燈光下，每個人的下頰都是一團陰影，連着眼坑和鼻簷，都着實的吊着一塊黑鉛似的，一時看不清表情。惟是母親最終還是抬起頭，見她星霜的髮絲在跳動，兩眼灼灼的閃了閃，在立鳳的臉上掠了過去，才側身向父親說：「你當家的，我端反對你的話，我家境況不弱，讓女兒多唸些書有何不可？女兒只有一個，大不了往後替她贅過女婿算了。」父親聽說，也不言語，只向立鳳望了望；只見她髮髻梳的高高的，眉目深藏着慧黠，一瞥眼光，都表現出她特有的靈慧。——也正是母親忽的提到過贅一事，使她臉上肌肉猛的一震，二頰脹紅。想到前季校假時，她家的遠房親戚范大姑，支使了媒人六姨上門說項。那天的情景，現在想了都發窘。好幾次，她央求母親休提此事。這種年月，有尊嚴的男人，豈肯過

贅女家。何況，她自己也有着實不願。

六嬸來的當天，她湊巧在準備校裏的會慶，忙的團團轉，中飯也沒曾回家用，只是撥了電話向母親道述原委。母親其時正款客在外廳，電話是父親聽的，聽罷把話筒擱下，不住的咕唧說：「現在的女孩子，唸書唸野了；今天放着飯不回家用，改日乾脆不回家過夜了！」不料他說話過響，外廳裏的都聽在耳裏，母親不覺紅了臉，橫了他一眼，然後遮掩地說：「我說可是立鳳回來的電話？」父親應了一聲，自門外突進半截身子，一身灰呢的長袍，下擺特別寬闊，當着風，習習的揚動。他舒了舒喉嚨，剔起眉毛，欲派說立鳳的不是。母親已電光似的向他示眼色，把眉梢收斂了一下，眼神靈溜的向他一滑，父親才看的真切；原來廳上坐着一個全身暗藍，粗花軟綢的婦人。腦後還爬梳了髻，油滑滑的，刺了一把銀簪，把天窗外投來的陽光，反照的燿亮。父親正欲開口，母親已示意他坐下。手上的蒲扇一來一搖，早暗傳了不少消息；母親手中的蒲扇，幾十年的光景，早在一搖一板之間，透露了不少說話。父親是聰明人，早已料到八九分，也坐下，隨便問過寒溫，才正襟危坐的轉入正題。

母親一把主意的說：「范大姑夫人說立鳳的親。這是六嬸，這是我們的當家！」六嬸聽了，忙起來做了萬福，道：「范大姑跟你家也屬本親，范少爺方自外地歸來，學問人品都有。配你們立鳳，我看倒是天設地造的一對。」六嬸絮絮叨叨在說她的，父親也不好置喙。一向女兒的親事，兩老早說定的，非緊要的都由母親作主。他自己從半截的話腰介入來，也不明先前她們說的，更不好出主意了。六嬸說的興起，遂滔滔的往下說：「范少爺去年拜妳的團壽，你們是見過的。人那份聰敏俊俏，也不必多說了。你兩家締結秦晉，想必也屬天意！」

母親聽着也有幾分意思，遂將眼睛放向父親來。父親只是提起水烟筒，把烟絲點亮，垂下首，猛猛的吸了一口，才緩緩的把烟筒向外噴；那霧氣一重包圍着他，一時也看不切他的表情。只是一隻起了青筋的手掌，伏抓在清冷的酸枝木椅上，食指及中指不住的彈動。兩頰忽的鼓起，脹滿了一口痰，隨之向地面的盂上吐去；因屋裏一時的寂靜，他此一嘩啦的吐濺，空氣都震動了。母親手上的蒲扇也不期的止了下來，眼睛專注在父親的身上，六嬸也微慄的，側眼向父親窺探。腦後的厚髻也仰靠了一陣，色澤也黯淡了，惟是臉上還露出冀望的

神色。

母親的蒲扇復搖擺起來。一重烟霧也被她輕拂地掃清了。空間頓時清明了起來。母親最終也說：「六孀，也不怕妳說笑話了，我家人丁寡薄，女兒也只一個。若說人品呢，凡常也說的過去。范少爺自然也屬中人。只是我家出的主意，范大姑恐也難允！」

此語既出，六孀是何等樣人，早已揣摩了來意，遂笑語說：「太太但說不妨。」

母親站了起來，走近神龕的側旁，舉手提起一座香案，上面枕着一張猩紅灑金的紅紙兒，黑濡濡的填着字兒。然後，緩緩的走近父親身旁，把紙兒遞了給他，並且搖動着頰上的肉，像在默誦什麼，又像耳語一般的，是以父親抬起頭，向神龕默視一番，他肅穆的表情，把嘴梢的厚肉綳緊，兩眼如入定般的專注，像在祈禱似的，兩掌捧着紅紙兒，一時進入忘我境界。

六孀看着也覺詫異。正欲下問，母親已接過父親手上的紅紙兒，徐徐的走近六孀，把紙兒恭謹的遞給她。「六孀，偏煩妳轉奉范大姑，我家立鳳要事人，只有過贅一途。若是范少爺錯愛，則請來秋過門下聘，否則也作罷了。此乃立鳳年庚，叨煩轉達范大姑！」

六孀見說的鄭重，也不好再弄喉舌，只得立身授受，才回頭向父親躬腰，道：「老爺太大的話專情送到。有好回訊，保管日內送達。」說完，趁着好天氣，趕回范家莊去了。臨踏出門檻，昂首還說：「看此天氣，可會風雨了！」母親荅然。即時，命人送來一把油傘，遞給六孀，臨別再三囑說：「此事都拜托妳了，來日自當厚謝。」六孀悄然的笑說：「范少爺是文明人，恐怕此回要說爛我的脣舌了。」母親眉心一皺，也自覺此事為難，因輕聲地說：「總之仰仗六孀是了！」六孀看她說的真切，也坦然道：「妳家立鳳是讀書人，她可是願意了？」母親立在門畔，把眼光放在門外；那裏有一株梧桐，高可蔽天，投下來的陰影，把整幢建築物都吞沒了。此時日已晦暗，遠天青雲驟起，偶有電光閃亮，像一切都徵兆不祥；但一排歸鳥吱喳地環繞綠枝，一切又像暗示幸福。

「這樁事也由不得她！」母親低吟地說。並把六孀送到路口。那裏有一池澤，水枯見底，上頭有幾隻野鴨在打澡，濺的一地黃泥。——待六孀去遠了，母親回身立在池旁，幾漬淺水，顫兮兮的倒映出她的身影，遠處雲態纏綿，一陣涼風掠過，湧起一片黃砂，撲的人連眼

睛也睜不起。待她回到屋上來時，只見立鳳向著了校服，蹲在門前的水槽上，洗刷她的自行車。母親趨近去，立鳳才看清了，上前抓住母親的手：「母親，風起了，妳上哪兒了？」母親不正面答覆，只說：「范大姑差人來了，才送走。」

「范大姑，她來做甚？」立鳳也不細意打聽，只是凡常的問了。說完，也不理誰，把褲管捲起，提著水喉頭，往自行車上噴水。母親倒是緩細的，揀了一座石櫈，端正的坐實在門口。——立鳳洗刷了半刻，回身見母親端坐在背後，就自然的笑問：「母親，敢情是有話對我說不是？」母親微微領首，把手抬起，向她招了招。臉上的笑容，一陣緊過一陣。立鳳即時把水喉頭撤下，反身把手上的水珠抹掉了。隨意在地上的水漬處，揀一泓明淨的，照出自己的臉影，很舒意的伸動雙手，那手掌嫩滑的，白暫的如瓷石，在腦殼上翻板，把一頭蓬鬆，舒正的燙好，然後毗了牙，照看自己一排雲屏般的前齒，勾勒一個美麗的笑靨，才蹦蹦跳跳向母親來。「母親，什麼話請說，都依妳的。」

「當真？」母親撫着她的手背，仔細審視她的臉龐。她今年該多大了？母親想了想，才笑了起來，馬上空氣裏喜悅了起來。立鳳只道母親笑她愛整妝，故噉起嘴，作噁態說：「母親笑人家邇邇！」母親忙說：「那裏的話，母親是笑自己。」「自己？」立鳳不解，佯過身，胳膊支在母親膝下，母親端祥了她一會，才疼在心裏說：「母親竟也忘切妳多大了！」「那有什麼相干？」母親扳過她的臉。光源透過樹枝，細柔的鋪在她的臉蛋上。那一顰特別流麗的鼻脊，一直在她臉央上佔據主要位置。臉型的削尖的，下巴微微翹起，襯着上端那雙情態欣然的眼眸，骨碌轉動，任是誰見了都心生憐愛。母親才正色的說：「妳可知道母親疼妳麼？」「豈有不知。」立鳳答。揚了揚頭上的蓬鬆，順手把潑下來的髮梢往後扳，一張清明的臉在陽光下發亮。「有一天母親替妳找夫主，妳可願意？」立鳳聽罷，兀的呆了呆，眼睛注在母親的臉上；身子不覺的向後挪，相距有一尺光景。「母親是要趕我走？」「趕妳走？此話如何說的？」「我尙要唸書，書猶未唸完，要我嫁，不是趕我走？」母親聽着，也乾巴巴的笑了上來，那笑恐也不盡自然。「傻丫頭，母親那有此狠心，不過是替妳贅個丈夫，妳還是高家的人！」立鳳聽了更不合意，嚷說：「那更不行，贅一個男人過門，已不作興了。」母親恐她動了氣，連忙勸說：「妳爹有此意思，我家人丁單薄，好歹多個人在身邊。」

說到此，立鳳也捺不住了，突的站起來，迎着風，眼眶裏一陣潮濕，也真紅了眼圈兒。「我現在明白了，就是范大姑的兒子范天佑不是？」母親沉默的點了頭。良久，兩人都不說什麼。立鳳緩步走近水壩喉，起勁把開關扭大了，一時直噴的一地水，水聲嘩嘩，濺的四周都濕了。一隻本是匿在大樹旁午憩的黃狗，也突然被驚醒，睜大圓融的眼珠，夾了尾巴，失魂落魄的朝後院裏走。——立鳳發了脾氣，母親也慌了，忙上前把水喉關閉。只見立鳳一臉都沾了水珠，也不知是淚珠不，總之眼眶處緋紅，透出一重怨恨。母親把手按在她的嫩肩上，並用手撥去她頸項後的水漬，用幾乎是悽愴的口說：「若是妳不願意，母親也不強使。稍候六嬸來時，再作交待。」言罷，返身往內屋走去。立鳳聞言，也不忍母親傷情，即刻蹣上前，扶着母親雙臂，往內走，邊說：「母親也勿怪，女兒就是多唸了幾年書才說。」

說時，二人頃刻間又體諒起來。隨着腳步聲隱去，遠遠天邊，閃露出一排電光，隨之微聞雷聲，由遠及近，一聲霹靂，震的人耳鼓發聲。抬頭看，瞬息間風雲四合，疾風橫過屋樑，幾個燕子窩也垂垂欲墜。一片樹葉掠過天空，緊接着又是一片，終至滿天葉影，單的人眼睛難睜。一個鐵皮的洋水罐，被風掀起，發出一重恐怖的敲擊聲，由此而彼，一路往前滾去，聲音由巨響而至天縹，景象很是淒涼。——屋內，一家人圍桌而飯，像往常一樣，父親在上首，不時清漱他的喉嚨，不時重覆他的老話，不是說時年不好，就是歎兒女不聽話。他還着實的問過立鳳，對范家的少爺天佑可有印象？立鳳低着頭，不會答話。父親以為她是聽不清了，重問了一遍，立鳳才把眼光投向母親。父親眼看這等情景，也領會到了幾分，輕聲歎了一氣：「都快把女兒慣壞了。」說完，向嘴裏注了一口熱茶，然後把話題扭轉：「功課怎麼樣？學堂裏教師怎麼樣？好生用功，不要丟人……」順着說，聲氣也緩了。立鳳緊張的情緒也告鬆緩。她自然的，自碗緣觀看父親。只見他訕訕的向母親苦笑，母親也瞪着眼看他；敢情是母親施威把他鎮住了。小弟弟嘆喲的噴出笑聲來，父親忽瞪了眼，小弟弟忙把脖子往裏縮，收斂笑容。頓時，一記悶雷自屋頂滾過，強而有力，嚇得小弟和立鳳都放下碗筷，急不待的把兩耳掩住，直到雷聲去盡為止。

這件事也過了三幾天。六嬸也來了，首先她就報說，范家的少爺天佑，聞報大大的氣了一陣，說鄉下人太胡鬧，現在也作興過贅女婿。六嬸說的時候，吐詞閃鑠，好像有些話不好

轉說，只是胡謔了幾句體面的話去了。臨走，母親也順情的奉了一通紅封，六孀道謝不迭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又是來年秋末了。立鳳學校裏的課業也結束了。幾年光陰換來了一紙文憑，她自己看了也着實好笑。難道這就是求學的目的？事實也不客她細量。她當初要唸文科本要充當師表的，但是父親本就不喜女孩子求學，說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，後來執拗不過她母女，才勉強應承她唸商科，說至少那能幫他做生意，自己人究竟比外人可靠。

立鳳幾年熬過了，在西城這地方本也不大，熙攘來去也是那些人，謀事也不輕易。加以她有志氣，就央請母親說項，好讓她到東城去求事。母親初也不允，又經她一陣央請，才說服了父親，應允她出去走一趟，並且定要找定了事才能走，不能光走到大城去碰機會。

也合該立鳳好運氣，不久托了舊同窗，在東城找到一個文書的職位，於是買棹南下。臨別時一番唏噓，人之常情，不在話下。

立鳳定的海輪叫寶華。船定於某日啓碇，一家人早就過到碼頭，在人潮熙攘中，把立鳳送上了容艙。下午過後，船笛也奏起了。朝天的太陽，一直都朗照在半空，使的人個個汗淋浹背。母親執着她的手，哭的聲音都顫抖了。只是歸根一句話，好好在外做事，要真熬不起就回來。當着陽光，立鳳的額角也鋪滿汗珠，眼坑裏溢着淚花，順着頰槽直往頸脅裏流。父親平素雖曰嚴謹，此刻也頻頻拭淚，不時把手絹交給母親，囑意她不好傷心，往後女兒尚要回來的；小弟弟也埋了臉，在手掌縫隙間洩出淚水。

船終於冉冉駛行，舵尾泛起一片浪潮，白花朵的，把濃藍的海撕破。船去遠時，只見碼頭上的父母親及弱弟，手持采帶，直到遠了盡了才截斷。那一瞬間，她痛苦難狀，恨不得馬上飛回家人身邊。但去遠了，她的心情才歸趨平靜。也許一個人沉靜時，才可以思索更多更遠的問題。而她的問題太多了：事業和婚姻，都是到了她這種年齡，最惱人又最現實的問題！

她回到自己的客艙，上了門，把身上的汗衫褪換了。今天她著了一件瓦青綉圖的小絨襖，下裙是裏邊的環褶短袍；偶照鏡，益發見到自己正當青春。她盥洗過後，直到床上安寢到夜晚；用膳後，一人在船舷上瀏覽。天水之間，染得一片日紅。太陽已墜入水平綫了，折照回來的霞光，沿着彩雲邊緣，金華燦爛的襯出一天華采。這樣的景緻，恐也在都市裏的人少

見的。她邊看，心裏嘖嘖讚歎。也因日落紅霞，使她生息世事無常的感覺；眼下此去茫茫，也不知今後行止。若是早日答應了范天佑，乾脆嫁到范家去，現今自己又將如何？想着，不禁入了神。一陣海風撲來，頭上一聲嘶鳴，一隻失群的海鷗低空掠過，翅翼撲撲，發出怪響，嚇的她腦額上的青筋綻起。才回復自己的心事，竟想起范天佑了，甯不令人臉紅？她果真是臉上飛紅，惟是月亮水晶球似的掛在天空，她的羞赧沒有人看見。一陣海風，夾着腥味，催促她回到客艙，換上睡袍，在船身搖晃中尋夢而去。

此去水程約三晝夜。第二天微明即起。立鳳在船側處兜覽海風，正把一頭亂髮往後梳理；風太大，一時髮絲都結成一團。她今朝穿了輕捷的貼身衣褲，曲綫尤其玲瓏；褲色是紫淡的，臂後貼一西式大口的揷袋，上衣是長袖滾筒式的襯衫；花格連環，白裏透紅，醒人耳目。她還披了一件淺淺的風兜，迎風漾蕩，宛似一個清絕的麗人。——她猶在出神，背後忽的有人走動，她也不爲意，繼續梳理她的頭髮。不料背後的人，竟逕自拖了一把軟椅來，就朝在她背後坐落了。許是出於本能，她緩緩回身後望，見是一個高碩的男仕，穿了一件皮絨夾克，領翼撐得高聳的，益見出他高大的身材來。那眉目間粗健的，看着人生動傳神。顯幫下一塊鬚青，前脣凸起，前髮因風吹動糾結一片；單是那雙眼睛，已足夠一個女人神懾了。

她畢竟是女人，略一遲豫，迅速即把眼光擲開，旋之看着自己的影子，在甲板上延伸到船欄，直落入海中；在水上漂浮，一若她此際的心情，忐忑不安；眼睛雖放在海外，早陽朝她的眼瞳晒，她的腦板裏，迷糊地影印了那高碩的男仕。想的想，想到遙遠處，不覺耳根發熱，暗恨自己多心；女人想男人，無論如何總應含蓄的，她對自己的露骨，不免感到吃驚。

海風來的益猛，她欲抽身回返，詎料那高大的男仕，兀的欄在她面前，她驚惶不已，下意識遇到強徒，眼睛瞪大，張大嘴，血潮在身上湧，正欲發聲呼喊，那男仕溫馴的向她施禮，昂直的站在她脚前，聲調平和的說：「高小姐，妳可不認得我了？」

立鳳見他露出善意，才驚魂甫定的向他細看。半晌，才發出聲音說：「這豈不是范家的范天佑少爺？」言罷，天佑才朗朗的笑了起來。「竟巧，在船上碰到了，也是到東城去的？」立鳳才羞答答的寒喧起來；問知他亦到東城做事去的，暫時在一家機構裏任職。二人談着，竟熟絡了起來。三晝夜的水程，加起來所談的話，比一對戀愛三五年的情侶還要多。但是

說也奇怪，二人從不談及說媒的事。過去的還談來幹麼呢？要緊的是此際有個好開始。

船抵東城後，各事安頓，立鳳立刻寫信回家，書報平安。末了告訴母親，她在船上識了一個紳仕，姓范的，人好的要緊！

母親把信看罷，心裏起疙瘩，自言自語說：「怎麼又是姓范的！」父親在一旁抽水烟，也聽不清楚究竟，隨意說：「又是甚麼啦？」母親沒好氣的橫他一眼：「儘抽烟吧，沒你的事！」說完，跌在自己的沉思裏。

（七五年五月）



胭脂賦

來東城的列車，是傍晚的時候抵站的。伴着自天邊瀉落來的彩光，慕容蘭君憑着車窗外望，只見郊垣外，疎落的矗矗烟窗，在夕光殘照下，宛似一座一座金宇塔，在光波雲影裏晃動。——再走一程，車聲轟隆，眼下雲然閃亮。原來駛落了一道鐵橋，逆着陽光，橋桿像驟然射入眼瞳的箭矢，唬的人急不迭扣上眼簾。待到車子爬上陡坡，車聲才緩靜下來。回頭看，見到橋底下的河床，反了直澆下來的夕光，成金鱗片片的，足似一尾彩華的金魚，婀娜的擺動，直上天邊，幻化成一條發光的金龍。看的伏在窗檻，半邊臉掩在髮網下的蘭君，不禁呆住了。半晌，才把身子扳回坐椅上，微然抽口氣，伸起蔻丹髻的厚厚的纖指，撥理一下天庭上的髮絲，回身向女盥洗室張去。只見門葉在內外扳動，她忙抽身走去。旁邊伴她坐的是一胖頓婦人，才惶忪的睜開眼睛，向自她身上閃過的蘭君問：「東城可到了，小姐？」

蘭君微笑頷首，嘴上說：「眼下就是。」胖婦人滿意的吟笑，偏身去整理一篋厚實的行李，不意車身顛簸，一顆紅熟的蘋果溜滑了下來，往地板上縱跳。婦人啞叫一聲，蘭君敏捷的往前趕，才及上，偻腰欲抓蘋果。不料有人比她手快，旋即抓了起來，直挺挺的站立面前，臉上湧出笑意。一顆發亮的蘋果，很實在的放在她眼簾下。蘭君鎮靜了神，才看清是一個

男人；他闊大的手掌擎着蘋果，眼睛却放在她的眼上臉上。蘭君突兀的皺了眉，隨即又放寬臉上的肌肉，勾起淡薄的笑靨，把蘋果接過，回身遞給胖婦人，自己閃身向盥洗室走往。男女二人擦臂而過，使蘭君耳根子發癢，走入盥洗室，趁着扣門的刹那，回身以眼梢向他一溜。詎料那男人直是瞪着她。夕陽的光芒注入窗來，把他一邊身照的金亮，另一身投在陰影裏，造成陰陽的奇趣；蘭君無意的多張了一眼，那男人也自然的報以笑臉，蘭君一時慌張，自悔孟浪，連忙轉入室內，背脊靠在門扉上，車子一陣跳盪，震的她全身痙攣。回頭向鏡內看，見到自己撐在企領裏的面龐，一陣紫紅；猛的開放嚨喉，水珠噴出，嘩啦一聲，幾連車聲都掩蓋了。她不禁對了鏡中的影子，暗罵道：「真該死！」彼時車廂震盪，她幾不穩的抓實漱洗盆，待震動過了，才對鏡整飾自己。

這趟車走了半日路程，使得她都心神疲乏了。撐着眼皮蓋，小心的塗上眼膏，並細意的在眼泡上加黑，看起來像戲台上的妝扮。但是比之淡素的多；戲台上的近看了，簡直是母夜叉！她當然不是。並且，多少她都暗自歌羨自己的美色的。方才，不是有男人對她流注目光麼？從前在學校，她還是公舉的校花呢。每年慈善遊藝會，她都是首席的司儀，穿着一襲曳地白長袍，襟上插了一枝紫蘭花，腦上紮了一記高髻，看了比她實際的年齡成熟的多！一年，她記的好清楚，她的照片還權作新聞的出在報上呢。她住的小鎮，本是人口不多，大家熟口熟臉的。一下子，她的艷名不徑而走。每到她坐巴士車上落時，不期都有一些哨聲和嘯聲四面襲來。有次，父親用車子載她上學，當紅燈佇候處，前面一輛貨車靠住，幾個小伙子張大嚨喉喊：「慕容蘭君……」父親還當是熟人，托了托玳瑁眼鏡，揚起了笑臉，正待招呼，才知道胡鬧，臉色馬上落沉起來。蘭君胸懷抱着書包，十根手指在彈搓，狀甚得意。父親把黑臉轉向她，她才慌忙的收住笑容，眼光放在街上的市鋪，裝成不介意的模樣。詎料，綠燈轉亮時，貨車揚長而去，噴出一重黑烟，熏的父女二人都噏起來，耳畔猶聽到小伙子在唱流行曲：「不能沒有妳……」父親怒吼起來，連聲罵道：「什麼東西，混賬！……」

比這更精彩的是，鄰鎮的男生，不期的向她投遞書簡；紛至沓來，應接不暇。她按理都不覆，只是在校舍裏，偷空的時候，和幾個體己的女生拆閱，讀完就笑。並且，幾個人抱頭囁語，大約講起男女之私，突然間爆出笑聲，幾個人彎了腰，笑的僵僵身子，繼而臉根赤紅

，互相扭擰。當時，和她浪在一起的，有一名呼戴文繡的，二人相知甚深，也是金蘭中最相處的一對。後來，文繡畢了業，就到東城去謀事，契別三載，到今年才重聯絡了。不想，蘭君在小鎮上，橫豎也謀不到得意的事，就着意文繡，若東城容得下她，當設計下來，到東城來做事算了。信上她按不住自艾說：眞住膩了，要到外面來看看世面！文繡畢竟善事的人，很快就找到事給她，並且議說，暫時若肯將就，就和她住在一起；很經濟的，同伙同炊，待日後環境好轉，才另作遷計。蘭君自是喜極，寫了一封特長的信，傾吐心曲，語末問起她的終身來！她們中是蘭君居長，當年走的時候，大家都無牽掛的。蘭君雖然鋒頭碩健，但是，鄉下男人她當然不屑一顧，遑論是談情說愛了。好幾次，幾個女生在校園的粉垣下，冒在山楂樹蔭裏，文繡就慨然的問道：「這裏的男生，你就挑不了一個？」蘭君一手撥弄頭上的長辮，一手支在腰脅上，噉起嘴唇說：「他們？我看不慣！」一面站起來，整個腦殼掩在樹葉裏，看不見她的表情，只聽見她的聲音：「我要嫁到好遠好遠的地方去，那些人不同，臉闊軒眉的，不土氣，不促狹，堂堂的男子漢！」

當時，說過也算了。豈料，事過三年，蘭君也可真的沒曾挑過鄉下男人，父母都很急，但心念女兒是文明人，讀洋書的，也不好強使，只好暗暗歎氣罷了。——蘭君自己呢，偶然也興起擇偶的念頭，但旋之又泯滅了。就是她抓的主意梗，不是嫌人家品性，就是學問面子，挑三揀四，連作媒的也皺了眉，咕嚕道：「也沒見過一家姑娘這樣挑剔的。改明兒，連作媒的也罕串門來了！」果然，日後也沒有人上門來了。她家裏一時落靜起來。通家人都背後議論她的不是，衝着臉又不能不敷衍；她使性子的功夫，也眞了得，好幾次摔杯子碗子，唬得父母團團轉。只有一年破夏，天口轉熱，她們鎮上酬神廟會，戲棚搭的高聳的，鼓樂喧天，方里外側耳可聞。蘭君也擠在看台上，專注在台上的表演，看的入神。偶而才把眼光溜向外方，忽見左首的看台上，一個碩長身軀，眉眼清明，風流自在的少年，對她頻頻注意。蘭君自然的錯愕一下，急迭的把眼光挪回台上，可是腦子裏思念起落。看來這人是外鎮來的，本鄉的男子，她比誰都熟，沒有一個像他一般，偶投眼光，就使她心旌神搖的！

戲散之後，太陽偏西了。蘭君擁在人潮裏，逼的一身子汗。回眸看看那男子，不料，登時臉上黑作一團，脣肉綳緊，一派氣怏怏的神情；原來，那男子早挽着一個矮他半截頭的女

性，悠然的走入人堆裏，倏忽消失在陽光中。——蘭君有被損害的傷感。自己一人走在田塍上，手裏拔起一朵木槿花，碗口大的，花瓣茂榮，開的艷麗飽滿。蘭君一路上晦氣，無容發洩，就張指撕落花瓣，一路向溪流上的水央撒去；花瓣浮盪盪的，順着溪流遠去，襯着淡黃的陽光，一條溪流上盡是猩紅的花瓣，蔚爲奇觀。那一路子，蘭君足攀折了幾十株的木槿花。

短暫的羅曼蒂克過去之後，蘭君益發沒有擇偶的念頭了。到最近，和文繡貫通魚雁之後，逐漸談起體己的話，才隱隱然的有點慨歎。她還是不明講，只是暗示自己的落寂而已，文繡很瞭解她的心境，下封信就開慰她一番，並且，附來一張她和一個男人合影的生活照。那照相的技術不好，只見闊別三年的文繡，穿着一件條紋高腰的恤衫裙，領口反開的，敞闊的枕在兩胛上；臉盤比前靈秀，並梳了一個側髻，微然的蓋着右邊耳翼，看上去美色嫣然。旁邊的男仕，身材魁梧，肩膀特闊，著一件啡色旅行便服，上頭有一排環扣的新款圖案，表情很靈。就因照相技術欠妥，背景的一重山脈，灰兮兮的掩住了他的臉孔，看也不真切，只覺得這不過是一普通端正的男仕而已。

文繡在信上，並不多解釋她和這男仕的關係。只是約略介紹，他是一家公私機構裏的職員，目前正在找法子，爲蘭君在他服務的機構裏找事。蘭君自必感激，隨之去了一信拜托。不久，文繡打來了電報，事情有了着落，蘭君一喜不若平常，就和父母商議妥當，擇日就下東城了。她當夜，喜不自勝，把文繡和男友合攝的照片端祥再三。就是怎樣也看不全他的模樣，因拍攝技術太糟了。她不期的暗忖：「那是個何如的男子？」想了想，也自覺荒謬。那男子與她又何干！她連忙把念頭擰在別處，想到今後去向，不禁幻想橫生。嘴裏自語道：「此去要好好作爲！」當夜，父親也吩咐下去：「小姐明早下東城去了，一應什物，打點齊備。」不久，人回：「諸事俱當。」

東城因響應號召，節省能源，故列車進入市域，仰首看，一片灰麻麻，看不清燈色或月色。按她的印象，大城市總是七彩琉璃的，尤其是晚上，所有的繁榮氣象，都應當表現在入夜之後。但今所見，不免使她失望。倒是街市上的電燈桿，排密密的企立一群燕子，偶然受到干擾，嘩然的一窩蜂飛去，那景象益覺有趣。——她自盥洗室的窗口，略望了一刻，聽見

有人扭動門把，才省到自己佔用過久了，才急忽的往鏡上看看自己。因位置偏促，不可盡照全身，只見她穿的是小襖及膝圓裙，米棕色的，上面大朵的印花，很嬌嬌明霍。對胸是直排的鈕扣，銀角般大，配上腰肢上的寬皮帶，扣頭是一雕鏤形的花案，頸上垂一盈尺的玉青珠圓項飾；眉綫細長，一雙明眼被圈綫襯得奇亮，遙遙和臨風飄垂的髮絲呼應。偶然的露齒淡笑，完全是閨閣風度！

她閃出盥洗室，模樣比先前卓艷。風自窗外湧入，衝的人們迷了眼。她的驟然再現，不免令座上的男子側目。先前瞪她一陣的男人，也回身向她傾注。只見她背後的一輪車光，因車子的震動，顫然的跳灼，把站在車央的蘭君，飄浮浮的擎在空中，足似一個仙姬，忽而撒落塵寰，使衆生失色。尤其，風來的急，把她的長髮張起，成孔雀屏狀，那一雙溜眼在燈火下流蕩；各人都看傻了，幾疑天天下降。

車子嘟嘟的嘶鳴，直落車站去了。文繡電報上云，她到時將到車站來接她。東城她不熟，真需要一個人照應來着。隨後，車子全然泊在月台旁。一群搭客，拖着疾憊的身子，趁着幽晦的燈光，往閘口處湧去。幾個皮膚黝黑的脚伕，在人叢裏穿插，忙着替老嫗等搬運衣箱。蘭君行李簡單，只兩個竹織箱籠，煩脚伕抬出閘口，自己一人蹬着高底鞋，提了化妝箱，在石級處就見了文繡。她一人撐着彩傘，著一式鵝黃的罩裙，提着手袋，模樣很嫺靜的向她招手；傘緣上灑下點滴水珠，顆顆都反照了遠處的燈光，很是靈明透剔。原來，入夜之後，東城就霪雨了。伴着遠方忽明忽暗的路燈，益發顯出夜雨的淒迷。蘭君站在高處望下，見到文繡陷在雨色和夜雨中，一時竟迷惘起來。這多年前的閨友，何竟今夜隔着一重雨色夜色，竟然陌生起來了！她記得清楚，三年前，一個明媚的天氣下，她在密濃的山楂樹下，慨然的問：「妳欲嫁到好遠的地方去，那多遠？」當時，蘭君把頭自葉絮中透出來，說：「遠至不知道！」一面說一面審視着文繡，見她頭髮中間分界，兩邊劉海向外翹，不免稚氣，用手把它撥正，然後看着她削平的臉說：「妳就是太傻氣，嫁丈夫也要有志氣。妳日後看我的！」現在，眼下的文繡，很機巧的梳理了一個蓬鬆的窩髮，把原來削尖的臉龐襯成鵝卵型了。真是女人在打扮上的功夫，令人歎為觀止。——蘭君趨前，握着她的手。涼風自側面撲來，二人都不禁打了寒噤。文繡喜中含悲，聲音都咽哽了，只是幽微的說：「蘭君姐姐！」蘭

君眼上也發潮，一圈兒紅的，只差不會淌出眼淚，心想：「怎麼都快認不出來了！」嘴上却說：「再見到妳真好，文繡妹妹，想妳都快想壞了。」心裏却暗念：「時光真也無情，竟三年了。三年，在人生中不算過長，但在一個青春的女性來說，三年却是她最煥發的時光。女人的每一個三年都是很重要的；有時，三年就等於她整個青春！」想着，一時感觸，臉上自然就黯淡多了，連脂粉也烘不起她的鮮美來。

文繡一時摸不清她的心理，只說她旅途勞頓，神形恍惚而已，也不究問，就叫了一輛街車，往下處來了。一路上，文繡都問及家鄉裏的事況，講到歉歉處，二人搖首太息；講到歡欣處，自不嘻笑爛漫。如此一愁一喜，引的駛車的司機也愕然，時不在倒後鏡裏瞄她們。

文繡的住處在街心的大馬路。前方遙見一寬敞的足球場。後院張望，可見一帶青山，迤邐的展向南北。晴時膠濛濛的，浸在一色銀藍的雲氣裏，倒有幾分幽遠的景象。——文繡自賃了樓後的尾房，靠近廚房，通過一條甬道，可達一座凸型的平台。上綴嫣紅翠綠的花棚，其中有些是文繡手栽的，也有些據她自己講，是哪位池先生手栽的！蘭君一邊褪換上衣，一邊把頭伸出幔帳來，不明地問：「池先生！」文繡才悟到，她根本不知池先生就是她的男友。上次把照片寄給她，隻字未有介紹，所以無怪蘭君錯愕了。「他就是照片上的哪人，也是他介紹妳到機構裏任事的。」說着，心裏兜溢起一重甜情蜜意，嘴角也泛笑了。蘭君這才走出幔帳來；她換了一襲暗青色的睡袍，四周車着綫花，腰間繫着垂帶，端梢有一鬆脹的絨球，很瀟灑的來回擺動。

蘭君才坐落在她身旁，一掠腦後的軟髮，才高聲發噉道：「哦，有了男朋友，幹麼早不通知！」文繡說：「真冤枉，不是把照片都寄給妳了！」蘭君別起眉，越發噉說：「那算什麼，連一個字兒也沒有，誰知道那是誰來着！」言畢，一手擒住文繡兩腮，推在床上，往她的腋窩裏掏。一時，麻痒的文繡叫苦，一面欲掙扎起來，惟是蘭君力大，饒是怎樣也掙不上來，口中連連央求：「好姐姐，饒了我吧！……」蘭君見折騰夠了，也住了手，回坐在床褥上，口裏說道：「你們怎樣認知的，如何履行花踐密約的，快快招來！」說時，臉孔故意鼓作一團，滿像個判審的縣官。文繡見狀，感覺滑稽，不覺吃吃吟笑。蘭君抽身欲撲，唬的文繡青了臉，忙說：「好姐姐，我說就是！」這才把前情細訴。原來呢，這池先生名再雄，原

先是在文繡做事處任會計的。當時，二人由同事，而漸過從，終至成了契友。彼此關懷，遂成了情人。他的爲人呢，文繡臉漲紅霞，才緩緩的說：「是不錯的。有助人爲樂的熱心腸，只是……」說到此，忽而想起什麼似的，嘴上嚙嚙起來。蘭君道：「人總有缺點的，何求全之有？」文繡抬起眼，神色肅然的向她說：「姐姐，我不禁有點擔心。」蘭君站起來，把几案上的燈光移向文繡，照的她一身灼亮。原來她尚未卸換衣服，但燈光直照下，倒顯出她瘦削的臉盤來了。蘭君忽然覺得她有點難看，忙又把燈光擺回先前的方向。心裏有點歉然，她覺得自己對文繡同情的很不夠。因一想，臉色不免低沉，旋又發覺自己不端，即時又扳回先早的笑臉，才說：「妹妹，試說你的。」

「就怕他心不定。好幾回，我都覺得他在敷衍我。我就怕有天我會失掉他！」說着，眼眶裏先是起紅暈，終至拋出珠淚，熱辣辣的，一個勢的往頸頰裏衝，燙得她皮膚酸痛。蘭君及此，也爲難無言可慰，這等事旁的人如何抓的主？愛情這回事，當事人尚且盲目，如何見得旁人就眼明呢？她實只好一手搭在她抽搐的肩上，順手以手絹揩去她的淚汁，用平靜的語態說：「不管愛上誰，愛上了，就一股勁往好處想。不是，誰還敢愛人和被人愛呢！」說時，靠身在長型的照身鏡前。背後厚實的貼着她的背影，彷彿一個人變作兩個人，說話也頗帶機鋒：「要愛哪人，就值得原諒他一切！」文繡此時也收住了淚，聽到最後這句，也半懂不懂的，表情依然呆滯。她立起身來，隨便的放下外衫，連裙子也換下了，只剩一身雪白的底衫褲。待到披上透紋淡灰的衣袍，才把窗子推開。見到天空下雲氣甚低，偶有電光閃動，照的遠處的山巒，像一隻沉睡的怪獸，看狀端是怕人。文繡邊理頭髮，邊把髮夾，一件件的攤在几桌上，忽而的問：「姐姐，妳這幾年就沒揀上當意的人？」說着，撥下長髮，把蓬隆的髮窩塌平了，然後戴上頭罩，敷灑爽身粉。

「我沒有妳幸運！」蘭君苦笑說，且坐落在自己的地鋪上。「一旦被我碰上了，我會愛的很認真。」文繡不再答問，只轉身把窗扉掩上，並把簾幕拉下；風來時，震的簾簾作響。此夜風雨瀟瀟，思緒如潮，二人都各想各的，直到吹了燈，聽到淅瀝雨聲，輾轉而不可眠。

翌晨，破曉時，蘭君兀的驚醒，只聽廚室裏傳來碗鍋聲，知自己起晏了，忙拾理鋪蓋，趕到盥洗間去。完事之後，早餐已擺妥了。蘭君不禁歉然的說：「可奈太累了，竟睡到日三

竿。」文繡把簾幕拖上，一房清明，却說：「那何妨，今日是週日呢。」蘭君想想也是，低頭進餐，二人說的都是閒話。此不容細表了。

中午，文繡說，約就的池先生，當來拜會蘭君，並將酌談工作事宜。來的時候，是日正中天的晌午。那時，文繡正好整理了中餐，留着一個座位，佇候池君的光臨。池再雄是一魁梧的男性，眉粗眼大，看人炯炯有神；顴骨長的兀聳，側看很富綫条，頰跟的腮幫子，一勁的延向下頷，完全是侵略型的男性！——當文繡介紹他倆時，蘭君才着意的審察他的樣相。見他著一色的銀鈕白衫，上衫袋緣處繡一連環扣的花款，領項上一条斜紋的吊帶，態度很有溫文，照片上看不清的，現在都看清了。蘭君不禁暗暗稱羨：「好一個翩俊男兒！」忽又覺的自己胡渾，猶恐旁人發覺，直把眼光放在碗筷上，那裏的一杯溫熱茶水，明明地映出她一臉赧紅。適巧，文繡扭轉頭來，見了此狀，只言是天口熱了，逼的她一身透汗，遂說：「姐姐，要不喝一口熱茶？」池再雄也不避嫌疑，用極曖昧的聲口說：「此地驟晴乍雨，慕容小姐是不慣的！」說畢，在桌面的杯子上，再酌滿一汪熱水，幾乎要溢了出來。蘭君見他行動體貼，恐防踰分，就忙加砌詞的說：「倒還好，想必是昨夜着涼了，心眼兒益發昏花的！」不料，再雄竟抽身起來，一面說：「我到就近的藥房找點現藥來。」言訖，果要往外走。此際，文繡陡然覺得再雄太過了，自己心下一酸，女性特有的忌妒心不免泛上心頭，嘴脣拉的奇緊，哂聲道：「那不必勞累了，現藥我這裏有！」說過，即自廚窗上取下，遞與蘭君。蘭君訕訕接進手裏，只覺得文繡的手幹，血色像褪了，白花花，泌出的汗汁有點寒冷。——她自己打從心窩裏也冷了，只好硬使的吞下藥丸，垂下眼皮，不敢看文繡，當然也不敢看再雄。

空氣一時僵起來，三人心裏起疙瘩，誰也不懂如何措辭。倒是文繡有點鎮靜，突然划破寂寞的說：「恐菜都涼了，起筷吧！」再雄雖富野心，那陣子也實在尷尬，自己夾起一塊肉餅，往嘴裏嚼。側眼看了文繡，只見她臉滿冰霜，眼睛裏斥滿妒恨；看了蘭君，見到她披了件尊領密實的絨繡衫袍，胸坦處車了一排波浪式明綫，很有女性嬌媚的端坐在哪裏；頭髮盤的特高，一柱明淨的項肉，看的人入神。文繡比較素妝，只著了一件窄身的恤衫褲，美國牧童式的，十分輕爽；胸上的闊袋，尚有一個迴旋型的圖案，有一行「愛即一切」的英文口語

一頓飯下來，大家都感到無趣。散席之後，蘭君借勢到廚下裏料理，留下文繡再雄二人在談私話。偶而，屋子裏透靜，聽到二人喁喁細語，忽然文繡聲音尖起來，嚇了蘭君一跳，再聽也沒有什麼了。後來，又聽到再雄亢聲的說什麼，但又讓戶外的車聲擾亂了，根本聽不仔細。到了這種地步，蘭君不免憂愁上來。原來三年遠別的膩友，今竟因此誤會，心下不免黯然。有時候，人偶然的私心，真可以摧毀一切。爲了愛情，膩友都可以變成仇敵的！愛情的爲害，莫此爲甚。她想著，不禁泫然，個自一人，走出街外，蹣跚走落足球場。此處曠地，太陽毒照在天空，晒的她一頭冒汗。落後，擇一坐棚位置，獨自枯坐了一個下午，到太陽由東游向西邊時，她才失神的回到寓所來，那已是入黑時分了。但，使她驚愕的是，房子裏一片漆黑，她摸着扭亮燈火，赫然見到桌上有一書函，字勢潦草的。她意識到事情不妙，回頭看，見房子裏一片凌亂，衣櫥的扉子搖動，裏面空洞洞。文繡已收拾細軟，離此他去了！蘭君呆了半陣，眼內噴出淚水，視綫頃刻變了模糊，看到周遭的一切，都像塗了一重古怪的油彩，完全都扭歪了原型，使人有夢幻莫真的感覺。但，是耶非耶，待到理智清醒之後，一切都感到無稽。世上事，有時瞬息間變化莫測，竟到了超越情理的踰限。有時不合情理，到了使人不知所措的地步。——蘭君頹然的靠在床背上，褥上軟油油的，使她如墮舟暈，不曉知覺，但文繡的信，使她驟然清醒了：

姐姐：我走了，原諒我不辭而別。昨晚，記的我對妳講，我担心有天會失掉他，果然，今天，他先對妳踰分，後又對我坦言，他在外頭另有了人。我的預感完全證實了，我不能再留下來，因爲我不想親眼看到他騙了我，又騙妳，再騙別人。我決受不了所以我走了，如果妳願意跟他下去，我當然不能阻使，那要看妳的良知和決心了！別担心我，我會很好的，只是離開這裏而已。我會到好遠好遠的地方，如妳說的，遠至不知道的地方，重新戀愛和生活，也重新做人。希望姐姐珍重，一切都操在妳手裏。最後，向妳致最誠懇的

祝福

妹妹文繡 即日

信讀罷，蘭君兀自在內房坐了一會。她想，詎料她此一來，竟遭逢了人世的大變；一對戀人，瞬息間竟各自東西了。她原先以爲，女人套男人，完全是一種胭脂扣，但竟扣不住。世間之男人也竟多悖情的！扣的緊，也脫的快。愛情這等事，男人和女人都沒有把握的，除非有某種束縛，否則愛，是無法愛的長久的！

又是翌日，鷄鳴報曉。東方日頭方冒出頭，蘭君已搭上回程的列車了。車聲轟隆，她枕在窗畔上，早陽晒滿了她的臉。只見她二目通紅，浮着青淺的淚，望着遠處，那如怪獸般匍匐的山脈。近處一排電桿綫，一群受車聲驚嚇的燕子，猛然飛起，遮的半個天暗淡起來。

（七五年六月）



白頭吟

亞熱帶地方，每當換季的時候，驟然間覺得天口寒溫間變化頗大；昨夜一宵橫雨，震得窗檻旁的一丈紅，顫巍巍的掉落了一地花蕊，不想今朝起床，推開窗葉，一地猩紅的花蕊，已經浸在一重白花的朝陽裏；管自掀起細條的竹簾，只見迎頭簌簌的潑下一天水花，原來糟隙裏還浸着昨夜的雨水，惟是灑在人臉上，也不覺冰冷。因天一早的太陽，已鼎沸的蒸起溫氣，人身上微暖的，已驅散夜來的寒侵。

掀簾子的人是這幢小洋房的女主人顧回碧。看來中年以後了，雖則女人喜歡隱匿年齡，但是歲月的齒輪，就在妳不經意間，烙印在額上頰上甚至手上。看她紮力的扣帶簾穗，兩掌背面上，崢嶸的凸起青筋，在陽光裏，宛似重層的皺皮，益發使人不相信她還年輕了！——這一夜，她簡直不曾穩睡過。昨夜起風時，前廳的垂地窗，經風吹動，砰然的價響，震得她自夢裏醒來，忙不迭的趕上門好，又四處的巡察了一番，把廚廳裏的一對小花貓，穩當地置在炊灶下，才回到床上來；其時，風撲撲的煽動着牆面上的一對照片，那是她與丈夫方祖典廿五年前的結婚照。時二人都年輕，她的臉容呈橢形，下巴尖翹的，一雙杏圓的俏眼，疎落有緻的劉海，輕撇地遮着她兩道細幼的淡眉；頭上的輕紗和手上的花球，雖然在照片上已呈

霉黃色，但是在記憶裏，那一瞬間的快樂和幸福，却如輕紗一般的清白、花球一般的鮮活，嵌在她的腦板裏。沒有一個女人會忘記那一天，她是如何與心愛的人，共對着照相機前的鏡頭，作了最甜蜜的微笑，被攝進照片的。——旁邊傍着她的方祖典，圓頭大目，眉綫粗黑，兩顴上微顯角形，鼻鉤高聳，兩片厚脣緊抿着，惟是笑意透在眼瞳裏，他穿着厚絨的禮服，手上簡了白手套，很親暱的偎近了她。距今廿五年，她還清晰的記得，當時她身上猶透出微蘭的香氣。到婚後第二朝，她才在盥洗室發現一種男用香水，是當時最名貴的牌子；不久前，當他倆慶祝銀婚誌念時，她還特地走下城去，訪遍了全城的百貨商店，指明要買這牌子的香水。有位女售貨員待她查了查，才睜着好奇的眼光說：「太太，果真只要這牌子？」回碧着實的領首，並且加重語氣說：「找走了十幾家都沒有。只要能要這牌子！」又說：「廿多年前這牌子很出名！」女售貨員把脣綫剔起，才似笑非笑地說：「合該沒有，早十年前這牌子已休銷了。要不我介紹別的給你？」也沒待她多說，回碧已返身撤出門外。一路上問了幾家都沒有，幾個年輕的小女都懵懂的看着她，要她們瞭解這其中的因由，除非有一天她們也在這樣的日子，找相同的禮品，才能體會得到！有位小姐臨出門時尚對她說：「豈有此理，別牌子不可？」回碧站在門前，街外投來的日影，把她的背脊照得通亮，因此從屋內看，只見她一身的輪廓，在白燐燐的光氣，凸出一重如塑像的身影，紮實的盤在地下。她用異常確鑿的聲音說：「這牌子對我和我的丈夫都很重要，沒有可以代替的！」說着，人已閃失在街外。背後輕聞一團笑聲，很輕浮的飄散在四週。她一點兒也不生氣，只是頓足歎道：「現在的女孩，幾個還有真情的！」

那次的婚慶，結果她着花店的送來了一球大紅透紫的秋菊。祖典和她共煨厚白的禮糕時，女兒國麗也幫着勁，一團氣把燭火吹滅了。廳上人造花棚上，種植了成排的室生植物，嫣紅翠綠的掛滿空間，國麗的男朋友喬三峰，也忙碌的獵取鏡頭。一陣鎂光燈亮，把一家人的歡愉樣相都紀錄了下來。那一天是令人難忘的。

當日夜裏，兩夫婦在小院落的涼棚下，對着溶溶的皎月，也不覺唏噓感觸起來。先是回碧把日裏，自己走百貨商店找香水的經過，仔細的告予祖典。祖典不覺激動的抓着她的手，聲音溫切地說：「也真難為你，記得真切！」說時，把腦殼仰起，用神的注視她的白髮：「回

碧，妳也老多了，廿五年來，跟我這一個公務員，不溫不飽，也着實累苦妳了！」真想不到他還像戀愛時期那樣，說起話來一勁兒淒涼的。回碧也着實瞭解他。當初，也正由於這份瞭解，她才排除家庭的阻礙，毅然的和祖典出奔，由東城走落西城來。廿多年歲月悠悠，偶然，祖典會問及她：「妳可後悔不會？」先是回碧透着氣對他說：「我一生中最不後悔的一件事！」後來問多了，回碧也頑笑起來：「即使後悔又如何？回去也沒人要了，老了！」逗得祖典也呵笑起來。此後，兩人也提到國麗的婚事來，祖典說：「妳看喬三峰這人如何？」回碧道：「他倆是同學，按說有瞭解，愛情是沒有問題的。」祖典也說：「還是問問國麗的好！」

某天週假，國麗在早上就出門了，到午飯的時候，才見喬三峰駕着「小駿馬」把她轎回來。到了門畔，二人道了別，三峰就駕了車，風似的溜走了；去時還踏大了油管，拐彎處有意的使勁擺盤，發出一陣刺耳的機輒聲，震得祖典夫婦牙齦發痒。前廳的垂地窗，玻璃片上反照了兩夫婦的形象，也顫抖的粉碎；兩位老人家被震得模糊不清，久久不能平復。——這舉措使祖典皺了眉，回碧也露出不豫之色，一時也不好作甚，只待國麗坐落了才問究竟。

國麗飯後在盥洗室漱口，回碧也隨着進來。祖典呢，他坐在外廳的橫椅上，連慣常收聽新聞的興緻也歇了。把收音機扭死，一屋清靜，放着耳朵聽她母女說甚。——回碧一手替國麗理髮，一手放在她斜削的嫩肩上，替她輕柔的摩。國麗在鏡中，向母親露齒的淺笑，那排乳齒很像她父親的，尤其是那對虎牙，好幾回祖典都取笑說：「那是父親的唯一表記！」國麗也嫌那牙齒欠美，幾番嚷着要換去，還是回碧費勁的勸住了。國麗說起來也頗有姿色的。她的臉蛋兒即神似回碧，也是俏眼俏鼻的，那一瞬間看着人，顧盼流波，很快即吸住人的注意；笑的時候，粉臉含春，真有幾分消魂的感受。凡常，因喜著大紅大花的衣裳，看起來高大成熟的多；蹬起高跟鞋，露出玻璃纖維的絲襪，把雙腿修整得雪滑，連母親也讚着她美。

可是，在愛情的問題上，年輕的女子少有不幼稚的！也許，只有結了婚才可以使一個女子成熟起來。但往往那太遲了，當她們成熟的時候，常常就是她們不能再次擇偶的當兒。她們已使用了唯一有一次的權利，除非她們離婚。

好幾次，祖典都對着回碧重述這番話，並且有意的說：「妳當初跟我走，就是使用自己的權利！」說這話的時候，素常是在兩老飯後，擺了兩件高背藤椅，在明月清風的夜晚，促膝傾談的當兒；祖典在回憶往事如烟的頃際，不期然要提到國麗的婚事。提歸提，從來二老也不曾在女兒面前，直截的問些男朋友的事。國麗也屬一新時代的女性，從初中時候起，男朋友即絡繹不絕的串上門來。現代的女子，許是文明和教化的薰陶下，十七八歲已懂風情，有時也着令像祖典夫婦那樣的人驚訝。曾幾次，電話唏哩嘩啦的響起來，回碧趁着閒，在午飯後瞌睡，被吵醒了，迷糊糊的提起聽筒。對方聽是女的，尚以爲是國麗，就口無遮攔的說了一堆混話，無非是想她想得入骨等，聽得回碧愣了然，又飛紅着臉，正式澄清自己的身份，對方才知誤了會，才急迭說：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！」收了錢。當天她不會把這事問女兒，却在夜裏，夫婦二人在涼棚下細談時，才道及當時的窘態。詎料，祖典聽了倒反呵笑說：「若是對妳說，我可也慍慍呢！」說得回碧又是笑，又是咬牙，祖典因問：「就不知女兒屬意是誰？」回碧道：「也不知究竟，我着是担心，太早戀愛，結果會如何收梢？」祖典道：「正是呢，女兒非嚴拘教導不可。」回碧道：「依你呢？」祖典把身靠在椅背上，仰起頭，向黑夜的高空望了望，才緩聲道：「也不好，我們不可掠奪她的權利！」因對回碧說：「從旁疏導可了，勿傷她的心。」落來，家裏電話就截斷了。

此後，少不得在女兒面前，回碧絮叨的議論道理。國麗是聰明人，也摸透了父母的心理。某次遂說：「母親也過操心了，我喜歡什麼人來了？」母親也不好扳正臉孔，只是暖聲暖氣的說：「那些電話，那些信！……」國麗嬌慵的把長髮一甩，黑鴉鴉的髮絲罩滿了一臉：「那不過是朋友，在我還沒有愛上誰以前，他們的機會是平等的！」一語即出，實也令回碧錯愕。這是一個十八歲少女嘴裏的話！她真不敢思議，她這一代和女兒相距了多遠！

和祖典談起女兒的態度，兩老協議下來，靜觀其變，看着事態發展才說。之後，在一連串的男朋友之後，他兩夫婦才認知了喬三峰。原來有一天。國麗慶生日的舞會上，她家裏外廳上，臨時湊成了一個舞池，張燈結綵的，一片華美景象。三峰入夜時來了，湊在人叢裏。他穿着一襲花格縱橫的長袖恤，掛了綴着花斑的蝴蝶結，頭頂梳理得平滑，勺後稀髮的吊着一綹長髮呈鬚狀；笑的時候，頰上凹陷的一對渦，眼神熠熠，豐采萬分。他和國麗併立一起

，高她半截頭，要不是她蹬了高跟鞋，也真不知他們如何縣殊了！可幸國麗的打扮高明，她披了一件曳地藕青長袍，上身是露肩的二根吊帶叉形的鋪在胸脅，膚色瓷白，一排雪齒也白，一雙流俐轉的眼瞳，黑白分明的靈動，平添了一種無言的嬌媚。在那種場合，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倆不平常。至少，祖典夫婦一開始就注意他起來。兩人在餐桌上坐下時，祖典一眼放在案上的生日蛋糕，一眼放在三峰身上，並且，有意無意向三峰寒喧幾句；回碧自然也不放過機會，在大夥兒吹蠟燭的當兒，趁着亂，悄聲問女兒：「是他！」國麗也在亂中，壓低聲口說：「母親看着如何？」經此一問回碧不覺下眼力，着實的看了三峰一眼，並且回身向祖典點了頭，祖典才在襟袋裏掏出眼鏡，先在上頭呵了口氣，再用手絹擦明了，才戴上向三峰身上細看，只見他在燈影下，和國麗依偎着跳舞，二人的舞姿都好，博得周遭的人一致仰羨。又見三峰碩長的手幹，一勁兒的兜攬着國麗，神情很富浪漫的向她取笑。那副得意狀，不覺使祖典眉心跳聳一下。無論如何他都不愜意，總覺得這姓喬的太過輕挑了。他細細的向身旁的回碧張望，只見她清白的臉上，油然地湧起紅潮，八字形的銷着眉，眼光自舞池上挪開，勿遇熟悉的臉孔，才勉強的放出笑容，之後，就抿嘴不語了。祖典觀狀，也不愜的歪在軟椅上，隨手舉起一塊糕餅向嘴上送；回碧也坐實下來，二人對望一刻，沉着臉，歎了口氣，也許空氣太悶濁了，使二人頭腦都昏脹起來。待到舞曲停止，國麗把三峰介紹給二老時，祖典握了他的手，說：「世兄是哪裏高就的？」三峰把手一擺，腦袋晃了晃，用自豪的口語說：「我父親是開車行的，我此後即繼承他的事業！」說着，也不理別人的反應，逕自笑了起來。現在，祖典才看清他，原來他笑上來，頰上的渦竟是深幽幽的，一時也揣測不出究竟。在一旁的國麗，也頓覺他的失儀，苦也難言，惟有用話岔開了：「想必父母都惱乏了，我們改日兒才說吧！」說完，也不由三峰分說，拖着他就閃匿在人群中了。

祖典經此一夜，心頭憂悵難過。舞會散後，國麗把客人送盡了，最後才伴着三峰，駕着一輛油亮清紅的開蓬轎車，趕午夜場的電影去了。屋子裏頓時岑寂了起來。往常，這時候是祖典觀賞他喜愛的電視節目時間，今夜也懶怠的動了，只是冷冷的坐在沙發上，披了綉紋輕薄的睡衣，對着白淡淡的燈火發呆。回碧在廚廳裏洗盥碗碟，時不傳來鏗鏘的敲擊聲。好不容易，待到餵飽了一對小花貓，回碧轉到正廳來時，已是午夜時分了。

她走落廳下，見窗簾上人字形的掛着一條綵帶，上有一個金鐘形的花球，在夜風中微漾。一陣風掠來，才見沙發上橫歪的祖典，一團蜷縮的在哪兒打盹；只見他花白的頭髮，迸發着幾點星霜，在斜燈晃照下，十分老癯的歪在幽暗中，向亮的一面，見到他頹老的皺臉，刻鏤着歲月的無情；向暗的一面，彷彿預示着他生命延綿的後來。但生命是無法揣摸的，誰知道這瞬息以後的未來呢？生命本是一團的未知！

回碧很感慨的想了想，順手把室內的燈火扭熄了。一時，室內濃暗起來，祖典完全消失在陰暗中了。這時候，他家院外，那一泓清瀟流水，涓涓地傳來音響，很有次序地，穿林度柳而來。往時，她和祖典，兩個白髮華生的人，總是嫻靜地聆聽水聲和蛙聲，但今夜顯得很不平常，女兒國麗和喬三峰，都搗碎了他們的平靜。也該是失望，也許不是，也許是希望和失望，總之，一切來的兀然，他倆都摸不清頭緒。要爲女兒擇一個好女婿，誰不想呢？當初，她及笄之年，顧回碧猶在東城書院裏唸書，她父母就撮就她和一個鄉村裏的銀鋪少東，門高第闊的，一時佳選，無如她另有衷心，竟然愛上了隔鎮一家私塾的小教師方祖典，並且做法紅拂女私奔，二人逃落西城來，落了業，一晃廿五年；當初他父母還趕來了，問祖典問到他臉上：「你誘拐我女兒，我上縣衙告你！」後來真的打了官司，堂上的說：「你女兒甘心情願跟方祖典，你就全了他們吧！」說完退了堂。顧父氣得瞪眼，衝着祖典說：「你這斯文敗類，我跟你沒完的！」又戟指回碧罵道：「好個喪倫敗類的羞貨，我跟你斷了父女情！」說得回碧紫了臉，抽抽搭搭的哭起來，母親也罵着道：「罷，罷，妳好生跟他走了，只道我未生養過妳！」這話說出，剛了回碧的心，止不住嚎啕大哭，連忙向父母跪下請罪，父母也不答理，鬍鬚着一幹人逕向了。回碧無奈，向南天跪下三磕頭，口中道：「神明佐證，我回碧今生枉報父母，死後投生再報劬勞。」言罷，逕往牆上撞去，衆人大駭，忙上前拘住，回碧頓足道：「就讓我死了吧！」衆人也不知耗了多少功夫，才把她勸住，一併和祖典回家去了。

廿五年來，回碧當額角處，猶隱然的留着一記疤痕；偶爾對了鏡，她就溯憶起當年的一幕，每當祖典看着她的疤痕，也不覺得泫然無語。——現今，女兒國麗轉瞬成人，若是她擇了好人也罷了，若不是呢，他兩老人家又當如何？造物何竟弄人，廿五年後他們又遇到了一

齟齬的疑難，也不知如何勸止女兒才不釀成慘劇！

——此際，祖典在外廳的橫椅上，斜靠著身，豎起耳朵，全情聆聽她母女的說話。——只聽到回碧說：「大清早，上哪兒玩去了？」國麗把頭髮浸在溫水裏，待濡了，才抬起頭來，一臉上都是水珠，說：「母親，妳看三峰這人如何呢？」不想女兒竟率快的問到三峰身上了。自然，做母親的也不宜專斷，遂輕慢地說：「母親也說不準，妳自己是最清楚的。」這樣的回答最得宜，在外廳的祖典，也打從心理服起來，忖道：「還是太太的詞令好。」又聽着女兒說：「我一把男朋友中，像他最會說話！」外頭的祖典不覺收了眉，暗中歎道：「太會說話的男人機心太多，可怕，可怕！」又聽到回碧說：「他對妳說了什麼了？」這是試探式口吻，很合祖典的心肺，遂注意國麗的答話，因緊張故，幾把几上的闊口花瓶撞倒了，急不迭扶着，噓了口冷氣，又聽內裏傳來一陣氣筒轉動聲，竟是國麗把一頭秀髮放散，開了氣筒吹乾。以下的話，是故聽得不夠真切，遂暗暗晦氣，頻頻用掌拍擊椅上的靠手，兩眉收鎖，一臉上的皺紋都聚集一起，頃刻間像老多了十年。

原來呢，國麗假近母親道：「他向我求婚了！」回碧臉上一震，心潮裏一陣洶湧，也不懂措辭，只是說：「妳答應了？」「沒有！」國麗率直的說，並把氣筒扭大了，一重暖氣罩在她頭上，連的回碧也感到一陣熱潮，朝着她臉上轟來；湧起了一重血氣，臉龐上脹紅了一塊兒。國麗扭弱了氣筒，翻了翻媚眼，對她說：「我教他跟父親商量去，他答應，我就嫁他！」在外頭張着耳朵的祖典，眉頭上紮了一紮，這句倒是聽得很清楚，馬上聯想到，好一個疑難的考題！就不知道自己附從的好或是反對的好？想着，不覺搓絞着手，躊躇起來；下面的話也不在意聽了，兀自走落窗台畔，撩起幔帷。只見院落上的一株嫩梅，白花朵的綻着花蕾，襯在赫赫藍天的背景，映得半天素白。他微抽口氣，蹬落庭階，蹣跚走入花光柳影裏。

這件事，當夜兩老商議起來。祖典也沒有主意，只是說：「看光景，國麗頂喜歡他的！」回碧領首，她說：「看來也答應了吧。」又問了祖典：「你眼下就退休了，也好在這前完了一樁心事。」提到退休，祖典頓覺自己老了。他向當局一再順延，到了近六十歲還在崗位上，最起身體已感不支，遂感到自己歲月無多了；一時感觸，止不住黯沉了臉。回碧也覺挑着他的心事，忙忙岔開話題，惟是二人一時浸在愁感裏，瞬時也甩不開，到了初夜，就相繼

回房歇憩了。此時夜涼侵人，二人上了床，抬眼見到他倆的結婚儷影，已隨着歲月而發霉了；兩人管自想心事，至中夜方瞋眼，一宿無話。

自回碧母女那番話後，喬三峰就過上門，正式造訪了祖典夫婦一次。那天，祖典團家都聚在一起，加上三峰，就四人在正廳裏議論了起來。祖典回碧才第一遭，仔細端詳了三峰一陣；回碧特別着意的，下死眼力看了三峰再看。三峰是豪門子弟，舉措不免浮氣，惟是女兒一心要上的人，老人家說什麼也只好往好裏想。祖典問了三峰：「你喜歡國麗，我們很高興，就是愛情的基礎是……」他想了想，才不期的燒紅了臉，很文藝化的說：「是瞭解和同情，像我跟回碧……」他邊說，臉是向着三峰，眼睛却瞟向回碧，見她驟然的僵了臉，恐怕詞句不得體，故說得很謹慎：「廿五年的婚姻了，永愛不渝，基礎就是瞭解和同情！」他好不容易收了梢，額上手上早沁了汗。國麗也不覺紅了臉，向父親道：「父親那來的道理，三峰就只問你答應嘛……」說完，也覺的自己女孩家，太不知拘謹了，所以偷偷瞅了母親一眼，低下頭，半日不說話了。祖典到了這個地步，也覺得繞彎兒也不濟事，遂把眼光放回碧來，回碧仰起臉，把三峰看在眼裏，遂平靜的說：「只要你答應了，好好侍護國麗，我們也沒有好反對的，只是看你一份心！」說着，女人本性，由不得噴出了淚水。一手抓住了國麗的手臂，聲音顫動的說：「願你倆從一而終，白頭到老！……」說到此，母女二人抱頭痛哭起來。三峰從末碰到過此情景，也不覺皺了眉，根本也不知如何發放，只好說：「我愛她，永遠愛她！」說的近乎狂嚷起來，完全沒有一點風度，簡直有點俗！回碧母女管自哭，倒不答理他。只是祖典一旁看着，心裏一陣麻痺，覺得滿不是味道，遂低下頭，點燃了烟斗，叨在嘴裏，管自沉思；喬三峰似覺無趣，向着未來丈人，似笑不笑的咧着牙；一屋瀝瀝哭聲。

說着，喬家下了聘，是年破夏就過門迎娶了。婚禮上，新娘子扮得花枝招展，新郎也翩翩儀範的，博得全場的喝采。親家翁是灰髮斑斕的人，惟是精神爽奕，海量猶大，幾杯下肚之後，兩頰紅撲撲的，益發豪邁起來；翁家婦是一中上年紀的女人，很有嬌柔的魅力。側聞是翁家年輕時搭上的填房，本是酒國場間的紅姐兒，自落籍了喬老爹，倒一勁兒的安份。直到了喬老的原配，一病不蹶，就扶了正，做了喬家夫人；三峰自國外歸來，對此後母倒也尊

敬，兩下無事，生活過得亦平靜。——惟是喬夫人出身風塵，出言說話不免尖刻。此際各人共桌，一眼掃在新娘手上的一顆紫玉金鑽，故意失聲道：「哎呵，好神氣的鑽戒，有五克拉吧！」說時，皮笑肉不笑的，擎起國麗的手掌，在燈暈下揚了揚，眼睛瞅着祖典夫婦說：「你女家的粧奩，也太華貴了！」祖典心頭鹿撞，兀的紅了臉，正想說話，不料三峰竟攔着說：「那是我送給國麗的結婚禮物！」喬夫人登時臉上一黑，旋又擠出笑容：「怪道呢，我還打量是親家老爺的厚禮！」邊說，邊偃着喬老翁說：「你看你，兒子比你多闊，一買就是五克拉，我的臉孔往哪兒攔！」說的聲氣又嬌又爹，活脫的姨太太的況味。喬老一手搭在她肩

上，她披了一件藕色的紋花旗袍，香氣襲人。湧起酒意說：「買，買，明兒替妳買，不用難過！」三峰却是自斟自飲，不覺怎樣。倒是國麗一時窘羞，埋下臉，半日不言語；祖典有被奚落的創痛，兩掌放在膝蓋上，使力的握搓，像要把痛苦捏碎的模樣。回碧也自然的青了臉；今天她順禮著了一襲紅底金花的褂裙，但是儘管一身喜氣，這時候也掩不住悲忿。低下頭，自忖道：「一個女子嫁入豪門巨宅，是不是一定幸福呢？比起貧薄的人家，他們能有多少人情味？」她想道：「許是國麗錯嫁了！」不料心念未息，耳畔又聽到喬夫人說：「我說親家翁呀！」她如磁鐵的聲音，馬上引起祖典的寒慄。「我早先聽說你退休了，我家事業龐大，難不得放下你。若是你有意屈就，我看我們廠裏還需要一個文員，你看怎樣？」說着，用臂肘碰了喬翁一下，含嚀的說：「你說呢！」喬翁彷彿酒醒似的，沒頭沒腦說：「好，好，替我做事，吃我的飯，沒有問題，沒有問題！」祖典氣得咬牙，額上暴起青筋，兩掌捏得更緊了。回碧着實也悲傷，她安得不知祖典難過，惟是這種場合她能怎樣？看了女兒一眼，只見她低着頸子，也不會抬眼看誰。她著的一身雪白清紗，圍領處扣了一條瑪瑙串的項圈，端的掛着一件翡色的玉牌，上鏤幸福二字。現在，在回碧的眼中，這二字已模糊難認了。她覺得女兒兩肩在聳動，像想哭，又不像，總之在此氛圍下，每一個人都不像他原來的自己了！

這之後，乾坤二家已不會來往了。好像一個女兒嫁了去，一切的關係都脫落了。三朝回門的當日，黃昏的時候，三峰才把國麗載回家來。一家見了，也不特別的歡愉。在夕光中，回碧摩挲着國麗的手掌，兩脣嚙嚙，想說什麼，又說不出。按他們鄉例，新郎新娘回門，是要向父母磕拜的，並且上茶奉禮。三峰是洋化的人，自不願行這一套。當時，國麗的臉色很

難看，拖着牠閃在廚廳的角落，二人理論了起來。起先碍着情面，低聲細氣的爭論，繼而粗聲闊氣的吵起來了。二老人在外廳，開放了電視機，上頭播映了滑稽的卡通片；眼睛雖放在螢光鏡上，耳朵却伸向廚廳裏。聽到吱吱喳喳的吵鬧，只好裝做沒聽見，臉上却皺成一團，千般語言都難以形容他倆的心頭滋味。

最後，大約鬧僵了，忽見三峰怒沖沖的走出外廳來，誰也不答理，就衝門出去，踏了油門，駛着「小駿馬」走了。一溜烟的，在拐彎處激起一聲狂嘯，震得院外的白梅，都驟然的飄落了幾塊。接着，是國麗嗚咽的哭泣。祖典和回碧都把電視扭熄了，隨着電視晶光的一閃，見到回碧的眼坑裏泛起淚。祖典忽然乾咳起來，掌不住伏在椅上，一臉泛白，額上浮汗，手足都涼冷了，唬得回碧和國麗慌作一團。

祖典病倒之後，第三天，才來了喬家的喬太太，坐了豪型座車，來了方家，把國麗接了回去。她進了門，隨便就在盥洗間的壁鏡上埋鬚起來，嘴上邊嘮叨說：「這一路上都是風，把頭髮都吹亂了，才夏令嘛，就起風了，這種天候！……」也不管別人聽不聽，就甩下灰呢的大絨披，逕說自己的：「這路真難走，一路窟窿的，震得我的腰……」說完，伸了腰幹，透出一身香粉氣，才說定：「新娘子也是，出嫁從夫嘛，才三朝就嘔氣了，如何守住一輩子呢！」最後一句着實使國麗驚怖。真的，如何守住一輩子呢？想才結婚三日，那三日她在喬家可苦透了。三峰露出了真面目，根本不知惜玉憐香，新婚第二日就揚着拳頭，在她的鼻尖上扳了扳，說：「別以為是我妻子就管我，我可不受人拘管的，也勿怪我揍妳！」並且，喬太太的風言風語，也如利刀的剝她的心。那天，才上了茶，喬太太就指着一個丫環說：「別以為妳是金枝玉葉的，在喬家，就有喬家的家法，安不得我剝了妳的皮！」話雖是向着丫環說的，眼睛却瞅向國麗，花遮柳隱地：「新娘子，有什麼丫頭逆意的，盡管告訴了我，好讓她們曉得我治家嚴峻，容不得人！」邊說，俟近國麗身旁，從牙縫裏發出聲音說：「別忘了，國有國法家有家規！」每個字，像鐵釘般的釘在她心上，臉上一陣痙攣，幾乎暈過頭去，耳畔還聽她說：「我饒過什麼人來了？」說完，冷哼一聲，命丫環打水洗澡去了。

今天喬太太來了，臉上一重油光，笑得很和藹，真不懂這女人的背後，能有幾幅臉孔！她問知了親家翁患疾，也不特別關情，只是哎喲了一聲，演戲般的慰候了幾句，旋即看了腕

錶，失聲道：「我還有牌桌呢，新娘子，乖乖勿使性，隨我回去吧！」說着，就拖着國麗上車，回頭向親家娘擺了手，就一溜烟似地去了。回碧呆立在門上，陽光投在她的身軀，一撇影子貼在灰牆，益發顯的她乾瘦了；這幾天下來，她瘦得連自己對了鏡子都感到驚訝。

年邁的祖典，經不住日來的寒溽，病勢轉趨惡化。一夜間，每有忽然驚悸的醒起，渾身冷汗，並且大小便失禁，氣息也微弱了，使回碧又是担心又是驚惶。一日，祖典氣喘上了喉頭，一手抓住了回碧的手幹，顫聲說：「回碧，我看也不能再撐持了，我若是不起，最遺憾者是國麗嫁的不愜意，往後也不知如何挨下去；再者，妳此後形單隻影，也不知如何收梢。只恨我當日答允國麗嫁給喬家，我真後悔！不是她說，我答應她就嫁嗎？我竟答應了，我之罪孽何期深重！……」說着呢，簌簌的滴淚，灑的一床濕濡。回碧此時，已哭得成了淚人，邊爲他灌藥，邊勸慰說：「也別想這些了，只求你康復，一切才重頭計議！」祖典因病榻纏綿，臉容都雪青了，肌肉收縮一塊，骨骼都暴兀出來，看去有點可怖。「回碧，恐也太遲了。那日，國麗親自對我說，她重複了我過去的話，一個女子只有結婚之後才成熟的，但已過緩了，因她已無選擇的餘地……」。她說，她現在相信了！說到這裏，許是太疲乏了，漸漸的闔上眼，很辛苦的呼吸着。旁邊的回碧用掌掩住口，一徑的向院落裏走來，靠在石欄上，放開聲，一任自己的嚎哭起來。此時已入黃昏，日逼崦嵫，迴光透入庭院，顯的一切都黯敗無色。臥房內，祖典突然嚙喉裏一勁的搖動，張聲欲呼，但已撐不住，喉膈上一甜，一種內力往上衝，哇一聲，吐了一口鮮血，回碧聞了動靜，發狂往房裏衝，只見一床都是殷紅血漿，祖典已奄奄待息，一手抓住回碧的雙掌，斷續的說：「原諒我，回碧……原諒我先走這一步……」回碧渾身顫抖，自喉間迸出聲音來：「祖典，你……你不能走……」祖典強睜眼簾，酸楚的說：「告訴國麗，原諒父親，我一生只對她做錯了這件事，請她原諒……」長長的翻了口氣，又說：「回碧，妳當日離家，跟我跟了廿五年，妳不後悔……」說到此，緩緩的用手，摸向回碧額簷的疤痕。回碧已失制的叫哭起來，嘴上說：「不後悔！祖典酸酸的一笑，末後，口裏噴出鮮血，眼下金光四濺，徐圖闔上眼，感覺迷糊，逐漸舒坦，就此辭世了。回碧如着雷轟，撫屍哭上一晝夜，親朋聞訊而來，草草安殮了；國麗回來守靈，每想到父親恩情，撫胸頓足，哭個不休，衆人頻頻相勸方止。喬三峰只在大殮時

來了一轉，鞠了躬就走；喬老翁及太太是來了，只付了一封賻儀就走了。喬太太還鬆了指甲油，雪藍色的，上香的時候，映在燭光下，亮的怕人！

——回碧寡居了一節時日，也到托兒所找了份事，把時間精神寄托在別人的兒女身上。國麗不久也生獲麟兒，少有出門了。間或差人送些薄錢來，也是靜悄悄的，不想讓喬家知道她接濟外家。幾次，回碧拖着緩步，經過喬家門外，穿過烏黑的鐵門，見到那幢雪白的二層洋房，在樹影花影中浮現；偶而見那洋台上，有一宛似國麗的身影閃了閃，她衝動的想喊，但理智又制止她，遂踏着緩步，往歸路去了。

不久，她風聞喬三峰另闢金屋，在外有了人。國麗呢，聽說很苦，但從不見她回來探望，所以一切都不能證實。她只有祈求上蒼，見憐她的女兒，一切風聞都屬子虛就好了。

——經過夜來的風雨，回碧想起來感到倦怠，微微的乾咳湧起，自己掀下了簾，坐落床了一會，就走入庭院，欵步向溪畔處行走。此時，太陽已吐露金芒，樹葉上反起油光，亮兮兮的充滿生機。步過梅樹前，一片片花絮撒滿一徑；花開花落，總有情懷。一時傷悵襲上心頭，止不住歎口氣，把花絮掃下溪澗，由水送去。

晴空上，一群候鳥盤旋橫飛，忽高忽低，遲遲欲下；一撇祥雲，掠過天際，遮天壓地而來。回碧把梅花掃盡之後，就轉身往林子裏走，她步履艱難，良久方消失在林木中。

（七五年七月）

焚琴錄

洪文傑在某機構裏混跡幾年，頭髮都星霜了，也不過是一個文書的職位。好幾次，趁着落日後，星華初上，他倆夫婦——他太太李非芬，二人坐落在涼院中的籐椅上，聊起日常的生計，他就不覺自艾說：「捱了幾年，妳看！」說着，指了指鬢上的白髮。「髮梢都灰了，也不過是三等文書，再下去，我看前途也不過如此了；趕不得好壽生計，免得日後張惶！」

對於丈夫洪文傑的際遇，他太太李非芬很難說上同情不。她下嫁文傑，當年也若一般少女，對時摩登男子的癡迷；那時候的文傑，是一個藝術家，或稱鋼琴家，在紅氈毯上的鋒頭，一下子即攫住了少女的心。李非芬當時還是一個學生，並且是大專最後一年的學生，可恨愛情迷糊了眼睛，跟文傑有了情愫，一晌貪歡，珠胎暗結；在倉惶中和文傑走進了教堂。文傑也因此和家庭鬧翻。他家淵望族，實在看不慣年輕人這種風流韻事，所以大吵一場之後，父親氣得臉如金紙，也顧不得說話輕重，戟指着他說：「你有本事，老婆自己養，也別指望我賒你一飯一米！」在旁邊抽噎的母親，也懷於父親的威嚴，不敢喙詞評理。苦的是一旁的非芬，自己垂着頭，把眼睛放在微腫的肚皮上，眼淚橫流，一條吊在鼻尖上的淚汁，像一顆小晶球般的，把周遭的光芒集聚一起，仿似一顆發亮的星花，在那裏顫巍巍的跳動；父親突然

的一句話：「這女子和她肚子裏的，也別和我洪家攀駁關係；我決不認的！」她臉皮一震，兩頰收縮，那顆星花突然墜落了，頓成泡影；她發狂的往屋外跑，經過園林，一路上穿花度柳，才在一處懸岩上停下腳來。幸好文傑及時趕到，兩人偎抱在一起；在天高氣爽下，一排落羽松颯颯的價響。雲風四合，一片松濤的聲音由遠及近，使人有乘風的感覺，並聽到文傑低微地說：「由不得我們活下去！有我呢，妳怕什麼？」她把臉埋在他脅上，一時也沒有語言。——就這樣，他倆竟告同居了。

二人相處之後，文傑起先是招攬幾個學生，在郊外的小屋子裏授課。但是，他們地處小城，能抽出餘閒來學琴的究竟不多。可幸他還撐着，直到非芬挺着肚子，在畢業典禮上，接過了文憑；這不久，非芬肚子起了動靜，忙的文傑團團轉，花了好大的勁，才把她送到城內的留產院。在院廊外，他反剪着手，踏着方步，才得到第一個消息：婦科難產；第二個消息是：嬰兒天逝。最後，醫院當局還爲了母體的安危，商得文傑的同意，爲女的施行絕育閹割。一連串故事都在文傑清醒中進行的，却在非芬昏醒後才知悉一切。當時，產房裏一片糊白，非芬半身埋在素白的被褥裏，頭上罩了雪白的頭套，眼瞳裏一片呆光。窗外透過竹簾，太陽半掩地洩入室內，只見她青癰的臉，紫筋密佈，像紙糊的人兒，褪散了大半的血液；下唇因掙產時使力，微微的割破了表皮，血絲綻露，到文傑欠身向她審視時，血色還旺旺的沾在上面，文傑難過的提起她的手掌，把臉埋在她的掌心上，眼淚不期的滴落下來，却只見非芬呆定的眼光轉向他：「你見過他！」文傑自然明白她指的是嬰兒，臉孔上抽搐，欲說又嚥住了，只向她搖搖首。非芬把頭側向床裏，兩道熱淚滾燙的游過臉頰，輕聲的說：「連見也沒見到，我們的孩子……」底下喃喃的話，文傑也聽不清。只見她肩胛上一陣跳聲，大概她想哭也哭不出聲來了；文傑一時倒反鎮靜起來，把送來的一叢金盞花遞給她：「沒有孩子，還有我！」非芬雪白的臉孔，在清紅的花影下，才泛露一點血色。文傑把花枝放在她手上。她酸楚地一笑，忽然講了句不相干的話：「這花真美！」她的手是顫抖的，文傑看的很清楚，所以借故立起身，把窗上的竹簾拖起，順便拭去眼淚。

兩夫婦很平淡的過了幾年。——文傑因在小城立不下足，自己到了此地步，才知道在此社會，所謂藝術的空銜，根本是不值一哂。想當日，自己在同儕中的風光媚曼，如今的落寂

孤寒，不然的興起慨歎；也許，他前半生的唯一收穫，就是娶了一個當時尚不解事的女孩。如今，這早已成了婦人的女孩對自已又如何呢？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，由於開始是錯誤的，所以，至少在心理上講，他們不是恩愛的夫婦！

文傑在妻子難產後一年，就携眷南下東城，另求生計了。他初到大城，更體驗到炎涼世態。幾個以往和自己相知的，早已在事業上發達，眼睛不認人。文傑求援無門，有時漫步街頭，隨着昏暗的街燈，見自己的身影忽明忽暗的伸縮，襯起來一種落寂的情懷，由不得暗暗垂淚；此後，他拋棄幻想，着實的在新天地謀生。他走落海邊的碼頭，迎着朔風，望着遠遠倒照下來的漁光，自語地說：「我要靠自己站起來！」言罷，開快步回到寓所裏來。

不久之後，他在某機構裏任一份文職。薪金自不言是低微的，加上他悵鬱的性格，很快的，人才過三十，頭髮已呈灰色，眼皮上起了褶，看着着力的時候，瞇成一條綫，把額角上的一堆橫紋扣在一起，簡直是一幅老像了。有次，也是當夜上的時候，兩夫婦在院落裏納涼的當口，非芬說：「你配上一副眼鏡吧，別皺着眼睛看人，都給你看了！」文傑心裏一凜，想到自己的境遇，也着實的委屈了非芬，嘴上囁嚅，一時也想不着適當的話對她說，心念：「這幾年也真苦了她！」嘴上無來由的說：「若是我們有個孩子，那就好多了！」不料，一語未完，非芬臉上陡然灰白，把頭垂下，一片暗濃的髮絲把臉遮全了。只透出了兩顆眼珠，上頭一泓的灌滿淚水，半日不語。文傑看形景，已知自己造次，忙改口道：「若是嫌生活寂寞，也讓妳出來做事如何？」非芬想想又是，遂抬頭說：「我行麼？」文傑道：「自然行，妳比我尚有資格，妳是一個學士呢。」非芬破啼為笑道：「女人受教育，也不過這回事！」

可憾這事提過也罷了，文傑直未替非芬謀取什麼事。到了日來，文傑對自己的職位諸多嗟歎。非芬幾年下來，從她迷戀這位理想的藝術家以還，逐漸也悔覺自己當日愛之不慎。可是，這種情緒，在一對夫妻間是輕慢不能流露的。如果讓丈夫知道，自己在心目中日漸把之估低，那麼，這婚姻至少已開始步入尾聲了。——非芬有時真感到自己在扮演悲劇！那天晚上，她很煩燥的對文傑說：都給你看老了！是幾年來，她對他表現的最粗暴的一次。她往後為此歉然了一陣。但是文傑的性情和理想，一直不能使她不能對之原有。一個男人沒有出眾的事業，對她如此一個戴過方帽，拿過學位的時代女性，如何能夠滿足呢？一百種婚姻，有

一百種的面貌，也許他們中的一種，是普遍的一種。

到此次文傑提到事業生計，非芬才正色的提到工作的意願，並且一反往常的馴弱，語調很確切的說：「倒要讓我去看看世面！」文傑有點錯愕，抬起眼睛，還是謎成一綫的說：「果然的話，就讓我替妳試找看！」說完，才見到非芬滿意的啜茶。這一天的夜色很濃，院落一角，臨空一個井字掛棚，上懸一壺壺的吊蘭，枝絮臨風，把香氣欸欸送來；院後一垣竹林，曲徑通幽，把一個平常的夜渲染的蠻有情趣，不覺撩動了文傑的情懷，把身偎在她的肩旁，嘴巴湊近她耳畔，輕聲的講幾句話。非芬臉上一紅，遂啞了一口，逕自去了；文傑因眼弱，看不清她閃入竹林中，整個人沉在黑影裏。他無奈的歎口氣，抽身回住處來。橫廳上有一黑的發油的鋼琴，上頭已淺薄地敷上灰塵。他把鍵盤掀起，露出一排牙白的鍵子。他着實的凝睇一陣，才稍舒指節，輕盈地彈響第一個音符。繼之一重繁複的音浪，掠過夜空，向竹林處傳來；原來非芬依在一株嫩竹下，眼睛呆望着地上疎落的葉影，一群螢火虫飛過，彼此落，眼見她的眼槽裏溢滿淚花；琴音來的切，這邊文傑在想：「只道她還愛我，實是白費了一番心！」琴音傳到竹林來，她這邊却想：「真可恨，我竟失掉了對他的愛！」遂又想到：「若是能找回來，我即便死了也甘心！」

非芬出來做了事，在一家股票交易所裏任職。先是文員，料理函牘書信等，因她伶俐，不久，職位擢昇得快，業務忙，應酬也多，不消半年光景，她自己在投機上的獲利，竟大大的出乎自己意料之外；於是乘勝追擊，扶搖直上，在文傑最失意的時候，——他掉了職業，非芬在商途上的風雲際會，大大的捐了文傑的自尊心！一個男人到此地步，如果要駕禦他光芒四射的妻子，恐怕其難，也非局外人得知了。

起先，非芬也不怎樣，問知他掉職之後，只是淡然說：「橫豎你不做事也行，放開懷抱吧！」文傑一時惶愧，見她猶能道出一番體己的話，倒也寬慰一心。更且，身子邇來薄弱，也一時下主意在家靜養一個時候。可是，這樣平靜的日子並不久，自不免出了岔子；一個如此的丈夫總應感到，他失掉妻子是遲早的事。

非芬的闊氣，反映了文傑的落拓；非芬意氣風發，益覺得文傑暮氣沉沉。自此後，非芬偶爾也給臉色文傑看，先還是含蓄地，曲折迴腸的，後來，乾脆就在他臉上說：「這份帶累

，我也夠了，也不想想，年來生活是如何過的，不是我，哼，你還好活！」文傑青了臉，正欲發作，非芬已鑽入了簇新的平治，搖下玻璃，管自對女傭的叮囑：「夜飯少了我！」

也許，事業上嶄露頭角的女人，都比凡常的女人更能摧毀婚姻；也許她們爬上事業的顛峰時，所需要的，根本不是愛情了！

文傑抱頭吟思數日，儘想的都是這類問題。其實，只要對人生衆相多一點剖解的人，自不免有文傑一番的想像。他思量既久，就趁着早餐的當兒；非芬自盥洗間出來，著一件藕色花格外套，腰裙是新欸掩膝的旅便裝，呢灰底配上紅車紋，簡直是清麗絕俗；特別是勺後的假長髮，眉睫上的晶色油膏，和着橙紅的脣脂，文傑也不覺怔望了她一下。她也極自然的瞟了他一眼，拖了坐椅，坐實在桌上，提起手甲油清亮的嫩掌，邊自料理食料，邊問着文傑，惟是眼睛並不望向他：「看過醫生了，怎樣說？」文傑也沉着氣，把餐具放下，脛正的對着非芬。「非芬！」他好久沒會呼叫這名字了，一時也感到艱澀，很難把話續下去，非芬也愕然，好像好久沒會有人呼喚她的名字了，聽來有點陌生，故表情顯的有些迷惑。因見文傑囁嚅不語，也不輕意的問：「有話向我說？」

也由不得文傑猶豫了，他慣常地把眼睛眯成一綫，詎料他這一表情，引起了非芬的憎惡，遂把餐刀往桌上一扔，乒乒一響，震的文傑眉頭深鎖，心房裏撲撲動，他想：「萬想不到她變的如此可怕！」惟是却說：「我很知道妳討厭我，但是，我們何不談談！」她突的立起來，揚手指向他：「大清早的，我不聽你的喪氣話！」說着，連眼珠兒都瞪突了；連最美麗的的女人，生氣起來的時候，也變成很難看的！「妳還算是我的妻子！」話方說完，非芬冷笑一聲道：「你算是我的丈夫！」說完，撒身就往外走；門帶的特別重，一屋子都震動了。

文傑頹然的靠在沙發上，仰着頭，傻看了天花板半日；只見陽光流入廳室，反映一屋通亮。他激動的心理，半日才告平復。到了中午時候，女傭擺了他的午膳，他竟摔手命她撤走了。之後，翻起案頭的電話簿，檢閱了一番，才顫動的手，撥通了長途電話，對方是濃濁的口音，說：「誰呵？」文傑遲疑一陣，鼓足勇氣叫：「父親！……」對方一怔，半晌才問：「是文傑！」文傑用幾乎嘶啞的聲音說：「父親，我錯了！……」說完，已噴出哭聲來，忙把話筒掛上。對方一直扣話機，但是文傑沒有理會，仰靠在沙發上，閉目沉思。惟是

淚水泉湧，連女傭的也不歇自廚室裏往內張，看了半日，看文傑仰臥不動，直不明究竟。

傍晚的時分，血紅的夕陽，把光芒自屋簷上收斂後，一屋子埋在幽暗裏。這時，才見文傑緩慢的立起身來。他徐徐的靠近鋼琴，掀鍵盤，歎慢的彈奏一首柔漫的樂曲。終後，把琴架上的一疊樂譜，全數摟在胸脯，慢步走向廚室去；彼時，炊灶上正起熊熊的烈火，他鎮靜的坐在便椅上，手舉樂譜，一本繼一本的向火中投去。最後，返身走入臥室，把壁上他和非芬合攝的結婚照除下來，迎着窗外游入的月光，放眼凝視了一會。只見那上面的他和非芬，二人充滿幸福的微笑，但是，像這樣的笑，此後真要成爲永恆的回憶了。

他把照片夾在腰裏，重往廚室去，看着紅燄的火舌，嘴角勾起，他竟笑了，笑的極慘。其後，把整幅照片一舉向火中投去，火勢忽然猛烈，和着他臉上的笑，竟構成一幅恐怖的圖景。

文傑頹然的推門外出，女傭的這才出來，見他神色有異，遂問：「先生要出門？」文傑領首不語，女傭續說：「太太要問及……」文傑截斷他的話，說：「回家去！」說完，頭也不回往外走。

(七五年八月)

沉香記

熬了半個通宵的夜牌，葉家的小姐金玉，到日上三竿猶未起帳。葉家的丫頭香兒和婆子雙嬭，七早八早冒着寒氣，把昨霄一重風雨，潑得一漬一漬水珠的陽台，清理乾淨，才回返正廳，把鋪地藍氈上，一格格萬字圖案上的烟灰和紙屑，開放了吸塵器，一步推一步挪的，把晶亮的吸塵機往地面磨。掌機的是香兒，十六七呎出；就是那一對油辮子，扭擰間透出她那一重稚氣，配着嫩鼻上的一角小嘴，上頭一霧雲的眼珠，黏着一叢黝黑的眼睫毛，益襯出青春氣息，一下子籠罩在她的臉盤上。這天她著着二房少爺子良，趁着年假，自東城回家定省的當兒，順便購置了的一件蘇製軟綢；乘着星夜，摸黑走上後園，繞過雲屏石山，躡步走進香兒的住房間，用手輕敲窗櫺，良久方見香兒敷衍了同住的雙嬭，閃躡出來。——二人在月光下，相對怔住了。猶記得在半年前，一早上的太陽，穿過林柳，參差的樹影，跌碎在泥斑點點的黃土路上；子良起程到東城投學去了。在那天的前一晚上，二人偃在後園的石山後，仰望着明月，只見雲氣洶湧，一濤勝似一濤的往前撲，構成一幅可怖的圖象。香兒把頭頰靠在子良胸脅，仰看只見他方字型的臉孔，埋藏着一對炯炯有神的眼珠，脣緣上一陣靛青，厚實的眉毛，笑的時候露出虎齒，沉思的時候，刻劃出兩頰的苦戾，使人一時摸不清他的心理

，更不易捉摸他的喜惡。子良當時把寬闊的肩膀，一勁撐着香兒頭顱，一任夜風把她額前的劉海，一拂一拂的往自己臉上撩撥，一手扶起她的臉門，說：「我此去半年賦歸，妳應好好珍重，指望我們往後的好日子！」香兒早已不勝其情，慟哭得兩眼桃兒般紅，道：「你好好唸書去，我能留在葉家一天，就等你一天，只盼你對我一份心。」說完又哭。子良道：「決無辜負之理，只是我家環境，也難爲你安居下去。落後日子遙長，只求妳忍耐隱當！」

翌日早晨，一對小戀人，在默默中分離去了。當時，葉家送行的有葉老爺，大房少奶和閨女金玉。旁邊哭得有一搭沒一搭的二房少奶，不時叮囑着說：「兒呀，出了門就必要自己料理啊，你娘早晚都爲你燒香，求菩薩保佑，你好的去，好的回啊！」說着泣不成聲。葉老爺披了一件風褂，米棕色的，寬腰大袖；老臉下一撇銀鬚，旁邊攙扶他的是雙嬾和二房的貼身丫頭喜兒。他略一偏頭，往地上吐了一口濃痰，遂昂首向天上望了望，說：「時光不早了，讓良兒動程吧！」他雖顯老，聲音倒是鏗鏘的，聽的各人耳窩裏起迴響。旁上站着的大房奶奶，把肘向女兒金玉一碰，斜遞了一個眼色。金玉這才露出雲齒，把兩脣剔起，配着她一雙彎形的柳條眉，杏圓眼，熠熠有神的眼光，閃辣辣的照射人，說：「二娘寬心吧，我看良弟此去，也不過半年時光，難不得我家洪福齊天，吉人天相；白胖子去白胖子回；短不了一根毫毛！」二奶奶一頭哭，一頭回轉頭，向金玉掃了一眼，強掙着笑容說：「可不是，子良是葉家之後，也是葉門的嫡裔，若是有個長短，可怎樣對的起歷代的祖先呢！」一面說，用眼斜睨了大奶奶一眼，帶着幾分譏諷地講：「也只怪我只長了子良一個，若是多養幾個，老爺也不用這般懸心了！」大奶奶正恨自己沒能養男的，由來最聽不得這番話，不免臉上一僵，反譏道：「不是麼，有子良這個嫡後，我們葉家分產也使當了；橫豎老爺去後，葉家一切統歸二房了，我大房的和金玉，還得要二房照應呢！」說着，把身體靠近老爺跟前，加重語氣說：「老爺你可聽着的，我大房千不該萬不該，倒替你養了一個女的，若是男的，也不用受人晦氣了……」說罷，一手兜攬着金玉，兩母女偎在一起，哭道：「女兒啊，也歎妳命苦，若是妳生爲男身，爲娘的也不會被人冷待了，這是幾世的孽啊，要報在這輩子的身上……」一行說，一行啣哭起來，金玉見母親哭得淒涼，也不免動了真情，嚎哭在一塊，一時場面僵住了；二奶奶也停了嘴，正盤算如何發放。葉老爺見兩人越說越上臉，不禁有氣，用

沙啞的聲音喝道：「妳們算什麼？這日子替我吵鬧！良兒還沒上道，妳們這是給我討吉利？」說畢，使手上的拐杖用力指，泥地上陷了一個窟窿。全身氣得顫抖，一陣風息吹過，越發把一頭的白髮和額下的銀鬚，亮兮兮的，照得人睜不起眼睛。

在旁上一直緘默的子良，才不過十八九歲，已經長得軒腰闊背，一派子成熟了。他挪步上前，靠在二奶身上，用緩和的聲氣說：「母親別多心，我雖是葉家的嫡子，家產我可不攔在心上。只求妳努力更衣，安享晚福，孩子就不計較其他了！」邊說，眼睛溜向一旁的香兒。只見她垂立在樹陰下，濃濃的厚影，配着她一身油綠的襖衫裙，一時使子良看得不清切，只感到她兩肩顫搐，必是忍抑着哭又忍不住了。自己一時衝動，也說了這話：「大娘阿姐都少要哭，香兒也別哭……」才出口，自覺溜了嘴，忙說：「雙嬈喜兒也勿哭……」越發失了倫次，原來雙嬈喜兒都乾巴巴的頰上貼滿陽光，壓根兒沒會有淚。倒是這一舉措，使金玉看的真切了；她橫睇香兒一眼，只見她頰上緋紅，用軟絲綉花的小絹拭眼淚；回頭看，見到子良耳脖子上紫脹，把眼睛放在老爺身上，隨便在問安，眼光倒趁人不防，不時放在香兒這裏；金玉看得仔細，早料到幾分，鼻子裏哼了一聲，眼光死狠的瞪了香兒一下。香兒正巧把眼睛放過來，和金玉打了對照，被雷灼似的，忙把眼睛低垂，耳根子更熱了。金玉心裏有數，脣角別起，作一輕蔑的笑意，暫且不理會她。

這裏，葉老爺才氣過，即命馬夫備鞍啓行。這時候，野地上風嘯驟猛，吹得叢林子蕭蕭價響。前方的沙塵，一時遮蔽了半天；葉老爺賞了馬夫盤費，幾個跟隨的也犒獎了銀兩，一行人策了馬，踽踽而行，不分晝夜向縣城進發了。

却說，葉家自子良投學後，葉老爺因年邁老衰，身子也越見難撐了。葉家是深院大宅，裏外兩房人，等閒也不往還，故此，轉眼間半年了，除了葉老爺鬧病，把銀鋪裏的生意交付金玉，因此，大房二房吵過一架外，半年下來各自相安了。金玉自理了銀鋪，身價倍增，在左右鄰村的貴家子弟，也多半托了媒，鑽了門路，往葉家裏擠的。這起人，十八是貪慕葉家財勢，希圖博個人財兩獲的。因此，一經金玉審度，八九都給回拒了，連說媒的也經不起金玉的話鋒，落得個快快而返。金玉指口劃面的向着說媒的罵道：「別指望我葉金玉嫁予這起賴蝦蟆，也別沾望葉家的財產。我即便老嫁，也揀城裏人；你們這起羔八，活應娶一脚牛糞

的山稼婦！」說得衆人面目無光。從此，也傳出了金玉不嫁本鄉人的笑話。金玉仗着幾個錢，驕矜無道，也不把閒話放在心上。嘴上越發硬了，畢竟他還年輕，才過了廿二不到的人！

半年後，子良趁年假回鄉省親。那天，一家子團聚一氣，大房二房的，也破題兒共坐一桌。席間，葉老爺不免問及子良的學業，子良都一一應了。二奶奶拍着他的肩膀，笑問道：「城裏的女兒家如何？是否看着當意的，母親替你作主。」問得子良啞然。適巧香兒出來上菜，聽到此一問，禁不住紅了臉，雙手失靈，把一只茶匙打翻了，澆了半桌面的水。她正惶恐間，葉老爺已喝罵道：「這是什麼回事了？通日昏頭昏腦的，少不得打醒妳的腦袋！」香兒一肚子委屈，不免簌簌灑灑淚。子良心有不忍，忙央求老爺道：「想必香兒也累了，還是請父親讓她退歇一刻子吧！」香兒也道：「老爺海涵，下回加倍小心是了。」金玉冷眼旁觀，也明瞭了八分，隨口說：「父親倒也難怪，香兒見了子良回歸，心裏高興是有的，少不得滑了手，還是讓她休憩了吧！」這話別人聽了沒什麼，子良香兒二人聽了一時也羞怯了。香兒忙忙掩袖告退。子良訕訕的對着金玉笑，惟是說什麼都笑得有點兒澀。金玉借機也說：「良弟要是有了知心人，也好早告父親母親和我，也省得大家子完了椿心事！」良聽她話裏有因，也不好把場面弄僵，只得敷衍着說：「阿姐勿爲我操心，倒是我問阿姐，這半年可揀上什麼好人了？」金玉一時也紅了臉，隨即把話題支開說：「這陣子父親身上欠安，鋪子裏也忙，恐怕挑人的空兒也揀不出來。」說着呢，眼光特別放在子良身上。「倘若近身的有什麼人，也犯不着往外求了；還是家裏人隱當！」一語既出，子良已飛紅了臉，順手把桌上的一杯紅酒，一仰脖的往嘴裏倒；湊巧喜兒上來加飯，子良見她低垂了眼簾，似乎把金玉的話都聽懂了，似嗔非笑的咧開嘴，子良越發惶愧，連忙向老爺道：「父親一向安好！」老爺爺見他忽有此問，只道他是一片孝心，隨口道：「可恨天口轉涼，痰滯太多。這會子受了診，痰氣趨和，人舒坦多了！」大奶奶也道：「老爺保得住身體，好等待抱葉家的孫兒呢！」二奶奶也似笑非笑地說：「願老爺早冀望！」金玉忍不住脣舌說：「良弟找人，我看呢，倒要門當戶對，才遂得老人的心意。倘或胡亂找人，我看做阿姐的，我第一個就不依！」老爺也道：「女兒說的對，良兒找的人，千萬胡亂不得。我葉家一脈，也看在你身上了！」

一番話，說得子良飲食不安。可是，更不安的是簾子後，匿在陰暗角落，豎着耳朵往裏

聽的香兒，她此際聽到末後，淚光一閃，早掉下一顆清亮的淚珠。兩掌絞在一起，像要忍受極大的痛楚似的；是時，雙嫵捧着一盤甜品，自亮花花的迴廊轉身入來，眼睛一時不適應黑暗，只見一個著着深綠小襖的丫頭，背着人在牆角拭淚，只道是誰，看真切了才認得香兒，不覺問道：「傻丫頭，誰作賤了你，在此當路上拋眼淚！」香兒哭得眼眶發潮，只是不答。雙嫵如何世故，聽到老爺裏間的一段話，已知悉幾分，當下歎氣道：「這又是什麼孽啊，我們這等身世，也攀得上人家老爺，你還是醒醒吧！」香兒聽罷，更不能忍抑，哇一聲哭了出來，返身向內院走了。雙嫵企立迴廊，外頭的陽光，把一叢美人蕉的影子，折照在迴廊裏，把雙嫵的皺臉，也澆上了一重紅光。只聽她低喃地說：「這丫頭癡的可以，就不知往後如何收梢了！」隨着說，人轉入了內廳，只聽到金玉提着嗓子說：「葉家娶媳婦，也得顧葉家的面子！」反觀子良，這時垂下頭，不知上了酒意或是怎的，神情有點迷糊了，看人也是無精打采。雙嫵憐憫的對他看了看，不住收了眉，心頭上難過；金玉倒是斟了一杯酒，放在手掌內，向杯底裏的流液瞄了瞄，惡辣辣的泛起笑容，說：「爲良弟的回里，乾了阿姐這一杯！」說完就自飲了。老爺頓覺金玉失常，沉着聲說：「女兒家也不顧着顏面，這樣兒大喝大飲的！」金玉道：「人家難得高興嘛！」說罷，格笑起來；從旁的雙嫵聽她笑，不禁雞皮上發麻。

這夜裏，趁着明月星光，子良摸上香兒的住房，二人怔怔地，在月下偎靠在一起。半年了，幾度思懷，二人都祈望有一天，緊緊地偎抱在一起，傾吐相思之苦。——子良在懷裏。揣出自己在縣城下，走了幾家衣料鋪，才揀上的一匹水紅蘇製軟綢，遞了給香兒。香兒一時驚喜，忽又想及下午老爺他們的一番話，禁不住沉了臉，眼色都黯淡了；在月光朗照下，只見她的淚水，一徑的衝向頰跟，使子良不禁詫異起來，說：「正好的，爲什麼竟又傷心了？」香兒道：「少爺，恐怕我們今生都完了，我今天聽過老爺他們的話，實在我也攀配不起！」子良道：「妳聽了也不妨，只是妳要相信我真心。」又道：「難不得我跟妳一走了之，這家庭……」歎了口氣續說：「我也不留戀了。我父母大娘阿姐，都是一起陰聲怪氣的人。在這裏，人住久了都發霉！」說的有點激昂，不覺抓了拳，咬了牙。香兒忙阻道：「不能因我毀壞了你的家庭，我可不過是個丫頭，末了不過配個小廝就完了。你何苦爲我犧牲！」子

良抓緊她的手，衝動地說：「香兒，妳不知外頭的世界多美多大，我在縣城裏目睹的，那些人活的可有熱氣。我看過工人打倒資本家，也看過學生罷課，遊行請願，他們像火一樣，一下把舊的老的燒光燬光……」說的興頭，不覺嗓喉大了：「他們活的才像一個人，才有意義……」說完，撩起臂幹，趁着月光下，見到他的臂膀上留一疤痕，三寸來長的，上面的血絲模糊，看着有些駭人。「香兒，妳看，我受過傷，流過血！」香兒訝道：「這是如何來了？」子良自豪地說：「我參加遊行了，他們開槍，用棍子搗，但我不怕，我們有許多人，許多許多的人……」香兒臉色大變，不禁怨道：「老爺教你下縣城讀書，你竟學歪了！」子良道：「不，一個年輕人不放眼看是非，不管管是非，讀書有什麼用！我決定回縣城之後，找份有意義的事做，把妳接去。苦也苦在一塊兒！」香兒聽了，不覺赧了臉，嗔笑道：「你想想的可美！」子良道：「出門半年，我看通了，美麗的生命是自己創造的。完全憑我們自己！」及後又問：「妳是否願意跟我走？」香兒見他問的稚氣，也一時不曉作答，遂說：「往後再說吧！」子良樂孜孜的說：「現在城裏作興小家庭，我們有我們的天地，充滿陽光和清風，不像這裏……」邊說，用手指向周遭一劃：「陰氣森森的，連呼吸也欠舒暢。我呆不下去！」香兒也神往起來，二人談了半宵，情感奔放，半推半就，香兒在子良房中度了一宵。第二天微明，匆匆趕回住處去，踏落門檻，即見雙嬈手持洗臉水，往庭外走去。二人打了照面，香兒低了頭，耳根子都紅了，十分惶愧；雙嬈只對她看了看，搖搖頭，嘴上不說，香兒也急匆的往裏走，雙嬈擺了擺腦袋，因歎道：「唉，如何來的孽障……」

年假報銷之後，子良返回城讀書去了。臨別幾番歉懣，也不在話下了。——子良去後，幾度春秋，不覺又是秋末冬殘，春光媚嬈了，香兒的肚皮，也不覺間臃腫起來。起先，還把寬大的衣裳披上，圖以掩飾，但終歸也瞞不了人。第一個發現這秘密的是雙嬈。一天晚上，香兒忽覺頭昏目眩，繼之嘔吐。雙嬈先是慌了一輪，及後才知她身上有喜，間歇嘔吐而已，因而也不驚動葉家中人；此後，倒是一應粗重活兒，支使喜兒代勞去了。

可是，葉家的酬酢越來越多了，香兒喜兒雙嬈和門上的小廝，直是忙個不休。在此前一夜上，小姐金玉幾經曲折，才自鄰鄉的故里，認知一位裘力龍的男仕。據說是營商的，統辦米糧出口，生意倒也蓬勃。只是人錢多了，世面見夠了，眼界也大，不輕易看上鄉下的女娃

兒。而況必需是門戶相當的，所以挑三揀四，到了三十大關，也沒有一口妻房，風聞葉家小姐金玉，猶待字閨中，大家都是場面上的人，所以作媒的，來去幾回，老爺大奶奶都默許了。金玉也作狀地說：「父母親說什麼好，就什麼好吧！」作媒的連忙嚷說：「姑娘開了金口了。這準親事也說定了。」說着下來，女家出面下帖，請裘家合府吃飯。這天，金玉扮得美艷輝煌。原本她的臉相有點戾，眉宇間有點悍氣，下脣厚實，實屬尅夫格的。但是，她着意喜兒爲她描脣綫，足花了半個時辰，才把脣肉脩成鵝圓型，淺淺一笑，有意無意挪露牙齒，伴上那一雙黑着眼圈的瞳仁，隔着桌面，倒也看得力龍心醉神迷。——裘力龍也不是俏俊美男，只是身材魁梧，說話聲音嘹亮，配着他一臉靈活的表情，隔着桌面，也使金玉傾心顛倒！

飯後，老人家借故走出園外，由丫頭服侍，到外面觀月去了。只剩金玉和力龍對坐。金玉著一件乳黃暗綉蟬翼旗袍，胸上掛一紫翠金牌，頭上盤着鴛鴦髻，雲眼一看，可也迷盡天下男人；力龍好像很欣賞她的髮飾，對她不免審視再三，金玉平日慄慄洩辣，此刻也不免自忖道：「要使出女人的溫柔，把他擒住了！」因說：「裘先生在外跑跑的，我們這窮地方，不免看不上來！」力龍聽她說話，溫柔中有些銳利，也只得謙遜道：「哪裏，哪裏，我這幾年東奔西走，也可膩了。外國人說，沒有地方比家裏好，我就有回到家裏的感覺！」不可不知，他這句「沒有地方比家裏好」是用英文說的，金玉在這上面雖然不通，但是簡單的英文是聽懂的，因而顯得很佩服。因說道：「我是個沒涉世面的人，難及你裘先生，就不知道外國玩意兒，比我們這裏可好了？」金玉畢竟是厲害的女人，此刻話匣子打開了，免得無話找話。力龍度其聲色，也知道金玉不是簡單女人，因說：「我這人就是怪脾氣，外國玩意兒我決不習慣。譬如他們的登月旅行，我就看不慣，帶回來不過是幾塊石頭，那多冤枉！」金玉興趣起來，不禁驚道：「只有幾塊石頭？」說完，才想到自己冒失，忘記擠笑容，才急不迭的鮮淺一笑，完全是淑女型的。力龍道：「有什麼稀奇，才幾塊破石頭，稀裏飢饉的！」金玉擺正了坐姿，故意把髻了蔻丹的纖指，往空中比劃一陣，說：「你見過了？」力龍不妨有此一問，不覺遲疑了，逼着只好吹牛說：「見是見過了……」金玉拍手道：「果然是城裏人有見識！」力龍期期艾艾的敷衍過去了。

這時，香兒端了兩盅茉莉茶，從門外走了來。方擺下，力龍不知有意或無意，對了金玉說：「妳家小姐秀氣，連僱用的人，也看着舒服的！」金玉聽着，不期臉上一慄，他竟當臉讚了香兒來，不禁有些醋意，說：「難得裘先生欣賞。」因向香兒說：「站在哪兒幹麼，還不快出去！」聲音聽來平緩，可是連力龍都感到有些戾氣，也自悔失言，所以也沉默不語了。香兒急忙的掀簾子往裏走。她此二根油辮子，在黑暗中泛起亮光，力龍一時看了，不知沉思些什麼，倒是金玉眼明，看力龍呆呆的，也不道破，只是乾笑道：「下等人不知禮貌，裘先生汪涵！」力龍拿起茶盅，聲音很不自然的說：「哪來的話，葉家的家教是嚴明的！」經此造次，力龍也說話謹慎起來了。金玉也問：「裘先生，這次回國來，可是決計長住了？」力龍見問的出奇，只好漫應道：「是……是長住了！」金玉也不避嫌疑，開門見山地說：「那麼，我們兩家……」說到此，也苦於措辭艱難。力龍當然明白她的暗示，嘴上囁嚅，很勉強的敷衍說：「我看家父母的意思才說，只是我怕辜負葉小姐一番好意！」

金玉聽着不對，恐防出岔子，連忙用溫柔的聲氣說：「一切都看裘先生的……」一頭說，心裏暗暗作急，不期的恨起香兒來。

正說間，葉老爺大奶奶和裘家二老都進來了。一夥人說說笑笑，由葉老爺提議，金玉力龍和大奶奶裘家老母，四人湊成一牌桌，葉裘二老爺在外廳內談他們的。直到凌晨三時才散桌，香兒喜兒雙嬈服侍個不休。金玉和力龍竟然隔閡起來了，二人牌桌上談話不多，老人等等只道年輕人畏生，不想二人心裏間起麻菰。

隔天這一早，天矇矓時，起了一陣雨，香兒昨宵未眠，加以身上有孕，精神也差勁了。——和雙嬈清理陽台之後，因受寒氣欺侵，身子一時不支，伏在側室內嘔了一陣。雙嬈見事已難瞞，竟對香兒說：「依我看向老爺招了的好，歸根還是葉家的骨肉，豈容他們尅待妳！」香兒額際上發汗，連連搖首說：「不行，他們會打死我的！……」說着，止不住流淚。雙嬈也怨道：「少爺也是的，也半年多不歸里了，他在外頭據說闖了事，被人打壞了身子，前些兒才氣的老爺半命，不想妳又……」香兒回求道：「雙嬈，別說，若是少爺不回來，我……我自有了斷！」雙嬈驚道：「香兒，妳凡事都要慎着啊，不要枉生主意！」香兒著了子良購予的水紅軟綢，口中愼靜地說：「葉家不容我，也罷了，難不得我走回鄉下，耕兩

口飯，養大我肚子裏的！」雙嫖鬆口氣說：「妳這般想也屬難得，如此我也不用懸心了！」說話間，金玉已披着淺灰白格犬睡袍，神情慵懶的走下樓來。她吸着綉金紅絲拖鞋，臉上脂粉褪去，頭上髮絲也鬆散，使人頓覺今昨的金玉判如二人。她尖稜稜的眼光，一掃掃在香兒身上，憶起昨夜力龍的話，不覺妒火中燒，無來由的喝道：「要死哪，明知我未起帳的，一大早開吸塵器，唏哩嘩啦地，衝着我來麼！……」香兒低了頭，心裏委屈，止不住噴淚。金玉越發火起，趕上前，用手指戳着香兒的額角，厲聲罵頭：「哎喲，不過是個下三四丫頭，就敢用眼淚來唬我啊！妳敢！妳敢！」香兒被她一戮，由不得身子往後退，雙嫖看不過，上前勸解道：「小姐勿怪，倒是不對，吸塵器是我教她開的！」金玉瞪突了眼睛，衝着雙嫖罵，口沫珠都濺出來，道：「妳少說話，當我不懂，妳們是一窩子的，難不得我連妳也砸了！」雙嫖喘喘不敢再說。金玉益發聲張，趕在香兒身前，揚起眉毛，刨出一排不算齊勻的牙齒，叱罵道：「就罕見這麼作賤的人，在堂屋裏穿紅戴綠的，是勾引男人來麼？」又罵道：「別以為我瞎了眼，要當葉家的媳婦，妳也不照照鏡子，妳也配！」香兒讓她一輪嘴數落，也自感身世，一時悲從中來，伏在梯口的枝柱上痛哭；此柱上是一獅型的木雕，張牙狀，宛似此際的金玉。金玉也罵得興起，一手奪過香兒手上的吸塵器，死狠的往地板拋，發出的聲響，驚動了宅內的人。老爺大奶奶二奶奶及上下人等，都聚在廳裏來。下人等懷於金玉的蠻辣，也不敢則聲，只眼看着香兒受欺凌。金玉見人多了，越是旺了胆，竟然一手推搡香兒。香兒站不穩，整個人往樓梯上撲，適好肚臍往下壓，一時疼痛，失聲慘叫起來。臉盤兒發白，豆大的汗珠沁出額際，一陣頭眩，竟暈迷過去了。葉老爺大奶奶二奶奶見出了禍，也上前止住了金玉。金玉猶支着腰，澆辣的大罵。雙嫖見香兒受創，大驚不已，上前扶了香兒。只見她臉上發白，脣角上濺着血絲，汗水淋漓，兩手抱着肚臍，苦不堪言。雙嫖一時大哭，也顧不得許多，嘴上一哭叫道：「可憐的香兒啊，我早說妳不要造孽啊，若是肚子裏的出岔子，妳如何對得起葉少爺啊……苦命的香兒啊！……」葉老爺二奶奶等，聽着大有內情，連忙喝令下人退走，即時命雙嫖過人究詰。金玉也平靜了下來，假在葉老爺身後，猶氣呼呼的向誰瞪眼。倒是大奶奶撇起嘴，交抱着臂膀，嘿嘿的冷笑着。葉老爺二奶奶齊聲問：「雙嫖，妳仔細聽了，我們葉家是望族之門，妳口舌上不要胡混。妳說香兒肚子裏有少爺的

，這事誰說的，妳勿造謠，少不得我用紅火烙燒妳的嘴！」

雙嫗跪在地下，把少爺和香兒的一段風月情細說了。葉老爺聽罷，臉上一陣寒青，蹬足道：「氣死我了。這畜生在學堂鬧家裏鬧，下去可要闖什麼禍了！」說完，命二奶奶把耳朵遞過來，如此這般的耳語一番。只見二奶奶不住領首，言聽計從的模樣。葉老爺落後，對雙嫗說：「妳在葉家幾十年了，自問我一向待妳不薄，此事攸關少爺前程和我家清譽，萬萬張揚不得。妳且包庇住香兒，爲她調理康復，把孩兒養下了，留在葉家；香兒發放回鄉，找個張三李四嫁了，從此不可認葉家的人。我老爺賞她白銀一千銀，算是賞她服侍老爺的一場。妳待她醒後，仔細說了吧！」說完，由二奶奶扶着，支了杖，一步一蹬的上樓去了。雙嫗磕了頭起來。只見香兒也掙扎着醒了過來。

香兒在病榻上臥了一節時日，葉家喜兒，不時送來羌湯補品，無非是待她產後，把她支使出門算了。那天，雙嫗把葉老爺的主意，趁着香兒清醒的時刻，全盤的告訴她了。末了，雙嫗哭說道：「可憾妳也不張眼認人，我們是什麼身份，人家要認我們！」香兒把頭靠在衾枕下，幽然的說：「我知道少爺是真心對我的，若他在就好了。」雙嫗道：「人家半年都不來看妳一遭，妳還指望他什麼！」香兒臉上油青，氣息微弱，喃喃自語道：「若是在就好了！」雙嫗睜足歎道：「也罕見妳這死心眼！」

不一日，香兒氣息轉好了，忽而對雙嫗說：「雙嫗，或這一病也苦了妳，往後不知何以爲報。」雙嫗道：「待孩子產下了。妳好好回鄉找人，就算報答我了！」香兒黯啞的說：「恐怕沒有此種日子了！」雙嫗只道她說胡話，也不理論她。

沒幾日後的早晨，雙嫗一覺醒來，沒見了香兒，一時惶恐，着人四處尋找，但毫無着落。待到日落黃昏，才有人在荒山的一潭澆水裏，發見了香兒的屍首，浮在水上，著水紅色的蘇製軟綢。夕光下，紅煌煌的，肚子聳起，人家只說是肚子裏灌水，根本不知那有葉家的骨肉！

葉老爺二奶奶暗歎了一氣，惟是不便張聲。吩咐作草草收殮算了。香兒的墳上，只有雙嫗喜兒及幾個家丁拜祭，場面當然很冷落。

葉家少爺一直沒有回家。金玉和力龍的事也吹了，只是葉家不曾聲張，所以也沒誰知道。至於香兒的事，更無人知道了。

探情記

周家大小姐文瑛歸寧之日，恰好二小姐落霞大考期歇，趕着春祭之便，自東城買車而返。西城因在隔海之遙，趕着嚴涼天氣，車子到了沿江鎮驛，因氣候濕寒，地理上飽受虛溽，一路上都是顛簸泥路，震的落霞背脊骨都痠麻；臨了到了渡口，又是一重風霜，披着的一身斗蓬，在涼峭的冷風裏發抖。才把一雙脚自泥沼裏拔起，衝身走進一家客店的馬槽，一手掙起井邊的水斗，舀出一桶涼水，往脚筒上的污泥滌洗，抬頭一看，已見暮色蒼茫。天邊上一片青雲，灰麻麻，沿邊鑲着一道落日的晶光，打遠看像是燦爛的玉環，熠熠然的使人目眩。

落霞佇脚在此客店，先打發了驅車的馬夫，然後走落店門。那靛青的石階，腳踏上了，因受力故，吱吱嚇嚇地濺出水花。她一手提了行箱。另一手解下頭脖子上的斗蓬，迎着課堂裏的一盞油燈，紅花花的照在她臉上額上。因斗蓬罩的密，倒是覆蓋劉海的額際，溫煦煦的沁出汗珠；她一昂首，把髮柳往後脖扳，隨口舒了口氣，氣氤在空中泛起一陣白霧，旋之消散在黝黑的空中。早有店小二的前招呼。她只說宿一宵的客房，一頓晚飯，特別她用家鄉話說，要一碟麻荪醬子鷄，要周城黃麻子的麻油。店小二聽她說，打量了她半晌，咧開了嘴，把前齒的一顆銀牙刨在油光下，搭訕地說：「原來貴小姐也是同鄉的，這路子上可好？」

落霞這裏也泛漾了笑容，很安適的對他說：「快三年沒會回鄉來了，不想一路上都是難走的路子。」因歎道：「世界都在變，就是家鄉不會變，還是那麼涼。已入春了！」店小二湊趣道：「可不是。今年春雨，早一陣西村裏漲了水，決堤似的，淹了不少人！……」說着，不免歎口氣：「縣老爺請了張天師來祭水，不料這天師肖虎，龍虎相尅，犯了海上龍王的諱，作法之後，豈止水勢不斂，連隔山的白玉觀都被淹了。這觀本是張天師修煉之所，人人都說天師自造孽，顯報自身。可憐的百姓，沖的沖，散的散，也不知枉死了多少人家。縣老爺無法，奏請了皇上，立下榜文，請下了當今的文苑祭酒，洋灑灑的焚燒祭文，才把龍王爺鎮住了。可是，這周圍百里內，災黎可上千萬哩！」

一篇話才使落霞想及，無怪一路上荒涼，倒原來這地方碰上了天劫！當下也自歎了一氣，廚役早把飯餚擺上桌上，店小二服侍停當也自告退了。落霞在油光掩影下，舉箸進餐。只見窗櫺外，一株鳳凰木在夕照中，油亮的發放紅光。那蕊苗紅斗的，隨着日影西沉，遠處江湖如湧，嘩啦啦的攢入心肺。漁火一明一暗的漂浮，待到西天一色墨沉之後，只見漁火如星的游動，藉着屋內的油燈，鳳凰木紅的灼人。

這一夜，落霞真是思緒如流。先是對店小二提到家鄉的特產：黃麻子的蔬油，才驟然有回到身鄉的感覺。人，只要一旦寄居客邊，才對家鄉事物特別敏感。原來，少時在鄉間，常聽祖母說，這黃麻子的祖上，原是駐守邊戎的驍將，三代沐浴皇恩，沙場上豎功不少。後來傳到這黃麻子的曾祖太史公，因在塞外與胡兵相接，鏖戰三晝夜，卒爲胡將所獲，發爲虜俘。因胡皇愛其忠勇，遂甘詞招贅爲婿，匹配蕃邦公主金仙姑。這金仙姑也屬將門之裔，能騎善戰，兼通詩文。無奈皇命在身，太史公執意不從。最後被逼不過，只好向胡皇陳請：若是金仙姑能於百回合之內，落敗太史公，則成婚之舉一夕即成；倘不然，即太史公釋請回國，此段姻緣罔之不聞。胡皇大喜，即令午時一刻，於校場上排列兵馬，這金仙姑在雷鼓中登場。但見她眼比秋波猶俏，臉如盤月還圓。身著紫甲戰袍，頭戴黃盔鐵冠，影在日光下，騎在烈馬上，手執銀槍，正是威風凜凜，氣勢騰騰。有詩爲證：莫道女兒身手拙，校場此日捉蛟龍！

這太史公原是少年公子，今見金仙姑天顏絕色，早已心蕩神搖；金仙姑亦眉梢眼角，款

送情懷。二人校場上過招，早因別有懷抱，來往之間，不免虛幌透實，力不上招。胡皇高踞龍案上，早已覷出二人情意，不覺大喜。及後雷鼓大作，這金仙姑虛幌一槍，回身遛跑。太史公那肯就裏，當下拍馬直追，誰知金仙姑突撥馬頭，反手向太史公虛放一箭，太史公心中計，連忙回馬閃避。不料這金仙姑箭法高超，頭一箭是誘敵後退者，第二箭才射個着實，一時急如流星，向太史公臉門上撲去。太史公冷不提防，連忙側身迴避，詎料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頭上盔甲的紅纓，早已應箭落地，在陽光下照的紅旺旺的，恰似此際太史公的臉色。金仙姑此百步穿楊的箭法，博的衆人拍手叫好。校場上皇命下來，胡邦公主與漢將太史公完婚，頒令殺豬屠羊，犒賞三軍，一時胡兵歡呼不已。

太史公自與公主完婚，匆匆三年。因記念漢邦，時生歸計，無奈公主情深，一時也難於捨割。那一年得信使來報，太史公因私聘胡女，龍廷大怒，着令抄斬黃家滿門，獨有一喚黃源的嫡兒，及時免脫，流落江湖，不知下落。

太史公驚聞噩耗，痛悔不已。公主愛夫情厚，竟曉大義，盜竊令符，二人偷赴漢邦。不料事機不密，爲胡皇追緝，二人在邊塞被截。公主身受重創，在懸崖上毀身自盡，臨終時身上噴出一重清亮的汗珠，聞之若油，實則麻油。及後傳說，太史公卒在京城覓得愛子黃源，因將製作麻油之功傳授予他，自己披髮入山，從此雲深處處，不知所終。這黃源以後流落周縣，秘製麻油營生，經此一代，傳到黃麻子，先朝駕崩，赦赦天下，才敢露出真名。在周縣一帶，他祖上的神話，一若他清冽的麻油，享譽遐邇。——此乃神機之談，不宜深究。

落霞很早就迷情於這故事。——太史公金公主的異國情鴛。更且胡邦公主的深明大義，壯烈殺身，使她少年時即甚嚮往。每當祖母坐落庭階，背倚在高腰麻藤的座椅上，侃侃而談她的神話時，落霞就嘟了嘴，用嫩稚的聲音道：「但凡婦人的，都要向學金公主！」祖母知她說癡話，遂止道：「那不過是虛縹的神話，常人豈可當真了！」落霞道：「惟其神話最美，常人方企羨之。若一日我爲人婦，當做金公主之癡，之貞，之烈！」在旁一邊做針黹的文瑛笑道：「人說妹妹多生奇想，此不謬也！」祖母道：「這丫頭癡的可以，日後不可等閒視之。」文瑛道：「祖母這一說，妹妹越發悖謬了。」果然，落霞入了京城，在一家全女子的書塾裏就讀。其時，民風未開，女子纏足之風猶然，周家老爺前朝官拜八府巡按，終年周遊

仕途，惟是心腔高介，等閒也不與官場勾結，故新主登位，讒臣當道，這周巡按不消半年，也被貶謫還鄉，在家裏享受清福去了。這落霞是他掌上明珠，雖是國俗淵源，周家姐妹也是一直天足的。周老爺直是反抗這不人道的禮教，太老爺在世之時，周老爺就不許二位千金纏足，和太老爺發了晦氣。父子二人有三年不相問。太老爺每當和仕途友輩宴遊時，不覺是歎道：「我周家何出此孽，平白的出了這不肖子，違反國教倫常，教我如何面目上報天恩，下對列祖！」衆人見太老爺傷悲，少不得用話開解道：「今天子開明聖恩，女子天足，亦不違乎禮教，太老爺何竟記懷！」太老爺捋了領下的銀鬚，愁歎道：「竟是孽子使我愧爲臣奴，老夫的臉上也頓覺無光！」衆人一時不知應對，惟又不便強勸，只得把話岔開。一頓酒因太老爺的心事層重，而吃得寡然無歡。

太老爺逝世之後，周老爺在宦途上相繼失意，在家安享餘年。那年，落霞十八出了，在私塾上也唸了諸子百家，烈女賦等，忽有念頭，欲往京城求學遠去。周老爺和太太商議，決計讓她成行。其時，西學東來，各地均有女子私塾建立。落霞投考的學堂，是教會主辦的女私塾，除先朝飭令的孔聖經典外，也教授西洋的理化電工，自然也學上洋文等。這在當日是新奇的事，落霞在此學的，竟比她十年在家學的還多。

三年的京畿遊學，竟把落霞塑成另一類型。她的學塾在首要之都，天子脚下，極盡繁華。在學第二年，落霞應鄰市的友好邀約，一個夏天的午後，買車直落該市，在當地的教會上做唱詩班的主理。這一次的奇逢，竟使她一生不能淡忘；她碰上了該地的一名學員曹日坡。這曹日坡祖上是地主，家資饒富，權霸一方。更加上曹家的先世，與官場中頗有瓜聯，所以傾其勢力，在曹縣乃貴爲上紳，周圍百里，無不知名。

周落霞第一次和曹日坡見面，是唱詩班在教長的率領下，到日坡就讀的學堂演唱。日坡是班級長，在學堂上是一個表率。兩個年輕人碰在一起，雖然社會風氣閉塞，男女相悅之情不易流露。但落霞的率儻性格，很容易就征服了日坡的腴腆。忽一日，日坡在禮堂上，合班上同學搞園遊會，會有同學，因近時四內風行剪辮運動，各人把大字報輪流展開，說的慷慨激昂，日坡率先登上講台，手上掣了一把利剪，豁索一聲，把勺後的三千煩惱削短一半。各人先是歎了一陣，旋之歡呼叫好，日坡興在心頭，又是豁索一聲，把髮辮剪成了平型，完

全恢復了漢人的裝束。台下叫好之聲如鼓雷鳴。幾個熱血的男兒，也相繼去了辮子，鬧的大夥兒十分興頭。日坡自己也發揮了一番議論，無非是留頭不留髮的高論，堂上衆人紛紛拍掌。內中有一干執椅子弟，也汗顏於日中的鬥雞走狗，評花問柳，各人對日坡欽佩不已，誓說此後絕作狎邪之遊，一心向學，爲漢人子弟爭臉子，日坡也寬慰一番，勸勉各人專心爲學。禮堂上的聚會零星潰散，整個大堂上空落落，獨有日坡一人，坐在講台下一把橫椅上，呆呆的對着空曠的大堂，思潮起伏。他這一個熱血的人，竟有自己難言的身世。實在他不過是曹家的螟蛉子。六甲那一年，家鄉蝗虫爲禍，他父母本以務農爲生，遭逢天劫，無以爲炊，各人皆有斷粒之虞。父母看及生以難繼，遂把日坡送予曹家財主，連他本姓也不准再提，從此快馬輕裘，直以曹家的大少爺出入。一則曹家本無所出，自然曹老爺就把日坡視爲珍寶了。

今年辛亥年，入秋之後，曹老爺忽受鄰村莊員外之邀，設酒賞菊，並且席間莊員外不嫌冒昧的說：「我家小女寶儀年已及笄，並未字人。今見曹翁公子一介堂堂，敢不昧高攀貴門，結成兩家百年之約，未知曹翁垂意可否？」曹老爺一向自視高越，心想此事有干曹家門楣，自當以身資門位爲合。因念莊家亦屬貴胄權門，如此親事縱不美意，也無忤於自己的面子。心裏雖如此想，臉上却不露出，只是淡淡一笑道：「莊兄台言重了。想小兒不過黃口小子，功名利祿猶未登途，焉可妄配你家鳳凰。待來春結試之後，老夫爲他捐個道台，謀個一官半職，俟待青雲有日，再與你家秉論婚約如何？」

曹老爺畢竟官場中人，深諳權應之術。一番話把莊員外敷衍住了，也不嚴拒，留得住彼此的面子。莊員外唯唯諾諾，也不覺難爲情。直是酒過三巡，明月初昇，才遣人打燈送曹老爺回里，自此之後，曹莊二家有了默約，只待今年結業之後，再從派媒說項，完成兩家親事。

這件事由於風聲不密，老早傳到了日坡耳中。日坡自今夏見過落霞，雖碍於男女大妨，二人終不能流露情意。這年之期考將屆，曹宅正暗裏忙着籌筭喜事，日坡日常間見了丫頭小廝囁語私語，也領略了幾分，心頭的悵惘日甚一重。早晚見着老爺太太，除了問候安康之外，也不多作言語，只是約略見問了幾句，就回抵書房裏閉讀，一概世事不問。老爺太太只道

他忙於課業，倒也一頭喜歡，不怪他禮儀疎周。

今天剪辮之舉，圖博得一時的暢快。自己一人孤另另當兒，不免念及生父母之去向。自己暗地裏向人打聽，所得的一鱗半爪訊息，終不能解慰自己的情懷。有時，抱着一腔無名，臨軒落淚，這都不是外人可知的。——他坐在禮堂的橫椅上，牆間掛着孔聖人合掌作揖，寬袍佩劍的畫像，看了出神；忽窗外有飛鳥投林，吱喳喳的棲落樹叢裏，漾起一陣金風，幾片落葉嫵嫵地飄向地面。日坡頓覺時光已晏，起身步出禮堂，忽聞背後有驚囀之聲：「請君留步！」日坡一愕，旋見門外斜刺着光，輕搖玉步的走出一個女子。看仔細了，才知是落霞此來。

日坡大喜過望，終掩不住欣忭之情，對落霞笑道：「我打量是誰，竟是周小姐光臨，這日來好了？」落霞見他問的客道，不免笑說：「我方才見你剪髮之舉，真是明理之致。因佩服斯人，才有冒昧闖見！」日坡這才把手往腦勺一撥，笑道：「天下風氣所趨，獨夫何能挽之，小姐的話，太抬舉了！」落霞對他瞅了一眼，不覺道：「曹學兄休嫌我絮叨。方才一歇，見你在獨自沉吟，恍似有無限心事的，不知能否見告！」日坡被問着了心事，不禁臉兒一紅，囁嚅應道：「不過偶有所觸，盡是瑣細俗事，不談也罷。」落霞見他隱忍不告，似有滿懷苦衷；自己礙於禮防，也不再直問。二人直是傾談家鄉趣事，上天下地，直談到了起更時分。落霞忽覺太過了，女兒家未免欠於檢點，當下嫩頰飛紅，連說晚了。日坡也覺得自己疎禮，即說願伴送落霞過返居停，落霞直是答應了。

一路上寒星點點，晚風悠悠。二人踏着月，見倆人的影子，一重疊一重的，不知走了幾段冷靜的路，日坡幾番側視落霞，只見她披着一襲清花藍底的風衣，內裏一直是時下流行的闊領大袖的錦色旗袍。偶然清淺的勾起笑靨，即使在月光中，也頻頻透出一股清亮的眸光，看人的時候醉人，不看人的時候迷人；日坡幾乎想歎了，但覺此柳嫩花嬌的美人，因何隔着間關，也飛渡而來與之相見？嗟莫是這就是姻緣？

落霞自見日坡，也無不以之爲念。愛情這回事，來的時候，往往令人措手不及，不知何以。唯一能解釋這奧妙的是，也許天地間本種有好多情苗，當一天發芽吐蕊的時候，是誰也不能阻宕的！落霞想着，不免有點感覺世事無常：愛情能夠發生在一刹那，是否也可消失在

一剎那？想着不免可驚。在走落庭階之後，迎着暗雲裏的星花，日坡發現她的臉色凝重的多。眉銷春山，美人焦慮是誰都感到刺心的！

落霞日坡的感情日似一日。臨到她回京里的時候，日坡把她送上了驛站。那是夏末秋初了。樹上因蕭索的冷風，顫巍巍的把每片葉子，刮的危臨欲墮。——日坡在車窗外，落霞憑着窗緣，二人對視片刻，才見日坡打破岑默的說：「妳可歸去料理學業，在本屆期考之後，我來看妳，妳應記着，除了妳，豈有別女子令我分心的！」落霞情不可抑的簌簌垂淚。當着男子，也是她生平首次飄淚。人說女人的眼淚，最能軟化男人；男人不爲女人眼淚所欺，則男人也夠絕情的了！日坡是至情的人，不覺抓住了落霞的手腕，輕聲地說：「我告訴了妳，莊家的事在期考後，正式與她決絕了。那莊寶儀我見也不會見，豈有談婚論嫁之理。妳放心轉返京華，冬後初涼，我就來看妳，一刻不延。」

此際落霞除了灑眼淚，心頭的話要說也說不盡。當話不能說時，還有什麼可以表達呢？多情的人都有好多話，但他倆的話早已說盡了！

原來落霞和日坡相戀，早已傳到曹老爺太太耳裏。兩老的乍聽非同小可，當時召來了日坡，對之盤詰再三。日坡起先支吾其詞，見老爺火起了，又不好太逆他老人家，遂把前情往事細說了。老爺瞪足罵道：「現在新學堂裏盡出妖孽，教出這麼大逆不道的事理來！這周落霞與你私相往還，敢也不是婦道人家，要之何用？常言無媒苟合，即逆倫理；即逆倫理，則罔德無常。此婦人德業猶虧，你不快與她斷了！」

日坡那容得父親誣詞辱人，當下也不覺變了色，對父親道：「父親如何痛罵孩兒均可，但這周落霞是婦品十足的女性，父親休要誣詞罵人！」曹老爺聽罷，不期的瞪了眼。在他教治的兒子，總有十五年了罷，從未有此粗重的話，不料今日竟爲一婦人，而父子反目。當時，心頭一陣刺痛，往坐椅上一頓，臉色驟變，口裏沉吟地說：「反了，反了！這世間也變了，子不子，父不父了，我但凡早日瞑目，也不再看這孽種造孽了！」太太在旁，也苦勸日坡將就老人家。唯是日坡血氣方剛，也不理得老人哭罵，只是輕聲說了幾句：「父親原諒兒子不孝，這事萬萬歸兒子抓主意，父親不必操心！」言罷，老爺已氣得渾身打顫，舉起手上的青竹玉柅，向案角上一砸，登時折作兩截；眼眉兒氣得扭作一團，用厲聲說道：「你若不與

這女子疎隔了，我與你一如此枵，斷截父子之情！」說畢，早因虛氣上衝，兩眼兒發眩，人隨聲倒，靠在紫檀木椅上喘氣了。早有服侍的丫頭，遞上熱茶溫水漱臉；太太急的一團轉，指着日坡哭道：「也不念父親一向心肝寶貝似的疼你，說出這般話來氣他，看你唸書竟唸不出正理，以後何以立身成人！」日坡也覺得出言鹵莽，自己忽念他老人家的一番慈愛，這事雖說是悖謬，畢竟他是臉軟心活的，竟對老爺說道：「父親忽怪我一時冒撞，以後端再不敢了！」老爺慢慢抬起頭，一叢星白的髮絲，飄鬆鬆的，照在屋簷撒照下來的陽光裏，像把一頭白髮都燃亮了，看來光花花地，使人有奇玄的感覺。日坡也情不由己的伏跪在老爺膝下，臉埋在膝蓋窩裏，早已暗下淌淚。老爺用手枕在他的頭殼上，平緩地說：「你是我一手領帶的兒子，雖說不是親生，但比親生更如何？我年月也高，春秋已邁，這曹家的一草一木，豈不都是你的！」說到此，老淚縱橫。抬眼看了看太太，只見她伏在椅背上，嗚咽痛哭；服侍的丫頭也低首撫弄衣角，一骨碌的瀉下眼淚。老爺見日坡已站立一旁，垂首聽聆，他也繼說：「這曹家三代的榮寵，十世的基業，到了你手中，要好好發揚光大，怠慵不得；做少爺有少爺的頭臉，你唸新書唸壞了，以後勤修經典，向聖賢步武！」看看日坡不說，又道：「看來你年份不淺，早有少年慕少艾之心，做父親焉得不知！你今年大試之後，我跟你定了了莊員外的千金寶儀。這女子閨闈有學，不比一般學堂內的野女子。你好生等到年後，我爲你完了一樁心事！」

也不知道日坡聽了不會，說完就傳命上飯。一時，小廝們忙了一陣，才把桌面擺妥了。一家三口，就寂寞的吃完這頓飯。太太忽有所感說：「家裏空落落的，我們老的也老了，後生的太後生，少不得依我主意，明年開春把莊家的迎過來，大家庭也不顯的空拓了！」說時，眼光放向日坡身上，一時使日坡不知如何敷衍，只是柔緩地說：「依兒子過了冬祭才說吧！」老爺太太見日坡也不違拗，不覺心頭暗喜。

可是，學堂裏舉行新式的懇親會，日坡那天竟率領一批同學向老爺太太問候來了。在人群中，落霞冒出了半個頭，她那平覆垂絡的髮式，一眼就被太太看上。喚她上來，仔細瞧了瞧，直是讚賞不迭；惟是不會問知她的姓名，就讓落霞回返到人群中。老爺對這種新式女子，看了幾眼就皺眉，尤其看着她的天足，根本不是老爺欣賞的趣味，故落霞向他致安的時候

，只是用鼻子掀動一下，似笑不笑的領首招呼。日坡看了不是味道，連忙携着落霞向外走去。一幹人拜別了老爺太太，向城的另外人家去了。這一天鬧了竟日，日坡落霞二人竟無說話的機會。

翌日，二人在校園處才坐談起來。落霞先告訴他，姐姐文瑛就快出閣了，她付來一封信，落霞捏在手裏，又遞給日坡閱讀，上云：「落霜胞妹如晤：姐今有鵲橋之喜，紅鸞之幸。審於辛亥年冬曆十五，適龍村貴介見湖公子。攸念妹寄天涯，未悉何日得逢親照，維念憂忡，見字速報歸音，以慰堂上，以釋姐懷。專此致候，不勝記稔。姐文瑛手啓。」日坡看罷，笑着說：「妳們一場姐妹，倒也是情深的！」落霞道：「我們一家子，除了故世的爺爺，倒是一條子和美的。家庭裏有親情，也是人生一樂事！」不想這話說到了日坡的心裏。他成年以來，就困於孤另寂寞，不知是追懷自己身世或甚的，終不見他有開懷暢達一日。這一篇話，自然又勾起他的愁緒。當下臉色一沉，人馬上就岑靜起來。落霞也知撩動他的心事，遂用趣話調動他的心窩，說：「我這一隻大腳，昨天準嚇壞了你的高堂！」日坡焉不知落霞的處心，因歎說：「落霞，有一番話我不知應講不應。」落霞見他說的慎重，本是伶俐天性，知道這底下也不平常，遂說：「但說何妨，你也知我不是小量的人，難道你府上的人反對了我！」也難得落霞早已看的入裏，遂把日坡的心事盡吐了出來。他說：「正是。我父親替我說就了莊家的寶儀，這事我煩了幾日，不知如何向你開口。妳若體諒最好，若不是我也不知何以爲人！」落霞所料的竟全不舛錯，她頓了頓口氣，把步子走向荷花欄畔，眼睛望向水裏。那上頭飄浮着一朵盛開的蓮花，風過時，蓮蓬漾蕩，恰似一個身寄失恃的人，危乎欲墮。日坡立在她背後，看不切她的神情，只覺的這一刻頓靜，是前所沒有的，故而說：「當然我不會將就這親事，我連髮辮都剪去，難道這事誰能逼我！」落霞背着他說：「恐怕親情是剪不去的！」日坡忽覺的落霞的語態一反平常，顯是對彼此一段姻緣，抱持躊躇的態度。因便說：「只要妳信任我，大不了，決計就走；天下之大，豈有不容於我的！我決不跟莊家的完婚。」

其實，背着他的落霞，早已顫顫上敷了淚。可是，她總不可對着日坡使性，故趁着回身的一瞬，把鼻峽上的浪花拭乾了，然後苦笑的說：「我自然要信任你。只看你一份心，是否

把我看的比你堂上珍重。遂又說：「這本是使你得難的事。好多做父母的，不免感到兒子大了，行了親，就把兒子送給媳婦了；有了媳婦棄了娘！」因歎說：「我實在也不能怪作父母的！」日坡在這事上所稔不多，也不置喙。二人下來談及落霞回京的事。日坡說冬後到後到城裏一轉，若是找到事就不返鄉了，決計和家庭來個決斷。落霞只淡泊地說：「你看着做吧，我又何忍令你骨肉勃谿。我不過是一個外姓女子，這事犯的着麼！」日坡自來木納，說話不如落霞的機鋒，只是沉呻了一陣，二人也不多說了。

落霞回抵京師，也結束了她三年的學業。班上有畢業後即行下嫁的同學，也有籌籌拋洋深造的，故落霞爲前程，也着實苦思了幾回。總想日坡來後，看事情如何發展方下決計。但是冬後初霽，京地裏早已橫雪風飄。天氣已入嚴寒，偶爾仰望街頭。只見趕驢的，販市的，一行輾過輕雪的過道，濺起一陣雪花，打在門檻的鑲玻璃上，那聲音輕唧唧的，在晦暗的天口下，伴着寂寥的情懷，真使一重清愁，益因景物肅然而添厚了。——這好多景象，重覆的閃在她的眼廉，等了幾個雪晴的下午，盡管門前叮噹的有騾子車過，但日坡竟沒來，却來的一封信。信寫的很草，落霞在黃昏的殘陽下，也不細嚼信內的字裏行間，只側着身，把額角抵住窗櫺的雕花木枝，眼淚陡的流向頸兜，把信攥成一圈，往雪湧的窗外擲去；日坡不來，也恐此生也不來了！他謹奉父名，已於入冬迎娶莊家的小姐，並請落霞原宥他的寡情。他說，他原愛落霞，但他身後背負曹家的榮譽。他父母及家庭都不是他能違拗的，他自悔新教育使他和上一輩杆格，否則他將活的很快樂。言下之意，像他並不很快樂的意思！

落霞舒了口氣，只是低聲地說：「可憐的男人！」並披了雪氅，自己一人走出門外。雪幾乎淹蓋了她的半膝，好容易才截了一輛雪車，在嘯吼寒風中，向城中的花園走去。其時，萬花憔悴，只有白梅一簇，傲然的和着一排石竹，趑趄地在冽寒中發蕾。落霞總縮着身子，埋在軟厚的毛氅裏，對着蕭蕭寒風而發歎。他想，人總有許多時候，都試探別人對自己的情意的，有些人在這上面說盡了話，無非是探究別人對自己的真情；但有些人用眼睛一眨，就把感情試探出來，她和日坡用說話也用眼睛，結果窺探到一片虛情；短暫的如電光火石，看也看不真，看真的時候已烟消雲散。她探究的，竟是一種浪漫的幻象。也許，但凡年輕的人都有此體歷吧；人只有在不斷探索中，才能找到真的東西！

第二天，她即向遠洋投學的意思決下了。並先行寫信告訴家裏，並趕上路回鄉，見一連三年的故舊。一路上都是風雪，人在車蓬裏，一晃一擺，又困又倦，偶然見灰淺的天色下，一群雪鷺在寒光中習習起飛，盤旋在星雨中，使人頓生悲廢的感覺。想自己的所遇，百感叢生，此後去路迷茫，不知日後又將如何際遇；尤念世局無常，不住嗟慨；不由的一路魂銷，在驟車的奔撲下，於入晚駛落周縣渡口，當夜投店。

這一夜的客旅，到第二天報曉時才趕上小棹，揚帆啓行，於天色微明中剪江而渡。但見波光如鱗，到日午時分抵達周村。方入渡頭，船家呼呖聲中，落霞走出船面，見白日高照，遙見故鄉雲下，父親母親姐姐，都靠在岸上向她招手。她用掌撐起手棚，見父母都老多了，姐姐背後站一高碩的男子，那大約是新姐夫龍公子了。她霎時間想起日坡，但很快又忘去了，此刻她飽照在家庭溫馨裏，別的對她不緊要了。

（七六年二月）

西樓驚夢

因爲節氣遲，入春之後，梅家後院的蓬池，顫抖抖的一片雪霜，尙依附在蓮瓣上；一陣清風掠過，隨着一隻繞林知返的灰鴿，拍拍地震動着羽翅，一顆星斗大的雪花，陡地滴落在蓮荷上。那水晶般透明的雪珠，一骨碌的和其它雪珠拌結一氣，陡然脹大了，變成一顆圓融透剔的水珠，嘩啦的潑落蓬池。因回彈的勢力，整株蓮蓬在春日裏晃動；池水裏漾起一重漣漪，逐漸擴大，一尾金鱗的彩魚，受震駭故，猛地向蓮蓬底下潛。轉動的時候，一片鱗麗的光芒，在溫暖的日照下，忽的泛亮清光，使岸上的人心震。

岸上這時候，春寒料峭，微風送過，涼的人不覺地把頸領往斗蓬裏縮。兩手盡管操作，不時也向嘴上呵暖氣，把十根手指往裏捏，務使筋骨舒暢故。這人年十五出，生的明眸齒潔，體態輕穎，是梅家西樓雲小姐的貼身丫頭，人人喚做仙兒的。在她背脊後，在一處忙着擺設香牲禮品的婆子喚做張媽，原是梅小姐的乳娘。楊家世襲，一直尊舉乳娘爲嬤嬤，自老爺太太沿下來，少爺小姐縱然嬌慣恣誕，也不敢輕示嬤嬤顏色。這原是這一代人的庭訓，故之丫頭小廝等，也統歸嬤嬤轄治。半世代以來，嬤嬤老的老死的死，而今梅宅也僅勝此張媽了。

張媽這日穿著厚頓的暖襖，大藍呢織的長褲，腦後盤着掛髻，一張臉在日光下，縱橫密佈着褶紋；她嘴上一直嘮叨着，大約說些什麼。和她相反，穿著一身嫩黃輕綢，裙邊翻滾錦絲的仙兒，不時斜睨着眼，把眉毛向上攢，嘴角上勾勒一道溝坑，很無可奈何的苦笑。原來這日是春祭的祀節，是梅家世代下來的規矩。這日頭裏，不論尊卑，只要在里的，例行都要敬拜天地。早上微明，晨光初放，梅家大堂裏早已燭光輝煌；全家老小，都趕着梳整，套了大紅彩褂，穿上了烏金繡鞋，按序跪在在錦蒲上，恭而且謹的向祖上列拜。成了家室的，媳婦兒還要跪在一側，恭候夫家各人參拜之後，才可匍匐下磕，至靈枱上的一雙大紅花燭燃盡了，才可以平身禮畢。據老一輩說，媳婦兒外姓人家，按鄉例是春祭的先後一個月，不准披掛任何素白絲縞的。如果這時候懷了孕，穢身更不可接近靈枱，說是祖先忌諱。做老爺太太的早一天，會遣人把媳婦兒往園後的碧玉山房裏送，獨自閨闈，匿居約十日時光，才可放出見人。所以，今年不見了奶奶徐秀靈。原來去年中，她有了夢兆之喜，在夏末秋初，忽一夜睡中驟醒，矇矓中見梅宅的簷樑上，盤繞着一片紅雲，忽爾嘯吼一聲，簷角上震落一片青瓦，突出一條五彩金龍，張牙舞爪，口吐金珠，光鑒照人，奶奶受此驚怕，夢中嘩叫，震動了梅宅上下。問明了底蘊，梅老爺知必有兆，惟不知吉凶。即日差人到縣城請來了解夢人劉半仙。這劉半仙本是閒雲野鶴，飄忽無踪。派去的小廝，費了數日時光，才探知他在深山大澤的前因寺掛單。着人去央請，好不容易才把他請來梅家。這劉半仙到了梅家，也不打話，盡喚人送上鮮酒美菓，大快朵頤，根本不把梅老爺、太太一衆人放在眼裏。梅老爺不覺皺了眉，衝着臉又不好發作，只得匿在房簾後，喚差遣的小廝過來斥問，那小廝道：「老爺有所不知，這劉半仙雖是瘋癲神怪，惟是法道無邊，能通天理，洞悉鬼神，遠近者無不知名。今老爺暫且忍抑，好至他心感神會，自當有靈籤附會！」太太從旁也道：「我看這半仙雖是癡癲神怪，惟仙者罕不矯情悖理，何不忍隱一時，且待明朝酒甦後，再與之討示如何！」梅老爺心下不歡，也不多言，怏怏而罷。

看看天將大白，各人因一夜勞累，也身心疲乏了。正闔上眼，轉了炷香工夫，服侍的小廝偶爾轉醒，不見了酒桌上的劉半仙，一時只道他方便去了，也不爲意。等等猶未動靜，心下起疑，匆忙趕至後院的茅棚裏探視，那裏有什麼劉半仙！心下惶急，連忙報知老爺，一頭

差人打火尋找，通家鬧的翻江倒海。老爺、太太、梅傑少爺、奶奶徐秀靈，小姐梅雲等都麤集在大廳。只見一地污穢景象；這劉半仙竟然在廳閣上撒起屎尿來了。一時臭氣薰天，各人搖頭不已，老爺更爲之氣結，即時喝令差遣的小廝上來，口中斥罵道：「也不知如何弄來這般妖道，把通家都嘮叨了一日，至到廳閣都玷穢了！你是如何料事的！」小廝嚇的臉無人色，倒葱般的磕頭，額角上都滲出血了，連忙求饒。老爺斷喝道：「還不與我網下，挨三十板子攆出去，此後不准再上二門！」早有應聲的侍從，七手八腳的拿下了，搬出了狼牙棒，那小廝早嚇的魂飛魄散，哭着求饒。梅雲看不過，上前向老爺道：「這小廝想必也是無心的，父親惱悔也無益，饒過他這可憐見的吧！」梅傑道：「父親毋動肝火，這小廝往常也是勤謹的人，這回可見也不錯在他，饒了他倒顯得父親的恩德！」老爺瞪了足，正欲說甚，太太早已開口道：「還不向老爺告謝，乾饒了你這一遭。」小廝如獲大赦，連忙磕了頭往外竄走。諸事稍定，忽然問西廂那頭，傳來清脆的嘶鳴，乍聽如聞鬼叫，其聲淒厲，懾人心魄，各人爲之悚然。老爺臉上頓時一慄，向梅雲道：「女兒，閨閣之上，可曾有過別人？」梅雲見父親問的冒次，不覺飛紅了兩頰，說：「西廂乃女兒靜修養處之所，自來生人罔步，何曾來的別人！」老爺也自悔失言，向太太嗽了一眼，只見她也低了頭，一時也沒有別的言語。一瞬子的靜默，西廂處又來了一陣風聲，雲時間烏雲密佈，電光閃動，各人駭的擁在一團。梅雲挨抱着嫂子徐秀靈，梅傑靠偎着老太太，老爺雖顯的鎮重，也不期的把身軀靠在高背的酸枝木椅上；一時間各小廝丫頭已四處奔散，廳閣上的古玩字畫，也被吹蕩的四處張揚。各人都眯了眼，頓覺頭頂上一派金光，有人呵呵怪笑的，在烏黑的天穹下，聲色特別清厲，原來是劉半仙出現在空中。只見他手持酒壺，向嘴上澆酒，一面歌吟道：「平生不作虧心事，善惡到頭終有時；不說前因說後果，只緣恩怨有了期。」唱完，把酒向嘴內澆清，然後擲下酒壺，一聽鏗鏘價響，震的衆人耳鼓發聾，頓時四處寂然，萬物無聲；各各都恢復平靜，天空中早已一輪清日，萬朵祥雲，一派自然美景。

各人方喘定了氣，各小廝丫頭也青了臉，閃匿的自房櫳外探頭探腦，看事態平靖了，才敢冒出頭來，各人合力清滌地上的污垢，梅雲秀靈姑嫂二人，唬的抱頭痛哭。老太太也沾滿了淚。梅傑呆呆的，仿有所思，適才聞劉半仙唱吟的偈詞，莫非內裏另有玄機？心頭一重孤

疑，倍添煩惱，當下問了老爺太太的安，即伴着秀靈徑回東廂去了。梅雲回身見老爺一臉凝重，眉毛都霜白了，想必方才的一鬧，使老爺心胆俱裂了，只問了好，由着丫頭仙兒伴隨，二人轉落薇園，過了鳳臺，渡過蓬池，回西廂樓閣去了。

這裏梅老爺歪在軟榻裏，嘴裏一直嘮叨，衆小廝丫頭不容怠慢，連忙把廳閣上打理清潔，重新放下櫳簾，把屋子裏的光頓時遮暗了許多；老爺雪灰的臉，霎時間顯得更清癯，兩隻眼睛半閉地養神，圓窗外一隻彩雲鸚鵡，在支架上咕咕的低鳴。各人退出之後，丫頭等放下簾子，屋內更然清暗了；一個近身的丫頭慣常的趨近老爺，爲他上了燈，點了烟膏，才冉冉的退出廳閣外。這一鬧一靜，使人忽有詭異的感覺。此時，老爺，太太二人相視默然，短暫間也不知應說什麼，也許劉半仙這風雨一鬧，勾起了他們多年的憾事。這屋子裏，除了張媽，大約只有一個劉半仙知道這個秘密了！老爺微喟一氣，聲音悠長，在寂寞的廳閣裏更顯的清朗。老太太把眉心一皺，放眼看老爺，只見他仰起頭，叨着烟管，白髮銀鬚，在烟波虛縵中沉思。

良久，老太太才挪過身來，把燃燼烟燈撥了蕊，烟光猛銳了，那一點殷紅的火舌在黑暗中跳動，一下子照動老太太的眸子。她早已噙了淚，手勢顫抖，微微嗆嗽，兩肩脊上的肉領忽的搖動，像隱忍勢不可抑的激動；她這一舉措，老爺都看在眼裏，嘴上只說：「把窗簾子捲起了吧，屋子裏煥熱的！」老太太答應了「是」，即抬身走及窗緣，把絲穗子一牽，拍啦一聲，捲起了繡簾，屋子裏一時光透了，鸚鵡喜忙地拍著翅膀，彎嘴裏咕嚕咕嚕地低叫。老爺這也走近窗沿，抬眼看園外去；這園喚薇園，是二十幾年前的事了。那時梅老爺猶屬中年，仕途上得意，由一個官拜縣令，陞至各府通判，而三品按察使，主掌南城一帶的官機要務，一時官運亨通，爲南城之首。不想，這一年梅老爺任上，官到南縣東城，在京畿之地，因烟花密集，陳老爺居然微服私行，於秦樓楚館內漫遊。某日，於城內陳橫街上觀燈，忽聞有吟喝之聲，原來此處緊鄰，乃豪門貴客遊宴的萬花樓；萬花樓仍京要馳名的酒舫，舫內歌姬，無不朱顏秀色，冠於天下。內中有歌姬紫薇霞，乃六院之魁，人稱「花魁霞」是也。傳說花魁霞姿色超卓，能歌善舞，且通詩文，每年慕名而求者，不計其數。許多名公巨紳，往往因欲親澤，而虛擲萬金不計。苟如此，尙不能博取美人青盼；人說花魁霞另有所鍾，某年臘

冬，有鄰縣之秀才白玉芹上京赴考，圖博金榜題名，以償十年窗下之夙願；詎料來抵京城，途中爲鼠賊所計，囊中盤川盡爲所劫，落至窮拓京都，買棹無能，終日在街頭爲人星卜問卦，以求溫飽。不一日，已到開冬時節，北風凜冽，重雪紛飛。白玉芹寄居之旅驛，因欠積房錢，店家不諒，遂被逐走店門，在街頭流浪。時雪雨交加，身上無物禦寒，行行重重，走落一家酒肆門口，正欲向店家黃老四賒貸五兩白酒取暖；這黃老四乃勢利之人，見白玉芹落魄窮途，衣不蔽體，不免生起卑蔑之意，嘴上說：「白秀才，這何苦來咧，君子不吃嗟來食嘛，你念書念昏了，聖賢之理也罔記了！」說完，打了哈哈，酒肆內幾個幫閒的，也七嘴八舌的發着議論，無非輕薄了白玉芹一番。白玉芹悲世態之炎涼，仰天長歎，竟信步踽行，走入胭脂巷口之門衢，在風雪橫飛中，睜眼見一梅園，上書「飛來閣」，筆勢清逸，有鳳舞之姿；心下暗暗稱奇，何以此花街柳巷，翻雲覆雪之中，有此幽闌靜謐之所？莫非此鳳閣樓池，乃仙姬避塵之地！正胡思間，忽有瑯瑯之聲傳來，舉頭一望，樓頭簾角，有一女子正撥瑤琴，聲韻徹越，傳入園中，伴着旋轉的飛雪，情景一若蓬萊景緻，看的白玉芹呆了。更使他着迷的是，這女子頭梳金冠髻，臉如胭脂紅；桃唇皓齒，眼波清送，幾疑是西子之再；白玉芹看一會，讚一會，歎一會。只聲女子歌吟道：「青雪不如青雪花，雪花莫如梅花淨；梅花又兮梅花落，兮兮又見青霜老，只緣七月落梅花！」唱着，竟至嗚咽之聲，繼絕不縷。白玉芹這裏伏在假山後，到此不禁暗歎道：「此女子文才超卓，思想非凡，何竟出此悲悵之音；美人多慮，恐非福兆。」想到自己身世，一葉飄蓬，較之落梅飛絮，又何遑多讓！一時悲上心頭，眼眶兒發潮，加之朔風驟緊，身在梅花葦下，一層清風，簌簌地撥落一身星霜，兜頭兒罩了一重霜雪，不禁牙關上相軋，一時寒風傷侵，幾乎栽倒在山石上；忽聲耳畔間有環珮之聲，抖擻精神，才見雪光之下，一個後來方知喚做張媽的婦人，打着斗蓬，罩着一位姿色華貴，顏如美玉的小姐，姍姍移步走落樓臺，越過蓮花澗，在一枝白梅樹下企住了。她這一身粧扮，金邊油紅的繡襖，橫襟上一排金珠般的扣紐；裙襲下一件青翠的褂袍，腳踏花絲雪鞋，一件長及膝跟的綿絨披風，鸞鴛色的銀灰白，襯在雪影下，益添的幾重嫵媚，幾重冶艷，白玉芹一時無可迴避，只好閃匿在假山坑後，昂着頸子，向來人處窺看。

這小姐正是方正樓頭哦唱的女子。看真切了，方知她也不過二十出，婀娜不勝，彷彿一

陣風只要放肆一點，或者火槽上的星光旺一點，都要把她吹倒或溶解。對此雪地嬌姿，白玉芹不覺神往了，一時如墮霧中，幾疑涉身仙境。只見那女子一仰頭，原來方才的憂感並未退減，眉睫上珠點般的沾着淚花，她竟向攙扶的婦人道：「張媽，今日是什麼時令了？」那張媽道：「是臘尾了。眼看又是春祭時分，不想雪一刻兒也不減！」小姐道：「人有時季，花有時季；只是人如春花秋葉，了無常時；花有序常，年年發蕊，真是人不如花也！」說完，吟歎一聲，舉絹子向鼻坑上一蘸，一發的染了一重淚，幾不自勝。張媽見小姐傷感，也不免用話開解道：「小姐在這萬花樓，說紅尖兒，在這東京地帶，也沒的可比；只是多年風塵，猶未得覓一可托之身，想來也是命理者然，去屆科場，榜首之秦家回，托人向鴛鴦金大娘說項，願以彩珠千斛，紅綢萬疋，禮聘小姐爲次室，不想小姐竟回拒了。東城之地，悠悠之口，都說小姐高才傲物，終久不是計；如今萬花樓走馬王孫，無非是酒慾之徒。我伺候小姐多年，無不報望小姐得垂佳偶，以蔭餘年；這年下來，小姐感物傷懷，時以身世爲念，致金軀消瘦，形單隻減，教我做下人焉能不懸心。若是小姐不惜珍重，偶有所短，做下人的也不知如何發放了！」說話間，先是耳頸上發暈，終久掉下淚來。小姐才回復身來，開解張媽道：「妳的一份心我焉可不知。不是城頭的金鐵嘴替我行的籤，說是：今年不過梅花發，只見新人朝上來麼！妳竟先答允我，妳信不信神理呢？」

張媽見小姐暢心，也不覺破涕爲笑道：「也難得小姐小心兒，一字一句都記牢了；那金鐵嘴賣卜江湖，無不知名者。他前兒算東村的大財主：家財縱有千千萬，不及清風一縷烟。這財主不盡信然，只賞了金鐵嘴一串銅錢。這金鐵嘴也古怪行徑的，把銅錢倒賞了路邊的叫化，臨走還唱了一偈：身後不帶去，生前盡化灰！這財主也沒搭理，不想月後東村火燄，風助火勢，財主的一切家當盡化飛灰，如今說是寄居離隱寺，靠着出家人留養呢！」一頭說，一頭笑不可抑。小姐道：「這金鐵嘴也夠貧舌的，竟然說花魁秋中，如今落冬了，我看他靈在那裏！」張媽失笑道：「却原來小姐也思家媚了，這家公子兒想必冬後就見到了，就不知是如何人兒！」薇霞早悔失言，經張媽點說，不覺紅了臉頰，一口啐道：「我早知道妳沒有好話！」又說道：「這些年，胭粉香氣，也不知淘盡了多少英年公子，就是沒一個向我剖心的。秦家回秋闈報捷，理應速返鄉原，以慰匹配，不想竟利慾薰心，掉糟慷於不顧，在京城

邀寵立妾。我紫薇霞縱然色相宜人，風塵墮落，也曉忠貞節義，天理人常；其人卑謬，猶妄想我以身示之，不免是癡想了！」張媽聽紫薇霞說的正理，自己也一時蒙愧，惟有諾諾不言。其時，風勢盤旋而起，到了梅園一角，把月洞門上的一樹梅花震的珠瓣亂飛，紫薇霞眉心攢皺，一時動了憐惜之情，對着飄絮如絲的梅辨道：「花若有情，何忍東風催送。張媽呀！」張媽應了一聲，紫薇霞道：「把我的披袍解下來！」張媽訝驚道：「這風口之處，小姐不妨冷傷了身子！」紫薇霞道：「孤梅那堪經風雪。妳依我說的，把披袍罩在梅樹上吧，怪可憐見的！」張媽料勸也無益，遂替紫薇霞解下披袍，蹬着雪池畔的石凳，一腦兒的把披袍蓋在梅樹上。果然紫薇霞才逐意，說道：「白梅情若千鈞重，卿需憐我我憐卿。」說完，忍不住悲悵，竟彈出淚珠。張媽知她悲憐身世；十一歲賣落青樓，十五歲破瓜，十六歲色笑娛人，美人憂感，自古猶然，當下也無話可勸，只是守着垂淚。這裏另一個人白玉芹，驚悸於紫薇霞的天性人情，世間竟有此美女子，又竟有這樣文才，竟又淪落天涯，鬻歌賣笑，天理之淪乎？悲自己之日暮途窮，悲美人之哀哉，悲世道之無常，一發的奪眶而出。時北風滔滔，廣袤的天際撲下一陣寒流，攢入心肺，一時支掌不住，痠厥上昇，眼下四迸金光，竟暈到了雪下，一時失却知覺。

原來過了一節時光，白玉芹忽聞有清冽的脂香，襲入心腦。睜開眉眼，見的是紅光普照的繡房，羅帳輕舒，室內有火盤一具，當中點亮了星火；伴邊有一藥爐，油然的升起氤氣，嫋嫋茫茫，向繡閣上的橫簷飛去；案上有女兒妝奩鏡具，牆上掛一觀音紙像，兀上鮮花簇簇，檀香縹緲，却原來是女兒修靜之所！白玉芹一時驚訝，不知身在究竟，掙脫起來，遂覺頭昏眼花，心腦沉重，仔細審視，見自己披罩錦衾，大黃灑花，有一對鴛鴦戲水，手工精緻雅趣。這側過身來，才見帳網外，橫榻上枕伏着一個女子，臉兒朝下，身著閨服，金紗綠色的便袍，胸口處垂着一串彩玉星珠，穗子上一記玉牌，翠華的發着晶光；頭梳金冠髻！白玉芹惘然心驚，疑是入夢，忙把食指往嘴裏咬，甚覺痛楚，必不是夢也；此時，女子聽有動靜，俄爾轉醒，慢啓秋波，却原來當日樓頭賦琴，雪中憐梅的女子紫薇霞！

白玉芹驚疑不定，掙着身要起來。抬頭一望，一陣香風送到，紫薇霞纖手送藥，把一碗藥湯遞及白玉芹嘴上，眉目低垂，似有無限嬌羞；白玉芹才鎮靜了的看她一眼，當日看不清

的，今已審視鉅細。這紫薇霞也不愧花魁之首，六院之驕；星眸轉動，吐氣如蘭，使整個白玉芹都迷倒了。

紫薇霞撒去碗具，才將白玉芹扶靠彩瓦上，把當日雪中情景細述了。原來白玉芹暈厥雪地，虧的薇霞張媽發現，才保住了性命。說時，不免怨道：「讀書人在後園中偷窺閨閣，也太不經情了。你是如何走來東城的！」白玉芹感遇紅顏，縱然羞於啓齒，也盡吐了自己的境遇，並多蒙薇霞相護，因之說：「恩卿義如山重，得救我白玉芹於苟全性命，今後有鰲頭之日，當肝腦以報！」薇霞道：「公子言差矣。想薇霞縱廁身風塵，倒也略曉患難匡扶之義，何況公子一時潦倒，更添薄命人憐才惜玉之情；此後公子暫寄寒窰，行修經書，好博功名。此科適正天下紛淆，朝廷用才殷切，想公子錦繡才華，文誦武略，當非池中之物矣。飛騰顯貴，指日可期；若公子不棄寒賤，妾欲以身相許。他年報捷，願伴君效庭掃之勞，生死不渝。願公子慷慨，則粉身投報，在所不辭。」一篇話說的情意淋漓，縱使白玉芹鐵石心肝，也無不動性也。當下聯握著薇霞之手，指天且誓說：「我白玉芹何德何能敢受恩卿垂愛，只盼今科價願，決以金車迎彩鳳，一報知遇厚恩。」說話間，只見樓閣上傳來步履之聲，竟是張媽送臘八粥來了。二人恐防碍眼，連忙分開。張媽道：「公子用粥吧，這是小姐大早親自下廚搗的；用水參雲耳，通心潤肺，平復肝火。這寒天氣兒，最好受用的了！」白玉芹忙謝過，並一再感恩知遇，不知何以。張媽笑道：「小姐爲公子你，以千金還贖萬花樓的身債；此後公子在此修書，也不枉小姐一番心事了。」白玉芹動容道：「恩卿爲區區盡心，竟至於此，我白玉芹倘有負心，也不知何以爲人了！」想着，真忍不住悲愴。薇霞也不覺動了情，當下說道：「妾身在外，無非以色相宜生，今得公子慷慨爲奴，心願足矣，何敢再露肌膚，取笑於人前。但求公子恭謹求學，不枉功名大業，顯達門楣，妾縱茹苦，也屬心甘！」二人一言一語，說着不覺淌下淚來，張媽笑道：「這兩個人如何得了，說着好好兒的，竟淌下眼淚來；往後日子長咧，如何過的日子完！」白玉芹也覺太過，忙止淚勸道：「恩卿再休疑慮。白玉芹一朝顯達，以報娥媚；百年之約，決無辜負之理！」薇霞這也釋懷開暢，二人此後鶼鶼殷欣，不知時光之再過。

不覺冬盡春來，轉眼越夏過秋，一句年的功夫快過了。皇上新立妃寵，通令即朝翰林，

諭命天下，今科提前入試，各地員生即日登程。冬涼春後，御駕親政；皇上批閱考文，以社稷爲務，兼論國計時艱；抑且北鄰壓境，胡騎縱橫，本朝重文並武，入朝榜首，開拜文武翰林大學士，親掌軍機，以平胡禍；天下員生以國家爲重，以民爲貴，芻陳匡國之議，扶漢室於垂危，通命各地方官員，廣納員生進試，以期天子仁政得澤於天下。——皇文下來，傳到東城，已是秋色日濃的時日了。這年薇霞已告懷孕，夫妻二人，長亭泣別，不勝依依。當下秋風高掠，平原上萬頃禾田，在風姿搖曳下，都頻垂着頭，一面傾側；一陣迴風翻過，又是另一面傾側，蔚成一片麥海，煞是奇觀；白玉芹紫薇霞一對離人，不免依依相泣。在旁的張媽擺了一席酒，上有一對金亮銀盞，在秋陽下特別耀目，只是反透出來的光芒，有幾分的蒼涼，恰似此對離歌暗唱的白紫夫婦，真有說不盡的離愁別恨。薇霞顫巍巍的手，把盞遞與玉芹，口中吐詞道：「白郎此去，千山萬水，道途孤苦，應珍攝身軀，努力前程，勿以離人爲念……」說到此，竟也泣不成聲。白玉芹說道：「恩卿保重嬌軀，努力加餐，勿爲時氣所欺，則產下麟兒，男者稱做文慶，女者稱做雲兒。我此去有幸高中，仕途往返，少則三年，多則五載，凱旋鄰里；倘若孫山名落，我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也頗覺言語艱難。薇霞臉目改色，不免驚道：「若是科場未售，你便如何？」白玉芹一臉悽惻，自懷裏揣出一紙紅箋，上隱約間可見墨跡，以平靜的口氣說道：「我白玉芹科場未售，也無以面目再見恩卿，決意皈遁佛門，長伴青磬紅魚，以渡殘生。此乃休書一道，我科期不第，將絕歸計……」說話到此，那裏掌的住眼淚，早已聲音黯啞，微弱續說：「恩卿可以手書爲憑。我白玉芹無報佳人，無以爲業，焉能阻碍玉人青春。故此立下休書，此後各婚各娶，互不干攸。恩卿體諒我真情，好生保管也罷！」好不容易才把話說完，紫薇霞如着焦雷，登時臉色雪白，一串珠淚在陽光下，更若一撒珍珠，亮的透透的；霎時氣憤，咬碎銀牙，把手上紅箋捏成一團，復撕的粉碎，才帶淚含悲的說：「白郎打量我是何許人，不知婦常道理，竟教我琵琶別抱！莫非你存心捨棄我麼？」白玉芹委屈道：「我爲恩卿前程計慮，方得出此。妳何竟對我不諒！」薇霞道：「此去功名未遂，亦得賦歸鄉原。倘是迷途不返，妾生何樂趣，唯有一死以報君恩，以來生再續前緣。」從旁的張媽也勸道：「今科不售仍有來科。公子說這話，無奈太傷小姐之心了！」白玉芹仰天而歎道：「天若見憐，我寶馬香車，得迎彩鳳，於死願足矣！」其時打馬的早報

道：「公子吶，看來天色不早，若不登程，恐得時光了。」白玉芹紫薇霞二人抱頭痛哭，張媽焚香禱告，一臉上灑着淚。時正中午，地曠風高，一時送來金風，颯唳地把枝桠上的一雙青鴉，繞枝嘶鳴，旋之遠去；紫薇霞心裏叫苦，青鴉盤枝而去，終非福兆，一時感戴，悲不自勝。好容易才酒過三巡，白玉芹衣袂飄飄，買馬而去了。但見雲影遮掩下，征人虛縵，一直在彩雲霧靄之中，失去踪影。一切都是平靖安祥。山坳裏有趕牛的，呼嚕趕入水池裏，嘩啦啦的割裂寂寞。薇霞在張媽攙扶下，挺着斗大的身子，回身鑽入驢車內，在搖晃中向歸處行走。張媽車上勸說道：「千里送君，終須一別。小姐也不必太傷勞了。想公子亦是多情入，厥後日子好的算不完呢！」薇霞心神俱喪，也不聽進張媽的言語，只側着首，任是一排淚花沾在睫眉上，看上去真似一顆寶鼎明珠，但車身一下子顛簸，早已掉落肩脅上；她著的是藕青雲繡錦裘，淚水一時蘸飽了，留住了一重淚漬，增加了水青的秀麗。時秋風凌厲，一下子過了一重山坡，天雨驟來，車子在路上趕，跑的急簸動也頻；薇霞本然的手撫着腹中的胎兒；展眼望出窗外，迷漫的雨色，更添愁緒，真是一重未了一重添，不覺悲從中來，嗚咽痛哭。張媽倒知她性情，此時多勸反增傷悲，自己心頭也鉛般沉重，自然也岑默不語了。

白玉芹去後，時光冉冉，不日即到榜期揭曉。薇霞着人到外城探究，所費銀子實在不少，豈料開榜下來，頭三元均是北縣人家，白玉芹的名字竟無出榜。薇霞得聞訊息，神魂俱裂，惟是想到白玉芹離去一番話，想到夫妻了無聚期，不覺魂銷魄蕩，終日惶惶。張媽見事已及此，惟有好言相勸；不覺又是一年之秋，瓜熟蒂落，薇霞產下女娃。當夜有夢，見白玉芹身著佛袍，在雲氣中飄飄忽忽，手上擎一稔珠，口中打句無量佛，遂掉頭而去；薇霞急的上前追趕，那白玉芹充耳不聞，薇霞悲聲叫道：「白郎回來，白郎回來！」登時夢中驚醒，渾身冷汗，旋之腹痛如絞，額上沁出斗汗。張媽見是臨盤，連忙燒水更衣，到三更時分，譙樓更鼓，敲碎了漫漫長夜，雲兒就光臨了人間。

這一年，北方鼠虐爲禍，京畿一帶盡是流徙黎民，各地生活爲艱；更之征戰連年，民生苦困，東城也一時荒蕪失色，各業蕭條。紫薇霞自絕萬花樓，二年來所儲銀兩漸告枯竭，手足拮据，一時支撐爲難。先是典當賣借，最後已告貸無門，眼看孤兒飢餓，自己心愛之白郎竟無訊息，日子過的苦不堪言。倒是張媽一人，每日燒製肉餅上街販賣，一家子的生活方得

爲繼。但薇霞心念難爲張媽，性情上難以過意。某日，趁著張媽出門應市去了，自己一人悄悄走落萬花樓，因自己衣衫襤褸，有失觀瞻，只敢由後園登入；步過梅園，雲臺依舊，人事全非；自己走近白梅，花飛花謝，不想又已兩年，兩年來白郎杳無音訊，自己落的身世孤寒，真是感慨萬千，由不得拋下淚珠。正在想呆了，忽有背後人聲說：「我道是誰，竟原來是花魁霞呢！」薇霞一驚，回身望去，竟是當日同樓的姐妹仇鳳仙。這仇鳳仙原來是俠骨美人，早見薇霞荆衣裙布，已料着了幾分，遂對薇霞道：「我們這一窩裏的人，最忌是枉動真情，我看妳呢，吃虧是迷上白臉書生，如今落的枯槁難容，到頭來猶是回到窩裏來……」見薇霞傷感，只得改轉口氣說：「姐姐艷名蓋沒京華，回來萬花樓，也是花國之魁，誰不知花魁霞顏色天下重呢，只聽我一句話，拿出本事來，三頭兩月裏，又是恩客如雲的呢！」薇霞聽罷，想自己川資短絀，也不知如何開口，仇鳳仙何等靈俐，當下也接着說：「姐姐的行頭切莫懸心，這點小錢我還墊得來，回頭給金大娘一句話，把姐姐的燈牌掛上了；再做馮婦，保妳又紅又尖！」薇霞感激不迭，給仇鳳仙磕了一個萬福，仇鳳仙忙擺手止道：「我們窩裏的人不同情，誰同情來着！」想想忽覺的自己傷悲，也太無來由了，遂說：「這五十兩銀子，妳回去照應照應吧，把女兒置妥了，回來萬花樓上燈了！」當下從錦囊裏掏出銀子，白花花的，薇霞洩淚收下，一徑回家去了。

張媽知薇霞重返花樓，也無非體恤自己勞累的真心，主僕二人患難真情，也不覺淚眼相看。諸事下來，薇霞把雲兒付託張媽了，就過了春祭，重敷脂粉，上萬花樓鬻歌去了。這一復出，果然啼聲驚人，各處的販商客賈，都以上萬花樓，買一杯紫薇霞的酒，聽一回紫薇霞的琴韻爲尚。只有一宗，輕易不能親沫香澤，外頭有人傳說：花魁霞是賣歌不賣身的；也有說，她一刻千金，所以有枕席思情的沒有幾人！但苟如此，人人都聽花魁霞一曲就遂意了，也沒有人非獨佔花魁霞不可。這半年下來，紫薇霞紅透半邊天。

事情的這一年，正是梅老爺任道東城的好日子。適逢花魁霞復出，花國艷聞，梅老爺也略知一二，惟是終未見其人，所以更無知紫薇霞之過去。說書人爲詳交代，不揣細述前事一番。

且說這日，梅老爺微服私行，於陳街上見有一紅鸞彩轎，呼呼嚕嚕自東而來。四人伴轎

的，一路嘯喝，彷彿官家出道，看的梅老爺默了，不知究竟。原來，這轎抬的是花魁霞，說是東村大戶喬老爺，賞筵花酒，花魁霞請去設酒酬令去了。熱哄哄的鬧了半日，這才使人抬花魁霞回樓，正在門上擺駕，花魁霞自紅氈簾中鑽出來時，只見她滿頭翡翠，國色天姿；一聲一笑，盡是顏色，不期間和梅老爺打了照面，四目相投，其勢如電，一時間陷梅老爺於沉迷，神魂飄忽；紫薇霞但覺此人呆起，似有無限深情，不覺啓齒送笑，憐人心魄，匆匆間又失在人叢中，足讓梅老爺楞了一刻鐘，見街上偶有胡塵撲來，才回轉神來，悶悶而返。

這一夜，梅老爺輾轉難側。這花魁霞竟太懾人了，那淺眸一笑，其態萬千，把梅老爺勾動三魂七魄。第二日，堂上有風化案，梅老爺把姦夫淫婦提在堂上，只隨便問道：「妳這犯婦，如何與這男子犯姦通情，快快招了，免受皮肉之苦！」這婦人倒有幾成姿色，哭訴嫁夫無良，誣讎犯婦，以遂其休妻之本願，梅老爺竟生憐憫之心，也不細審，只道：「本案告方原無實據。婦人既有冤屈，本臺着令釋放，具告地方知府，此後不需重審。」帥爺見梅老爺斷案草率，不免陳請道：「此案內情複雜，地方知府不能斷理，才具請高臺會審。不想老爺未問究竟，即令放人，這下去恐各府臺不服於理吧！」梅老爺怒道：「各知府只知天理皇法，苟不知法外人情。此婦人嫁夫無良，已可堪憐，如何竟告犯姦之理。本臺愛民如赤，你照批案文吧！」帥爺見梅老爺動怒，那敢多言，即拋下堂籤，放人去了。

這日來梅老爺那有心思辦案。匆匆月後，竟自己一人過到萬花樓去了。傳了職簡，竟上書「化外人梅今珀謹見紅粧」。書到紫薇霞之手，審之再三，猶想不及梅今珀何人，更且有酒客在前，只淡淡對小廝說：「只請他上西廂稍候吧，不能簡慢於他。」小廝領話去了。也難得梅老爺沉的住氣，直在西廂坐了一個時辰，見此樓臺，面西而朔江。遠處亟目，有孤帆點點，萬里頃波；白雲蒼狗，真是世事無窮。梅老爺性情中人，一時偶興，竟在西牆上蘸筆題字一首：「西樓望日天波暗，疑是西子出蓬萊；今年有幸爲香客，他年不知心屬誰。」寫罷，不免爲紅粉風塵而傷悲。這時，背後有掀簾之聲，隨着一重香氣，追風而來。緊湊著有嬌鶯之聲：「梅相公眞乃至人也，此詩直道女兒心境！」梅老爺微然一愕，見珠簾粉色，一個天姬化人的女子，披曳地長袍，百褶迴紋，上有龍鳳爭珠，下有鴛鴦比翼之大紅繡縞，欸欸而來。霎時間一室皆春，紫薇霞果不凡人也！

梅老爺欠身道：「梅今玳得賭鳳駕，乃平生之大願。謹向紫小姐問安。」紫薇笑道：「梅相公何厚禮之故，倒怪我簡慢了貴客；憑是牆上此詞，以足貴人多感，我紫薇霞得遇高人，也平添生色！」梅老爺臉上一紅，遂笑道：「因感花國奇姝逢妒雨，才有不昧胡謔而已。倘有唐突佳人處，望祈恕宥。」紫薇此刻不禁勾起真情，歎了一氣道：「人說花樓盡是胭脂客，不想客中竟有高介之士，我今日也可幸會平生了。」梅老爺道：「看小姐光景，也不似風塵俗粉，何以青樓爲活，苟不願脫離苦海呢！」梅老爺不想一番話竟挑起紫薇傷感，頓時美人失色，抱頭嗚咽不已。梅老爺一時無措，只得隨便岔話安慰。紫薇這才把前情叙說。梅老爺聽罷，竟搖頭不已，遂把自己身份正式揭訴了。初則紫薇吃驚，稍後也感梅老爺癡情，二人惺惺相惜，竟至無所不談之地步。此後，梅老爺即在青樓邂逅，短短三月時光，二人如膠如漆，到了山盟海誓之地步。梅老爺打點人回鄉報訊，限時新正之後回故里，並且帶來偏房紫薇霞。太太即便極不樂意，也只好遣人打掃西樓一角，以迎新嫁娘紫薇霞。一時，這裏薇霞鳳閣催粧；一時這裏粉飾西樓，兩下忙了一陣，事到年底，諸事已備，梅老爺携帶薇霞母女及張媽回里；這裏太太本有所出，梅家唯一的嫡兒梅傑，年在稚齡，所以一家子倒也和氣，太平日子過了一節。

可是風聲傳來，梅老爺娶妾於歡場，爲仕人所不諒，有人參奏一本，皇上批下公文，將他原有的按察職守撤去，只留下僉事原職，轄權削小了，倒是梅老爺不介意，太太不免滋生怨言。薇霞也自感風聲不雅，等閒也不出見人，只是藏在西樓，日中操作女紅，與梅兒嬉戲，因尊重梅老爺心意，從姓梅雲，此樣身世，一直到梅雲日後方知。此乃後話，暫且不表。雖說薇霞日中有女兒遣悶，張媽慰解，可是白玉芹之前情韻事，竟使她久久不可忘懷。也許感情的事很難說，道是無時却有時。紫薇霞暗中託人招訪白玉芹，此事原是背裏做的，不料事不周密，爲太太所悉，即命人告與老爺。初時梅老爺也不發作，後來諛言多聽，不免動了肝火，對紫薇霞也不若先前體恤了。三頭兩月功夫，也不上西樓一轉，張媽見事態不妙，也只有暗暗歎氣而已。

如是過了一秋，梅雲牙牙學語了。紫薇霞身子原竟單薄，一日爲風霜所欺，竟然病倒了。初則尚不如何，後來痰滯氣喘，呼吸爲難。請來了大夫，只是調了脈，抓了幾味不外白芷

、知母、茴香之類的常藥，說是心胸抑滯，癆氣傷肝之故；惟是調了藥，三日下來，一朝早上，張媽見薇霞臉色黃白，氣沖五內，一時頭暈發汗，續之吐瀉不已，完全是一派垂危的景象。前番張媽本回報老爺，因庸醫說不外肝氣害心，偶有失調而已，尋常抓了藥即可。當時老爺太太亦覺得張媽太失驚打怪，無論如何不敢再報老爺。此番景象似不尋常，着丫頭報與老爺，不料是日微明，老爺出城謝客去了，輕易也需三二日方可回里，只得命人報與太太。不想此乃春祭令節，太太身上有穢，逕上碧玉山房靜修去了。派去的丫頭，站在門櫺外，聞到一陣檀香的氣息，又側耳可聞紅魚輕響，竟是太太在做功課了，碍難騷擾，只得回轉西樓，見張媽嚇的死灰的臉，連連用溫水替薇霞漱臉，到了一刻子工夫，才見薇霞甦醒。只見她歪在軟榻上，用手指着猶在襁褓的梅雲，張媽會意，把梅雲攏在薇霞懷裏。此時薇霞兩顴低削，眼坑上一重青灰，脣色盡退，失去昔日的華采。張媽看了，忍不住擰頭去淌眼淚。

薇霞把梅雲審視再三，又在她額上親哄了一氣，才奄奄弱弱對張媽說：「張媽，我看薇霞到此，已是陽壽已盡了。妳服侍我這幾年，恩德可謂不少；可歎我命途多蹇，不能報妳萬一。我自去後，雲兒付託與妳，育她成人，以留白家一點血脈……」說話到此，張媽那忍的住悲傷，哇一聲的哭出聲來：「小姐竟不能忘情白公子，這份心，這份情，也可驚天地，泣鬼神了……」薇霞忽的勾起笑靨，慘慘的一笑：「我昨夜夢見白郎，他已得列仙班；那地方可謂光華聲翠，香霧迷瀾，我疑是廣寒宮裏，後來果然是……」一頭說，一頭掙扎欲起，張媽忙止道：「小姐，妳躺着說吧！」薇霞走近窗緣，引頸下望，只見園庭之內，霧濤昏沉，真似她夢裏所見；然後香了梅雲一下，在她小頰上輕輕一捏，小嬰兒掙口擺手笑將起來。薇霞笑的更慘，趁着張媽回身置梅雲於繡榻上，突然發難，渾身使勁，向蘭樓外衝去。一時間，天光變色，雷鳴灌耳，正是：可憐國色天香絕，猶是西廂墮樓人。張媽看仔細時，薇霞已浴血泊中，陳屍樓底。衆人不免亂做一團，使人報知了太太。太太看看鬧出人命，心裏念了一句佛，着人入城飛報老爺。老爺聞訊自必悲傷，差人上下門外，都不許張揚喧鬧；家醜不可外傳。一頭派人草草收殮完事，也先後把屋內外的小廝丫頭調散了，只賸下張媽服侍梅雲，着人張致了一批新用的人手，一時保住了這件事，幾年間也沒人知曉梅家發生了一件慘案。

惟是西樓自那時起，老爺即命人封守了，等閒也不被人走動。一時間塵封莽莽，幾成了一陰慘之地。老爺念及薇霞百日歡情，畢竟夫妻緣份，在碧玉山房安置了一靈位，早晚一炷檀香，惘記此位薄命佳人。張媽受囑咐，不可對梅雲言道身世，梅雲入學之年，由老師啓蒙於西樓，並伴同哥哥梅傑，二人同起共坐，全不知乃二人本係異生。老爺太太叮管的嚴，張媽自然也不說。如此過了幾年。

西樓自闢爲梅雲修書之所，老爺爲惦念薇霞，也把後園重加修葺，命名薇園。一時夜下閒步，走落梅花叢下，襯在月光中，蓬池飄漾，一雙鴛鴦夜宿，在蓬蒿下來去遊戈，挑起了老懷心事；直念當日薄倖於薇霞，致使百日夫妻，驟然而終；最慘者是血泊橫屍，這一切都是自己罪咎，想來此生鬱鬱，也無知如何解憂！太太一念自己尅寡於薇霞，倒對梅雲千般憐愛，無非暗中懺悔罪愆，以求解脫。老夫婦二人，薇園賞酒之日，因老爺仰看梅樞，偶有飛辨，絮絮而落，二老都動了容，久久不能自己。

這番心事自然兄妹二人瞭在鼓裏。今年春試，梅傑入鄉而就，果然奏捷鄉原，入了秀第，成了秀才；是年初秋，娶鄰村閨閣徐秀靈入室，老爺太太完了一樁心事，心頭上倒也一樂。只是這梅雲性情孤癖，一若薇霞生前之高潔不亢，輕易不動顏色，兼且天容國麗，貌賽嫦娥；五音六藝，無不精曉。因而高亢顏色，許多貴介公子均爲所拒，說親之人雖絡繹不絕，惟是庚貼均被退回，沒有一家說成的。久之衆人也知難而退，上門說親的也日之過少。有日，清明初開，香客如雲，西郊外普救寺有一佛像，爲先世來靈驗遐邇的，故而香火奇盛，爲本縣之首。梅雲自張媽相隨，二名小廝打轎，丫頭兒服侍之下，一路上趁着秋光秀色，踏青而行，直上普救寺而去。臨到了寺門，早已人頭攢動，各縣來的名姝鉅媛，不知勝數，梅雲小姑獨處，妝扮的青淡流麗，服著玄色金滾玉裙，際上蓋一春娥螺髻，脣脂點點，盡是美人嬌姿。一時引了一批浪子登徒，紛紛趨前作揖，無非親睹芳澤，飽嘗輕薄，嚇的梅雲盡失顏色，忽然道旁有一出家人，手抱偌大的木魚，從旁閃出，其中有一徒子說：「世外人休管塵世事，趕快與爺滾了！」那出家人念了句佛：「施主欺凌弱質，豈可爲世人所諒；俗世人尚且不堪，何況出家人。施主請少斂殘暴吧！」那徒子吃了幾斤酒，早已神智昏清，那管的什麼出家人，當下掄拳直搗，向出家人心窩撞去；那出家人往後一退，避了來勢，口中說道：

「施主請息雷霆，聽貧僧一句話……」那徒弟見一拳不着，登時火起，口沫橫飛罵道：「你這禿子，與爺放什麼屁。看爺今日收拾你！」說完，又是踉蹌上前，揮拳又劈。那出家人果也身手敏捷，輕身又閃化了；徒弟更加火起，抓起道旁攤販的一記担桿，向出家人兜腦就砸。出家人從容不慌，一個馬步向後靠，舉起偌大的木魚，向徒弟揮去，口中喝道：「着！」一語未完，說也奇怪，彷彿有一重金光向徒弟罩去，頓時眼迸金星，天旋地轉，一骨碌昏倒地上。出家人低聲念了句阿彌陀佛。從旁的徒弟，眼見手下人吃虧，那敢上前招惹，只把徒弟抬走，攪攘着去了。這時候，倒在轎旁的梅雲，由張媽仙兒攙著，上前向出家人謝恩。不料抬起頭來，出家人白髯銀鬚，兩目晶光，透出一重光芒，把張媽震懾了，口中不由驚道：「啊！這出家人不是白公子！」出家人臉上一震，登時上了紅霞，稍作遲疑，猶未開口，張媽已衝動呼道：「白公子何竟忍心！我家小姐爲你廝守二年，最後落的身墮西樓，你……你何竟太忍心呀！……」說着，一時心酸，狂呼怒哭。梅雲仙兒不明究竟，只是兩眼相瞞，雲時失却主意。只見出家人手撫木魚，銀白的眉叢中，閃閃的泛着淚光。張媽又哭道：「這廿多年你哪裏去了；豈不知小姐爲你死的可慘呀……」一時不顧從果，竟說道：「這小姐兒，就是你的骨肉咧，你認認吧！……」說完，揪着梅雲的手，梅雲如墮霧裏，只道張媽瘋了，說道：「張媽，你是如何了，竟說出家人是我父親，回頭老爺責怪下來，我如何包庇呢！」仙兒也一迸說張媽的不是。張媽一手執着梅雲的衫袂，哭說道：「雲兒，張媽到今時也顧不得了。妳道妳是梅姓麼？不是的，這件恨事距今也廿多年了；妳親娘紫薇霞乃花界名魁，早年鍾情於白公子……」說着，悽愴的手截向出家人，續說：「二人有一載恩情。不料白公子赴科不售，竟自計淪落，以出俗爲僧。妳之親娘後適梅老爺，因愧聲穢，結鬱成病，臨終猶未忘情白公子，就於西樓自毀……」一側說，一側哭，竟而不成了聲。梅雲聽着，臉上一層霜雪，色如青灰，早已哭成淚人；仙兒也一旁捏鼻子，那堪心酸。出家人低頭沉吟，袈裟上也敷了淚，惟是紋着嘴，不置一詞。張媽又道：「妳母親死而有靈，在此清明佳節，安撮妳父女重逢。我看到這光景，死也瞑目了！」數人相哭一團。只見出家人略作頓息，抬頭看了梅雲一眼，梅雲自淚汁迷糊中，見到出家人鼻峽上一泓淚潮，心裏一酸，哇一聲哭道：「你竟是我父親！爹爹呀！……」一時悲不能抑。出家人至此，緩步退後，咬了牙關，說了一番

話：「三千煩惱在，廿載一孽緣。我與薇霞雖有因緣一夢，惟是前世因果，今世無緣；女子雖是我生前骨肉，惟俗世情絲已告殆盡。此後莫記前塵，祈求來世普渡吧！」一語方了，竟杳然敲着木魚，閃身竹林中，忽兒不見；只聽木魚迴響，直貫耳間。梅雲張媽那肯離去，當下哭呼直追，奔入林中。青烟縹緲，空頂中有出家人唱偈道：「父女親情一朝厥，轉眼凡空二十年。貧僧去也！」嘩啦一陣清風，萬寂無聲。梅雲早已哭暈了，張媽仙兒小廝等，忙忙抬送小姐回府。

此事之前，原有劉半仙梅宅一鬧，梅老爺感到前因後果，也是一種報應，遂在薇園後頭，蓬池鳳閣之上，豎一梅花碑，並命人上普救寺，派粥施米，廣佈善緣，以贖罪愆。各事辦妥之後，二老人心懷稍寬。每年春祭，通家在堂廳上磕拜祖先，並令人在後園擺設性菓，點上高燭，清早朝空哭拜梅靈。這是年來梅家春祭上的大典，上下不免。

開篇說的張媽仙兒，二人在蓬底畔，擺設香几，好待小姐下樓禮拜。這不過是天明時分，春寒抖抖，梅辨上的金蕊，如星火閃亮，看的人不敢直視。仙兒道：「小姐這二日未下樓，看來心緒厭厭，丫頭問也問不出根由，寧不由人担心！」張媽這廿年來早已老態縱橫，佝僂着腰，愁歎一氣道：「雲兒閨年廿三，正是她生母之卒年，我想起她來，也不住的寒心！」仙兒瞅瞅她一眼，怨道：「這大春早節，妳盡說不祥話，何苦來咧！」張媽掙大脫齒的大口，重重的噓了口寒氣，低微地說道：「說實在的，我是懸心。這雲兒性情人品都像她母親！」繼之，喃喃地說：「這真不好。昨宵夜裏，我見她一人走落薇園，已三鼓天了，自己曳著紗袍，披著髮，飄飄的，看了怕人，竟然在鳳閣上坐了一個更鼓；回樓之後，我服侍她退了服妝，她竟然梳了一記金冠髻，活像是她母親生前，看的我默了，又不敢語言，後來竟要我擺上翠琴，撫弄了一曲，真是勾動了我的心事，太像她母親了！」看仙兒聽的入神，又道：「該殺的，瑤琴竟折了弦，她一時心急，竟伏在琴面哭了；最後才對我說，她睡在初鼓時分，夢見父母親相懇她下薇園，不料，一時驚醒，竟在西樓撫琴；這哪裏是夢呢！明明是我見她下樓走入園子的，她竟說夢，驚醒後還向我說看到生父母！這一宗事，奇也不奇！」仙兒道：「怪不得今早兒替她漱洗，她竟要我梳個金冠髻，梳的好好兒呢！往常她不如此。」

「正說着，鷄已報明，二人等着不耐，寒風大起，即抖縮着身子，迴返西樓相請去了。不期

張媽仙兒踏上西樓，推開閨閣，只見一地上都是碎琴的屑片。二人一驚，四處環顧，見到梅雲橫陳榻上，著了一身錦花大縷，頭上梳了板正的金冠髻，雙目合垂，手掌伏枕在胸案，指上捏一枝白梅花。張媽仙兒上前細審，竟告氣絕了。登時哭呼，全家都震動了。老爺太太梅傑秀靈伏哭了一個早上，在春光迷漫中，把梅靈停柩在薇園，由張媽扶柩落葬，那已經是春末落夏的時分了。

（七六年四月）



迷情記

四月屬閏月，入夏之後，東城一片乾旱；連早晨的天氣預測，也公告一日無雨，天空無雲，偶有東北的季候風，輕掠過東南海，悄悄的順着流離層，往西北的方向滑去了；送來的風梢，又不足以構成淳厚的雨雲；故此，入夏伊始，電台的新聞預告，每年一度的旱節又將來到了，爲着未雨籌謬，市長呼籲各市民謹慎用水，以渡當前乾旱之苦。

陸帆是東城的小市民，生於斯活於斯，不覺有卅多個年頭。一個人年輕的時候，總有很多夢想。陸帆的夢想可也不少，想幹的事業也多，也經嘗了許多失敗，也體驗了一些成功。凡相知他的人，不免人前人後說他：野心太大，只恨命裏不好，命蹇時歪，唉，這世道啊！

說的人，就着慨歎一聲，把話題扭轉，好結束這一節談話。陸帆自己呢，對這些輕唱裏透出來的同情，一向也掉以輕心；他要做的事業，豈只表面上他們所見的，他要在某方面成功，出類拔萃的使自己鏤刻在歷史上。

他是個畫家，一個文化上稍有資望的名仕。但同時亦屬一個生意人，馳騁於商場，一時

令人側目。畢竟屬於年輕人，意氣風發，好些人頓勸他說：收斂一點吧，年輕人太鋒芒，最終將被芒棘刺傷自己！——他沒有慨納，一件事情終將他刺傷了，他倉猝中結婚，又倉猝中離婚！

這也是一個燠悶的四月。陸帆趁着商業旅行，和比他小六歲的林照瑛，二人乘搭海輪，到鄰島的某市去了。這林照瑛本屬水流花落之性，在和陸帆結縭之前，已然與一雷姓的先生賦居，二人共效鴛鴦，忽忽三載，最後在一個舞會上，她以特殊的手法，風捲殘雲似的，把陸帆攫取在股掌間。——那是一個星花滿佈的夜晚，陸帆在舞會燈色轉暗下，樂隊吱吱喳喳的蕩起一陣刺耳的音響；他原是一個矚目的人物，好些人提起「陸帆」，馬上腦海裏浮出一個畫家的印象，不免對他一瞥特殊的眼光！可是任你是怎樣光芒四射的人物，當燈火暗沉之後，每個人投醉在妙嫵的舞曲中，瞬息你就成為孤立無援的人；每個人都把眼光投在自己心愛的人心上眼上，誰經注那歪在牆角，把自己身軀陷在沙發椅裏的人！可是越發這樣，他還是一本正經的泛起笑容，爲了禮貌，不時向旁首的人頷首說笑；並且一改他簡樸的作風，項上掛了一條紅底水紋綠的領帶。他一向自知相貌殊常，並且略帶醜陋，但偏偏惹人注目，故此，不想在公開場合，太露寒酸，因爾臨到走入主家，他繞道走入一家百貨市場，在成衣部購置一件點花絢爛的熱帶峇迪恤，正在猶豫選購時，一個熟悉的身影在他眼前閃現，隨着一陣清鈴般的聲音說：「這麼巧，是你，陸先生！」他微一愣，把頭自衣架聳起，從衣衫叢中，辨認出一個著水黃開領衫裙，臂上隆起燈籠袖，項上掛了一串貝殼珠璣的小姐。如春風一般的，隨着她的聲音，使人心腦一震。陸帆縱是涉足情場，等閒女人也不輕易使他心懾，惟是這小姐林照瑛，霎時間透出的魅力，竟使他不能自己。人說女人經過風情之後，最能吸引男人；只有未經世事的男子，才對一個未識風情的女子如癡如狂！他轉念之間，林照瑛已替他付了賬，他不覺紅了臉，連說：「那什麼好意思！林照瑛很懂男人心理，不覺說：「也難怪你，來這種舞會，不得不妝持一點。像陸先生自由不綽的人，豈不是受罪！」她說時，轉動着那雙靈溜的眼珠，配上一層油藍的睫影，秀眉清澈的淡薄似無，頭上披下一綰金髮，煞是一個活色生香的女子。他苦笑說：「難得妳瞭解，這種場面若能不來最好，但是我沒有選擇，我要應酬一個生意上的客戶！」她嬌柔的笑說：「你能適應麼？」陸帆聽不懂，抬眼望了

她。只見背後是一波子場，一重跳晃的燈光，把他罩襯着，好像一個詭秘的仙女，突現顯身在眼前。只見她露出瓷白的貝齒說：「我說一個畫家，文化人，做生意是不是絆得一氣！」最後，又笑着說：「你不怪我冒昧吧！」陸帆才聽懂這話，回轉身向更衣室走去，退換身上的衣裳，邊說他的：「別以爲畫家文化人很值錢，這玩意兒做工餘消遣是可以的，安身立命，養妻活兒，我勸妳不要妄想！」照瑛把身背着，問：「換過沒有！」聽見動靜，才把身子轉向他：「我完全同情你。聽說在外國，畫家文化人就不比這裏落魄，至少機會多得很！」陸帆對着照身鏡整飾衣袂，隨口問她：「妳到過外國！」照瑛一時口快：「那年跟雷渡蜜月……」頓覺失言，旋改口說：「其實我對外國也不甚了了！」陸帆自鏡子裏，發覺她提到雷先生，神色就鼓躁，想必夫妻之間又有什麼勃谿，但畢竟這是別人的私事，他實無打聽的必要。只待把頭髮梳整了，他才無話找話的說：「我們都是熟朋友了，妳看，我算不算很醜？」照瑛用心看了他一次，才吟笑說：「美男子有什麼用，滿肚草！我就看得起你，頭腦才華，都使人佩服！」陸帆想不到她竟當面讚褒自己，一時也覺難爲情，陪着她走落街心，在遠處的燈火微明，五色燈熠熠生光。陸帆問：「雷先生不陪妳來？」問着，不覺偷眼看了她一次；只見她的臉龐上的粉飾，一時像褪盡了似的，變得黯然無光。他想：爲什麼婚姻都使人痛苦的！一時也自悔不該提及她的先生，不料照瑛倒顯的大方，把脚步停下來，適巧這是一道木橋，橋板的空隙，可見粼粼的月光，反照在河水上，默悠悠的，恰似二人此際的情景，誰都埋藏着一肚子的心事，但是誰也不先開口。照瑛對陸帆苦作一笑，才說：「我們完了！」說完，把身擰向河面；一陣晚風飄過，把她的一叢髮絲泛漾起來，撥在陸帆的臉上，他一陣麻痺，把臉側過去，可是照瑛的答話，使他頓覺詫異，嘴上說：「那是如何會呢！妳是個當紅的藝員，他費了多大的勁，才把妳追上了；竟然三年就分手了，豈不是太突然！」她悽愴的一笑，使陸帆打了一個寒噤，心下想：這女人笑的可怕！但又轉念：經受痛苦的人，豈能不失態的，也難怪這可憐的女人！想着，與她平靠在橋欄上，二人對空望着，遠處的螢火蟲忽起忽落，勾動了照瑛的心事，說：「愛情就像那螢火，忽光忽寂；愛的時候無來由，去時也一樣。我真懷疑，我到底享受過愛情沒有！」

結婚三年，而懷疑有無享受過愛情，這樣的事，任是陸帆這樣的畫家，儘管經常捕攬人

物的心靈，連他自己也感到茫然。「也許婚姻不是使人理智，就是使人麻木；妳自認屬於那一類？」陸帆和她走落橋階，才對她這樣問。「誰知道呢！」她幽然的答，並且迎頭向着火光處說：「加緊腳步吧，恐怕我們晚到了！」說着竟走在陸帆前面，把他拋在十尺以外的距離。陸帆也說：「是晚到了！」也加緊腳步向前趕去。

畢竟林照瑛是實際上的紅人，加之她是電視界的要角，在這晚上的舞會裏，她車輪般的和友伴共舞；陸帆連普通的舞步都不懂，音樂的興趣也不大，不免傻楞楞的呆坐一旁，連酒也不沾唇的男人，在這種場合真顯的滑稽！林照瑛是靈俐的人，早一陣拖過一個年廿出，才離校做事，連脂粉也不會上妝的小姐，讓他二人對坐傾談。但是，陸帆和她說了兩句，發覺趣味相悖，她一開口就談電影明星阿倫特龍，還說法國人很富情緻。陸帆很爲她的無隱感到吃驚，現在女孩子公開表示羨慕某個男子，而臉上毫無羞赧的，使自己百思莫解！這一刻子的沉寂，女子也發現二人無法投契，借着燈光轉亮的時候，抽身往盥洗間走去。這去了就不會回來。

舞會中途，陸帆隱在一角，目睹這舞場上的衣光鬢影，自己心潮起伏。一個男人最怕寂寞的時候，碰到另一個寂寞的女人。這兩個靈體碰在一起，那如火如茶的艷情，豈是凡人所能規免得了的！就這樣，在悶熱的四月，才開夏，時光冉冉，他兩人踏上海輪，隨着碧波帆影，同浮四海去了。這一季節，是愛情吐蕊的時候；陸帆林照瑛這一年共賦燕好，開始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，名份上屬於夫婦的共同生活。

早說過林照瑛是一個水流花落的女人。這一年生活，使陸帆感觸良多。林照瑛一樣的風芒四射，在交際場中，以明星般耀人的光芒，攫取無數的目光；也因此，和陸帆歸隱式的性格迥異相悖。起初，二人還相互容忍，陸帆是一口舌便給的人，說話犀利，還把的住照瑛的心，心目中還認知她至少還有一個丈夫！可是，好景不常，照瑛開始夜歸了。一個男人即使如何大方，總不可讓自己妻子放誕到如此田地的。他很乾脆，也很戲劇化的對照瑛說：「如果妳自信別的男人比我更愛妳；也自信別的男人比我賦予妳更多的，妳不必猶豫，跟他走吧！」照瑛一時不措，不想陸帆果決的時候，竟是這般的可畏。她不覺淌下眼淚，喃喃的說：「我對不起你，這年來你給我的感情，我竟一轟的砸碎了！」陸帆出奇的冷靜，把手搭在她

的嫩肩上，說：「曾經愛過就不必後悔；現在不愛了，也毋需難過；離開一個妳已不愛的人，也算是一種幸福！」照瑛那掌的住，早把身子哭的顫抖。陸帆續說：「況且我們心有別屬；我愛的人得不到；妳愛的人都得到了。雷先生和我，都在妳身上投過感情。以後是誰呢？我希望妳如果有第三次的婚姻，應該是最後一次了！」

這一夜，夫妻二人分房而臥。陸帆把她應帶走的，都包紮了皮籠，由她儼走。——照瑛一夜中未瞌眼，心頭上盡是不能了結的問題；人家羨慕她四面玲瓏，把男人馴服的服服貼貼的，但誰知她如一葉孤舟，隨波而流，從未在一處實在的所在停泊過，即使停了也不良久，這樣的感情從不生根，真不知該怨自己，雷先生或陸帆！兩個男人都在她心中活過，也死去，最終也失掉！——她和衣躺着，到了中鼓時分，朦朧中睡去，醒來時一室透明，早陽已潛入臥室；她匆忙洗飾妥當，喚了車伕，把皮籠都搬上車輛，才知道陸帆一早就出外了，連再見一聲也不說；就這樣告別了！照瑛頹然的走回坐廳，在餐桌上用粉筆寫了一句話：不要吝惜你的再見！照瑛。——寫完回身就走。這時候街上湧起一陣胡塵，照瑛的車子很快就遁入塵影裏。

照瑛的影子，逐漸在陸帆心中退隱時，一天下午，也就是近日市器上風傳即將制水的時候，天氣酷熱，陸帆收到西城黃慧芝的一筒掛號信，信上說，她將於近日隨旅行團東遊，希望能見到他一次。當夜，他撥了長途電話，對她說歡迎她來！電話掛斷之後，他也沒有特別的感覺。黃慧芝，——是他五年前認知的朋友。五年前，也許出於一種本能，他覺得這女子的穎慧，是他歷來所見，最令他心折的一個！一個人愛上另一人，本來是沒有什麼情理的！感情的事完全超越邏輯，也無從解釋，他倆年齡相距十年多，但是五年來，他夢魂以繫，都惦記住這一個女人！如果說感情奧妙，那麼像他那樣的畫家，有一副善於觀察的眼睛，尚且不能自解其說，其他魯駭之夫更不必說了！——他倒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自語說：「不要自陷在感情的泥沼裏！」因為這實在太可怕了，對方是一作嫁婦人，自己縱有千般情愛，又怎能宜昭於一時？如果他愛上她，而她接受的話，那麼即將傷害到第三者，這樣的事，在他這樣的人，是否該做的呢！

想了整個晚上，旋之失眠了。近來這病象折騰的他好厲害。那天從醫務所的旋轉門出來

，腦裏還盤繞着醫師的告誡：不要胡思亂想，鬆馳情緒；找適當的娛樂，調劑身心！他能不想麼，他要做的事真多，要應酬的也夥；每天要做多少的事，說多少的話才能糊口。每次他走過一家裱畫店，見到一幅大黃錦箋上的一幅山水畫，富有田園之美，那安謐和祥的景緻，使他遐思悠然。若是有一天他能筑廬於此，遠避塵囂就好了；但是，他的煩惱很快就來了。

慧芝在一個傍晚來了電話，她說：她們整隊人來了東城，下榻在金山旅店。她好不容易把地址說清了。陸帆正在處理一宗文件，當下攔在一旁，驅車到金山旅店去了。那是座落於市區外的一座小旅舍，四周是優雅的住宅區。雖說陸帆久居於斯，這地方也不是他常來的。一路上燈光和月光，迎着風，轉了一程又一程，才找着了旅舍所在。他舉頭所見，那是一種髹白紅瓦的屋子，一樓一底的，門前的騎樓下雜亂地種植一叢花草，燈光灰暗，幾乎不可辨人，陸帆在這裏，才見到闊別五年的慧芝。她著了一襲連裙的絳紅便裝；腰封處一環的扣帶，開着橢圓形的半月領，見到她掛着一件翠玉的綠牌，陸帆後來問她：是誰送的！她說媽媽！

和另一個友伴，一連三人踏月而行，在一家餐店裏進食。陸帆本以一貫的審察眼光，看仔細了慧芝，才發現她半絡的秀髮，把臉龐遮掩了一半；有些女人就不經意的把自己掩影在髮網後，這失去了別人欣賞她的機會！他輕啣一聲，才低頭扒飯進食。慧芝說：「你說話太快了，慢慢說嘛！」原來她注意到他說話的頻率來了。當着臉批評他說話快的，她還是第一個。陸帆有點詫異，抬眼看了她，只見她彎撇着嘴，兩道眉毛收成八字形，模樣很是別緻，也使他看了入神，說：「不要皺眉嘛，最美的女人，也經不起的！」然後解釋說：「我這人思想快，說話也快，慢慢妳會習慣的！」這頓飯吃的一點興味也沒有。陸帆好些話都不曾說出口。

三人在旅邸談了一刻子，陸帆才和慧芝閒步街頭，二人的影子在瀝青路上一長一短，陸帆才無話找話的說：「妳覺得東城這地方如何？」她坦蕩的答：「才來嘛，還看不清楚！」說着，把頭髮往後一甩，才透出整副臉，讓陸帆看仔細了，才說：「妳真的沒有變，只是比以前豐腴了，妳應該減肥！」她低頭往自己身上察看，笑着說：「我也算肥，不會弄錯吧！」他走前幾步，用鑒賞的眼光說：「用藝術的眼光看，透視妳的心靈，可能妳是世界上最美

麗的女人之一！」她嘆喟一笑說：「一怪不得你是一個畫家，用這種眼光看人！」「妳不同意我說的！」陸帆比她走先幾步，用倒退的脚步向前走，這可使她急了，連說：「你看汽車呀，當心把你輾扁了！」陸帆說：「怎麼會呢，這是行人道。」這時候月影西沉，一重烏雲鋪在天際，街上連路燈都暗淡多了。二人有好一陣沉默，也一時不知用什麼話搪塞好。如果說兩個闊別五年的人沒有話說，這又有誰相信呢！只是話太多了，一時也說不出是有的；這種經驗只有陸帆體會得到，因為他以前對林照瑛也有說不盡話的時候，但是黃慧芝不是林照瑛，她比後者純情坦蕩得多了。信不信由你，一個坦蕩率直的女人，也可以使一個陌生的男人突然心折的。

二人走了一段路，陸帆提議在路旁的石凳上坐落，才正式談他們的。陸帆對慧芝，五年長匿藏了大堆的感情，也許今天也該正式宣告了。可是慧芝竟無知覺，對他說：「你不要看錯人了吧！」過後他才知道，這話的意思是教他不要把她的估高了。那裏會呢！一個人對一個人有五年的情感，如果估錯了，也不會錯五年的。他說：「妳知道，五年來我為什麼不來西城看妳麼！」她說：「為什麼？」他把目光投注在她臉上，說：「就是不忍見到妳嫁給別人，也不忍知道妳幸福否。」她把頭髮撥掠，瞪大美麗的眼睛，那裏面一泓流波，透出炯炯的眼神：「我聽不懂你的話！」他說：「妳應該聽懂的，妳應該看出我的暗示！」她幾乎笑起來，說：「我又不是一個畫家，沒有眼光觀察別人！」繼續又說：「告訴我，為什麼對我這種感情！」他把眼光放在街上，那裏呼嚕的汽車馳過，漾起一陣烟塵，半晌才說：「也許別人要譴責我的行為，但不可以譴責感情；感情是無辜的！」她認真的說：「我同意；但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」「問我感情的來由？」「噢。」「我覺得妳善良，率直，很重友誼，尤其待我，妳一直都讓着我，從未有惡聲惡氣的罵過人，總之……」說着，他自己也感到可笑，說：「這不都夠了嗎！」她笑的格笑起來，甜孜孜的說：「我還是那句話：你不要看錯了！」陸帆不解，問她：「妳認為我自作多情！」她說：「那倒不是，但我很感謝你的感情，但我並不感激，不是我麻木，是我感激了你，等於鼓勵了你，你不要忘記，我已嫁了別人，並且有了下一代！」說時，很無奈的把目光放在虛惘處。那裏燈光閃閃，像一幅神秘的幻影，使人一時都岑寂下來，誰也不說話。

「慧芝，妳在想什麼？」還是陸帆先開了口，慧芝仰望天上的星雲，幽然的說：「不要以爲我沒有感情，其實，我的感情不比別人少；我少女的時候，也有過夢，夢裏有個人，最後消失了！」陸帆問道：「那是誰呢！」慧芝笑了笑，才答說：「那個少女沒有夢呢，那只是夢話，早已消失無踪了！」陸帆正視着她的臉龐，覺的她的輪廓特別清俊；眼美，鼻美，嘴美，尤其是輕笑時，淺勒起兩道笑紋，使人心曠神怡，更美的是她淺溜的眉髮，油淡的，右邊天然的一顆黑痣，增添風韻。他自認見的女人不少，眉梢眼角間，一下子攫住他的，她是第一人！也許心裏作用吧，他暗忖道，不覺透出了笑容，慧芝詫異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陸帆用眼死盯着她，她嗔怒道：「那來的禮貌，這樣看人的！」他說：「實在的，慧芝，妳真美！」她一時甜在心頭，嘴上還是說：「一把油嘴！」「當真的！慧芝，妳的丈夫會不會欣賞妳！」這一問倒使她怔住了。一時收住了眉梢，眼光裏掠過了一瞥陰影，沒有答話。他代她回答說：「不會是不是？」她把臉掩在髮叢裏，一時也看不真切她的表情；只覺得她無言的憂傷，在一刻子的岑默中汨瀾起來。她頓了半刻，冷笑一聲，說：「這人……」她突然抬起頭，迅速的打岔道：「不要在我的面前批評他！」他問：「爲什麼？」「不要就是不要！」她幾乎厲聲的說，並且站立起來，用背面向他，好像躲避他的追問。陸帆心裏一沉，正是萬千言語，無從表達。他對慧芝說：「慧芝，方才我不是說了，我不忍知道妳幸福否，我實在是矛盾，如果妳幸福，我會妬忌，如果否，我會傷感，所以五年來我怕見妳，原因在此。」慧芝平靜的復坐在凳上，把提包放在手裏要弄，說：「我丈夫是一個君子，這是真的；但是你知道麼，我沒有安全感，我不知道以後會怎樣！……」陸帆說：「這男人如果長進的話，他應該一生一世愛妳一個人；他有無想到，他要的是一個卓越的女人……」她苦笑道：「不要說笑了！」「不，至少在我心目中妳是的，但他……」慧芝說：「你好像看他不起！」陸帆說：「憑他的條件，娶到妳這樣的女人，猶不自量的話，教人怎樣去看得起他！」她搖頭說：「妳不瞭解實情，他待我不錯；只是我說過了，我有無名的恐懼，我喪失安全感！」陸帆果斷的說：「妳恐懼是必需的，至少世界上還有我最愛妳；妳失掉他，並不一定是損失。」慧芝直是搖頭，說：「不是這樣簡單，我有孩子，有跟他四年的婚姻，對一個女人來說，四年是不短的日子，四年的夫婦，如果不是突兀的使我難受，我沒理由會放棄我的婚姻！」說時，聲調極是低沉。

陸帆把身姿擲正，臉向着她說：「慧芝，坦白告訴我，妳滿意妳的婚姻麼？」她答：「我不願意回答這問題，我丈夫不是壞人，只是我處的家庭背景太複雜了！」他問：「妳滿意妳的丈夫？」她正色說，「我說了，不願意回答這問題。」他追問：「妳愛不愛他？」慧芝幾乎發怒的說：「不要逼我！」他稍爲停頓，才和緩地說：「這樣簡單的問題，妳也抓不住主意！」她說：「不是沒有主意，是不願意答覆。」她突然問的很銳利：「如果妳丈夫問妳，妳怎樣答覆。」她稍爲遲疑，才冷笑說：「如果一定問我，我即使不愛也說愛，愛也說不愛，那跟不回答有什麼不同呢！」他不禁錯愕，失笑道：「妳真是一個厲害的女人！」她笑的佝僂腰，口中繼續說：「你也是一個厲害的男人！」

看看天色不早，陸帆提議把她送回榻處。路上，陸帆問她：「妳說的安全感是什麼？」慧芝看着遠處，說：「一個女人被永遠愛，就是安全感！」陸帆問道：「難道妳懷疑不永遠被愛？」她不正面回答，只是說：「我不容忍有缺憾的愛！」他說：「我不懂妳的話。」她咬了咬牙，恨道：「如果他身邊多了另一個女人，我縱使捨棄我的骨肉，也即刻跟他離婚！」說的時候，臉色一沉，使陸帆微微驚愕。——臨到分別，陸帆不免問她：「慧芝，妳相信我是愛妳？」她答：「如果我未婚，我會回答你，現在……」她酸楚的一笑，說：「太遲了！」「如果妳萬一離了婚呢？」她爽直的說：「你也不一定有機會，那時候我會恨透一切的男人！」

要愛到這麼一個女人，也不是輕易的事！他兀自沉思，然後，乘着星光月光，冷冷的夜風中，驅車遄返。當夜他一宵無眠。想想她的話：你不要看錯人了！這句話真有意思。如果他看錯了，他也愛；看對了，更會愛。不是說過麼，愛是沒有情理，也超乎邏輯的！——想着，不覺天已放明，他矇矓中瞋了一頓，電話狂響起來。是她的聲音。她說，後日夜她將隨隊返歸了，要是有閒暇，明日傍晚再敘談一次。他都答應了。放下電話，他又睡了一刻鐘方起。

這天傍晚，她來了電話，二人在客店裏叙談起來。他第一眼見她，就嗅到一陣脂香氣；她特地敷了輕勻的水粉，臉上清淡的粉飾，一幅淡素娥眉的嬌憨；笑的時候，更然逗人；今夜換著一件青灰罩衫，穿著油青的喇叭緊身褲，頭髮蓬鬆的，配着一對水靈般的眼珠，陸帆

暗歎道：好一個嬌媚的女子，慧芝一邊向鏡梳頭，邊說：「昨晚上一批人到公園裏看打架魚！」不想，她竟用打架魚形容那些野鴛鴦！可是，她的幽默，使他失笑起來。二人坐落在沙發上，兩臉相向，陸帆道：「昨夜沒會好睡。」慧芝說：「我不鼓勵你的感情，陸帆……」她第一次當臉呼喚他的名字。他有點異樣的感覺，用眼正視着她。慧芝續說：「你離了婚，心情我完全瞭解；不要爲了找感情的寄託，而看上我。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，有丈夫有兒女，有四年婚姻的背景，我能夠答應你什麼呢！」陸帆不想她竟率直提到此問題，不禁赧然道：「我只恨我五年前不到西城看你！」她微笑道：「看又怎樣呢？我也不一定愛你！」說到此，頓覺失言，連忙用話掩飾道：「我很知道一個人愛上一個得不到的人，是很痛苦的；但是，如果我違心說我愛你，而事實上我們不能結合，那只有增加你的痛苦；如果我說不愛你，你會死心塌地離開我，那也是對你的解脫，你絕不會爲離開一個不愛你的人而痛苦的！」她一篇話說的誠摯坦率，陸帆靜靜的聽完，屋子裏闐無聲息，只有冷氣機發出輕微的吼聲。

慧芝看他是不說，也繼續說她的：「坦白對你說，我心很亂，我不懂如何措詞，才使你信服，我何嘗沒有失掉的愛，我的愛難道沒有遺憾，但是我能怎樣……」說着，低下頭，髮網把她的臉遮住了，兩肩躍動，哭出聲來。「妳爲什麼要哭呢？」她直是抽噎，說不出話來。陸帆又問：「是討厭我麼？」她搖頭。「既不是，爲誰而哭呢？」她輕微的說：「最好不要問，我心很亂！」他偎近她坐下，把她的髮梢撥好，用自己的手絹，替她拭乾了大半眼淚。然後，回坐在沙發上，二人遙遙對望，沉默了一刻子。

陸帆忽然冒出一句話：「廿多歲的人，還像小孩子一樣！」她抬起臉，自擦眼淚；淚汁早把頰上的脂粉冲成斑斕狀。陸帆又說：「妳若是我的女兒，我要打妳一頓。」她才擦乾淚水，驀地跳起身來，指着他說：「你說什麼，你敢打我？」陸帆忍住笑說：「我說，妳若是……」慧芝幾乎喊起來：「你敢，你敢！」陸帆只好忍氣說：「好，好，算我說錯，我道歉！」慧芝才賭氣的坐回椅上，一言不發。良久，陸帆才微笑問：「女人生氣，一半是真，一半是假，妳是那一半？」慧芝瞪他一眼，說：「不要多問，忘掉剛才的一切。」二人又是一陣子默然。

待到走入餐飽，上了菜，慧芝叫侍者把碗筷換成叉碟，並對陸帆說：「我習慣了。」然後陸帆問她吃否豬肉，她說吃的。陸帆叫了一碟豬腳炒菜。並且好意對她說：「妳應該設法減肥！」慧芝點了頭。陸帆才說：「慧芝，妳認為我不是該離開妳。」慧芝說：「何必呢！」陸帆說：「如不離開妳，我恐怕情感氾濫到不可收拾，那會使妳為難。」慧芝收促着眉，心裏有說不出的感慨，想道：「為什麼一個如此自負的男人，要癡戀一個平凡的女子，而到了幾乎要傷害到第三者的地步！」陸帆說：「如果有別的女子可以代替妳，我早找到了，也不至痛苦到今日。」「你不愛你以前的太太？」他擠了擠笑眼，說：「我不願意回答這問題。」慧芝幾乎把湯噴瀉了，笑罵道：「真給你氣死！」

陸帆忽有所感說：「知道麼，外國有幅名畫，叫最後的晚餐的。假設我們是夫婦，明朝要辦手續勞燕分飛，那這一餐就是名符其實了。」說到這裏，慧芝把匙叉放下，臉色悽然，對陸帆輕聲的說：「陸帆，你不要難過。」陸帆瞪視着她，傷切的說：「我想起一句話，用笑代替眼淚。我們都毋需傷感。」慧芝低頭進食，並且不時偷眼睥視陸帆。她想：這樣一個才氣縱橫的人，也爲了她花了五年的情感！她泫然欲滴，才對陸帆說：「你相信命運麼？」陸帆答的很自然：「相信的。」「就認命吧，至少眼前是這樣……」看看陸帆不說，就說道：「將來，唉，太遙遠了，誰知道呢！」陸帆說：「慧芝，妳這番話本該使我哭，但是，我說過要用笑代替眼淚，就讓我們笑吧！」慧芝眼眸裏閃過一點淚光，她警告自己是不該哭的，否則陸帆下去真不知如何了結了！陸帆忽然悽酸的一笑，用眼光瞥了慧芝一下，才緩緩的說：「我們何竟有緣無份！」慧芝心頭激動，臉上一重憂色，旋低首進飯，不敢搭理陸帆。

晚飯後二人在周遭漫步。陸帆說：「慧芝，能不告訴我真心話，如果世界上只有三個男人，妳能嫁的，你丈夫，夢裏的人，和我，妳要嫁誰？」慧芝斜睨了他一眼：「這不是給我出難題！」「如果妳不生氣，我猜妳心裏想的！」她勃然變色，用手掩住耳朵，連說：「我不聽，我不聽。」「就當我是說笑，何必認真！」「我說不聽就不聽。」「好，不聽我就不講了。」其後，陸帆問她：「四年的婚姻生活，有什麼感想。」慧芝說：「從何說起呢，我感到疲倦。」「簡單的說，妳對婚姻失望還是滿足？」「你呢！」「只要我娶的是心裏的人

，我就滿足。」我同你的看法一樣，但我希望我的婚姻是喜劇，而非悲劇。」「要使婚姻成爲喜劇，單方面的努力是不夠的不是？」「所以，女人嫁一個有頭腦的丈夫很重要。」「妳的丈夫如何？」「不要逼我批評他。」「如果說，妳丈夫，夢裏的人，和我，三個人誰最值得妳愛？」「如果在婚前，我會考慮；但婚後，我不能再考慮這問題。」「假設呢？」「不假設，我做喜歡現實。」「讓我講一句冒昧的話，在見到我以後，我變成妳最重要的男人！」她笑不可抑說：「你真不要臉！」「如果妳否認的話，請妳對我說一句：妳愛妳的丈夫！」她收斂了笑容，把臉朝向夜空，把頭髮往後一翻：「我不說！」

走過一幅建筑工地，這裏的地勢顛簸，加上燈光微明，走路起來吃力。陸帆發現她的喇叭褲過長了，說：「把褲管摺起來吧，要不我幫忙妳？」她說：「不必。只爲了不把你襯得太矮，我才不穿高跟鞋的。」他說：「難爲妳想的週到。」繼後又想，這女子心思縝密，也怪不得他一路來都愛她！陸帆陪她走了一節路，才側臉見到她一臉上的憂愁，不覺問道：「妳好像有很多心事！」「噢。」「說出來吧，憋在心裏怪難受的。」「陸帆，你自認是最瞭解我的人？」「是的。」「那麼，把對我的感情投向別人吧，我記得你說過：愛過就是幸福，難道你還不滿足？」陸帆突然煞住脚步，站在盈尺外，對她凝望：「慧芝，記得五年前妳向我提及一節歌詞，說是：要忘記他自己！」「慧芝心頭一震，想不到他五年後竟還記得這件事。因此說：『這節歌詞，對你適合麼？』」「我想，那種心境是完全一樣的，我不能忍抑自己！」「陸帆，你被自己的感情害苦了！」「當年我不來看妳，何竟妳這樣的早婚？」慧芝惘然的說道：「也許錯就錯在這裏。」又說：「陸帆，你相信有來世麼？」「那太虛惘了，我不懂回答。」「今生如果完了，等來世吧！」「不，我要盡今生之力等妳！」二人在月光下，對視了片刻，一時千愁萬緒，依依不捨的道別。臨了在旅舍門下，慧芝特別深情的對他說：「再見！」他回頭見她在燈影下，臉色清麗，神情黯然，陸帆正待再看清楚她，她已扭身走入旅邸了。

慧芝在離東城北返之夜，給了她一次電話，她說在碼頭上撥來的。陸帆請她珍重，並對她說一直惦記着她。慧芝說：「我該怎樣說呢，我心很亂。」電話掛斷後，陸帆一直苦惱了幾天。

在慧芝去後，陸帆失魂落魄，他自己告誡自己：不要玷染感情，一旦染上了，你將不能自拔！他真的不能自拔。一週後他予電慧芝，結果是：慧芝碍難接受他的感情；但是她絕不說一句不愛他的話，猶如她不說一句愛她的丈夫的話！陸帆說：「愛是超乎道德的！」於是，他付了一信予他的先生，大意說：如果他不能保證一輩子愛她，他最好的做法是跟她離婚！又說：如不然，他只是妨碍了別人去愛她；而她即使肉體上屬於他的，心靈上却屬於別人，那麼，最可悲的還是他！最後結語說：慧芝不是對他沒有感情，只是一切都太遲了！

信去了之後，慧芝一天夜裏來了電話，對他的魯莽衝動深為不值。陸帆一時情急，也好再去一信他的先生：如果他自信能使她死心塌地跟隨他，他根本不必恐俱別人的介入；如果他不能掌握她的心，即使別人不介入，他最終也要自動失去她！

幾日之後，陸帆搭機往西城去了。他只盤桓了兩小時，在市上瀏覽了半刻，就到渡輪上來回流覽了一片風光。這天氣候晴和，風吹在人身上，溫煦的，但他的心早涼了；他望着海峽上的綠波，心想，如果他縱身一跳，那不是一切煩惱都完了麼！但是，他不能死，他要留住下半世，好好的做事，也好好的等她；如果今生完了等不到，就讓來世再等吧！

當日中午，他搭機回程返家。透過晶藍的天空，西城已墜入雲霧中，他記起當日對她說過的一句話：愛過就是一種幸福！

兩日之後，慧芝來了一封信，信上說：這是她最後一次給他信了。爲了他的名譽和地位，不要因一個平凡的女子而毀了它們。如果事情最後惡化，那教她如何做人呢，不是要逼她去死麼！

陸帆心魂俱裂，終日無歡。這女子也有她執拗的一面；她始終吝於說一句愛她丈夫的話，也不說她愛陸帆。到底她愛陸帆不，只有她自己知道。

——凡年輕的人總有迷情於一旦的事。誰知道他這件事是對或錯呢，陸帆不知道，慧芝更不知道了。

（七六年五月）







出版：CHEONG KOK SENG CO.
MALL ADDRESS: G. P. O. BOX 1162
SINGAPORE 1.

出版日期：一九七七年
印刷：新馬出版印刷公司
定價：每本四元